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張子樟 先生



衝突焦慮與調適
—校園小說研究—

研究生：廖家敏 撰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國立台東大學
學位論文考試委員審定書
系所別：兒童文學研究所

本班 廖家敏 君

所提之論文 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

業經本委員會通過合於 碩士學位論文 條件
 博士學位論文

論文學位考試委員會：

許建崑

(學位考試委員會主席)

郭建華

張子樺

(指導教授)

論文學位考試日期：98年8月3日

國立台東大學

- 附註：1. 一式二份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簽後，送交系所辦公室及註冊組或進修部存查。
2. 本表為日夜學制通用，請依個人學制分送教務處或進修部辦理。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 系(所)
組 98 學年度第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_____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權予下列單位：

同意	不同意	單位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國家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與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簽訂合作協議之資料庫業者

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
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
載或列印。

同意 不同意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基於學術傳播之目的，在上述範圍內得再授
權第三人進行資料重製。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
文號為：_____，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公開時程

立即公開	一年後公開	二年後公開	三年後公開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
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
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張子樟 (親筆簽名) 張子樟

研究生簽名：廖永敏 (親筆正楷)

學 號：1596001 (務必填寫)

日 期：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17 日

1.本授權書(得自 <http://www.lib.ntu.edu.tw/theses/> 下載)請以黑筆撰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依據 91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次教務會議決議:研究生畢業論文「至少需授權學校圖書館數位化，並至遲
於三年後上載網路供各界使用及校內瀏覽。」

授權書版本:2008/05/29

博碩士論文電子檔案上網授權書

(提供授權人裝訂於紙本論文書名頁之次頁用)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授權人在 國立臺東大學 兒童文學研究所 _____ 組 98
學年度第 _____ 學期取得 碩士 學位之論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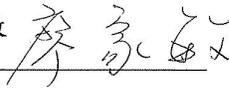
論文題目：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
指導教授：張子樟

茲同意將授權人擁有著作權之上列論文全文（含摘要），非專屬、無償授權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將上列論文重製，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及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 讀者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

授權人：廖家敏

簽名：_____



中華民國 98 年 08 月 17 日

致 謝

終於，一步一步走到這裡，輪到我來寫下心中的感謝。

因為緣分的相吸引，我在 96 年的暑假來到東台灣，開始兒文所的研究生生活。進入了一個充滿活力又互相關懷的班級，遇到了各具特色的老師以及志同道合的同學，讓這段唸書的日子多采多姿，回想起來，除了溫馨，還有無法說盡的感謝。

謝謝指導我的張子樟老師，幸好來得及在關門前擠入老師的徒弟名單，得以在大師的殿堂下獲得啟發，不靈光的我想來是給老師添了不少苦惱，不過老師總是以理解與包容的態度來幫忙解套，讓我在論文這條路上始終能保持愉悅的心情不斷前進。而我也將學習老師一直努力的精神繼續向前，期望將來能有更多的分享。

兒文所的每位老師，都讓這三年充滿了驚喜。郭建華老師除了在生活中像是朋友一樣細心的關心我的情緒，在課業上也總是提供了不同的想法與建議。許建崑老師以幽默風趣的方式協助我在論文修改上更完備；與阿寶老師在大陸經歷了畢生難忘的雪災體驗；吳玫瑛老師嚴謹卻不失寬容的體諒、游珮芸老師的溫婉氣質、楊茂秀老師的另類思考、杜明城老師的學富五車還有始終優雅的彥芬學姐，交織成每年夏天最美好的回憶。

我的同學們，我也要大聲的對你們說謝謝。一直都在身邊的阿樂陪我走過低潮也分享歡笑、小美的心靈輔導撫慰了我徬徨時的心情、茹文跟珮君是一直跟我在論文路上並行的好夥伴、總是善解人意的小魚兒和小滿、默默關心我的貞雯，還有其他屬於「愛把事情搞大這一班」的其他成員們，因為有你們，兒文所的夏天總是讓人如此期待。我想我們是要做一輩子的朋友，還有很多的夢想等著一起去完成的唷！

最後，謝謝我的家人，特別是親愛的媽媽，一切回家再說啦！

衝突、焦慮與調適

校園小說研究

中文摘要

青少年的生活，除了家庭，最常接觸的團體即是學校，在與學校內的群體相處時，會因為彼此想法不同而或有摩擦的狀況產生，進而演變成衝突事件，而這也成為許多青少年小說不斷探索、開發的題材。本研究選擇《第十八號緊急措施》(*The Eighteenth Emergency*)、《我們叫它粉靈豆》(*Frindle*)、《成績單》(*The Report Card*)……等十七本關於校園衝突狀況的作品為研究文本，探究兒童文學如何處理青少年透過初期衝突的產生、經過受挫時引發的焦慮情緒，一直到最後走向調適的成長旅程。

本研究以文本分析的方式，借用坎伯「英雄之旅」的模式，窺看在青少年主角內在成長旅程，並以卡蘿·皮爾森的「內在英雄原型」理論分析主角性格。研究發現，校園小說的衝突議題依照出版年代，大致可分成同儕對立、師生對抗與師生對話三個時期。前兩段時期偏重於青少年的自我價值建立與人際調適，而第三階段則有關於學校制度的新議題產生。衝突的起因，多半來自於青少年對於自我價值的疑惑，而在調適的過程中，周遭成人的協助成為突破困境的最大關鍵，因此文本中除了重申「家庭」的重要性，更傳達以「愛」協助青少年克服困難的概念，並將此一概念擴及對於成人讀者的影響。

關鍵詞：校園小說、師生、同儕、衝突與調適、成長小說

Conflict, Anxiety, and Adjustment

---A Research on Campus Novels

Abstract

Except family, school is another important part of teenagers' life. While getting along with schoolmates, conflict is evolved from friction because of different opinions, which teen novels continuously grope and develop on. This research takes seventeen texts concerning campus conflicts as samples, including *The Eighteenth Emergency*, *Frindle*, *The Report*, etc. to go into how children's literature deals with teenagers' frustrated and anxious sentiments caused from the conflicts, afterwards leads teenagers to fit themselves to growing journey.

This research analyzes the texts to look into teenagers' growing journey based on Joseph Campbell's "hero's journey", and find out the protagonists' characters based on Carol S. Pearson's "the heros-within archetype".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conflict issues in campus novels have three types, and they are same generation in opposing, teacher-student in opposition, and teacher-student in conversation. The first two stages emphasize teenagers' build up their self values and adjust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around. The third stage highlights school systems expand new subjects of debate. The conflicts frequently originate from doubts in young adults' self values, so adults become the vital role when they are having adjustment of themselves. As a result, the research reaffirm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not only conveys love can actually help young people beat the difficulties in their growing, but also extends this idea to adult readers.

Key Words: campus novel, teacher and student, same generation, conflict and adjustment, growing novel

衝突、焦慮與調適——校園小說研究

目 錄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永恆的主題.....	1
第二節 漫談校園故事.....	3
第三節 窺看端倪.....	8
第四節 前人腳步	11
第貳章 衝突的面向	15
第一節 內心的獨白	17
第二節 個體的對立	22
第三節 學校體制的抗衡	35
第四節 「衝突」的附屬價值	39
第參章 試煉的旅程	41
第一節 等待救贖	43
第二節 挑起爭端	57
第三節 負面的威脅	64

第四節 內心的掙扎	75
第肆章 解決問題	83
第一節 支持的力量	84
第二節 走過迷霧	90
第三節 與「世界」和解	94
第四節 回歸到家的力量	101
第伍章 他山之石	105
第一節 與國內文本的比較	106
第二節 虛構與真實	110
第三節 黑暗與光明	113
第四節 衝突之後	116
參考書目	119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永恆的主題

在現代社會中，青少年族群一直被視為最充滿變動的一群，由於他們正處於半大不小的階段，在身心方面都介於尷尬的成長時期。社會急遽的變化，使青少年承受來自於社會現代化之後的衝擊，面臨到越來越多的困難與挑戰。他們有來自課業上的壓力，有面臨感情上的困擾，也有人際關係上的無助與困惑。點點滴滴，形成了他們特有的喜悅與苦惱，而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宣洩方式。

青少年小說的主題，一直以來就環繞在這個階段青少年的相關議題上，呈現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因體驗而產生的喜悅與悲傷。作家們一方面站在青少年的角度說出他們的迷惘困惑，讓青少年讀者產生認同並抒解情緒，另一方面也以成人的角度，在文本中提供他們建議與啓示，幫助他們成長。因此青少年小說在這段時間猶如引渡者，幫助青少年讀者透過閱讀他人的經驗而獲得新的視野，讓他們對於人生有更深的認知。

因此，青少年小說的永恆基調被認為是啓蒙與成長¹，也就是說，從單純天真的兒童時期到邁入成人世界前的成長階段所遭遇的種種，都迫使他們在心理上、認知上獲得有別於以往的諸多體悟，青少年不再活在兒童時期的象牙塔裡，不在活在單純的大人爲了他們所說的床邊故事裡，他們不得不正視現實世界中的一切善惡是非，青少年小說企圖告訴他們即將進入成人世界前所會面臨的問題，從中所嚐到成長的無奈與酸楚，然而，應該如何面對問題與解決問題的過程中，試煉或許辛苦，但是超脫困境之後也會讓他們更成熟，也能讓他們更瞭解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¹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市：小魯，2007年5月），頁15。

一般來說，青少年小說是要寫給這一個階段的青少年閱讀的，因此在內容上脫離不了成長方面的所見所聞，成長的苦惱、成長的喜悅或是成長的得失等等，都會讓青少年讀者產生心靈相通的貼近感。但是閱讀者僅限於青少年嗎？近年來，越來越多優質的青少年小說紛紛出版，吸引了廣大的成人讀者群，青少年小說已經不再被視為是次級讀物，作家在創作時，也有將讀者群擴大到成人的趨勢。也就是說，作家們除了對青少年說之外，也試圖透過作品在成人讀者某些已經習以為常的習慣中敲一記響鐘。啟蒙成長是青少年從小說中得到的領悟，但是成人讀者也透過閱讀時的頓悟獲得成長。

第二節 漫談校園與校園故事

成長過程中，影響一個人的思考模式與行為準則的時間點大概可分為家庭、學校與社會三個階段。從出生開始，每個人首先在家庭關係中，建立起最初的價值觀，家庭的健全與否，造就了一個人的基本心理層面，影響一個人極為深遠。當家庭中的父母沒有盡到關照與教導的責任時，兒童對於生活上的不安全感、焦慮，會隨之深植在他的潛意識，對於各項事物容易產生負面的情緒，如孤獨、冷漠、自私，同時也容易產生以暴力宣洩壓力的行為。青少年在家庭關係中獲得最早期的啟蒙與成長經驗，直到進入校園，才開始接觸到有別於來自自己家庭的觀點。

校園是一個人青春時期影響最大的重要場所，從幼稚教育開始一直到成人，在校園受教育的時間十分漫長，每個求學階段在校園中遇到的人事物，不但在青少年的成長時期裡牽動他們的情緒，也會對他們將來成為什麼樣子的成人有關鍵性的影響力。

青少年在校園中所接觸的關係，不外乎是老師與同儕，老師被視為是替學校制度發聲代言的傳統維護者，有其被賦予的權威地位，藉由這個權威，影響了長期以來校園中老師與學生的相處模式，老師態度也往往影響到師生之間的互動，對於青少年的心理與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力。除此之外，來自於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齊聚一堂，校園內呈現出各種不同的風貌，來自不同地區、種族、社經地位的學生，帶來了千奇百怪的想法，交錯的人際關係面向，交織成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型社會，彼此之間的認同或排斥會因為想法不同而衍生出大大小小的衝突。

學校處於從家庭過渡到社會的中間階段，所歷經的時間不短，除了是青少年進入成人世界之前對於整個大社會規範所做的學習和準備時期之外，這

個階段的青少年，正值生理與心理上的劇烈轉變，個體本身已經不再是兒童，但卻尚未有足夠的準備去過大人的生活，容易衝動與情緒不穩定，希望獲得他人的認同，卻又拙於處理當中複雜的情緒，因此在多重矛盾之下，無論是對自己或是對於他人，都存在許多不確定感的焦慮。

美國作家沙林傑（J.D. Salinger）於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作品《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中，透過一個即將被學校退學的、憤世嫉俗的十五歲青少年的角度，對於現實社會提出一種消極的反抗。主角霍爾頓在學校成績不好、交友狀況不佳，對於嚴厲的父母又敬又怕，他滿口髒話，既抽煙又喝酒，是個「表面上」的壞孩子，但是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的他，心中隱藏著對美好事物的渴求，他對於這個虛偽社會的厭惡、對成人世界的措手不及以及對純真年代快樂時光的懷想，再再反映出這個階段的青少年對於生命的無奈和矛盾，對於當下的青少年來說，是一個生活的寫照。

《麥田捕手》的故事，表面上是以主角的獨白來貫串全文，但是從中讀者不難看出青少年此一時期諸多的成長衝突，與自我、家庭、同儕、制度的格格不入。成人們總是規勸像霍爾頓這樣子的孩子要認同成人世界給予的安排，就像書中的長者安多里尼對霍爾頓所說的：

你受教育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會發現自己的心智尺寸，以及什麼對你心智的尺寸而言是合身的，什麼是不合身的。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你就會心裡有數，知道像你這樣尺寸的心智應該穿上什麼樣的思想外衣。主要是，這可以免得你浪費時間試穿一些對你不合身、不搭調的思想外衣²。

成人期望透過教育幫青少年決定未來的方向，然而，青少年無法在總是

²沙林傑（J.D. Salinger）著，施咸榮、祈怡瑋譯。《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台北：麥田，2007年），頁254。

默默順從中產生自我認同，因為青少年時期之所以可貴，在於其不穩定性所激發的無限可能，縱然在當下是徬徨與憂心忡忡的，但也顯示他們將隨著在周遭環境裡與其他人事物的衝突磨和調適之後，有更大的可塑性。校園故事將這個階段曾經發生、可能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狀況書寫下來，除了貼近青少年的生活、讓閱讀者產生共鳴之外，當中涉及到的衝突自然牽動青少年的情緒，閱讀青少年小說中關於校園的故事，其實就是存在於他們身邊的切身經驗，不啻是一個提供因應的建議方向，畢竟，透過故事遠比「教戰守則」之類的文宣品，來得平易近人多了。

校園生活在青少年的生活中佔有極大的比例，因此在校園環境中的種種關係，也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校園內的師長、同儕，構築成影響這個階段的青少年的喜怒哀樂，同時也成為這段時期裡給予他們愛和關懷的重要對象。而在校園故事中所發生的點點滴滴，交織成青少年學子生活上的酸甜苦辣，每字每句都觸動著他們的心靈，讓他們產生共鳴。

近年來隨著時代的變遷，今日社會更加多元化，知識水準的提升使得每個人的自我意識抬頭，家庭的組成份子與家庭結構產生的變動，使得以往傳統社會中，具有約束與向心力的家庭功能也產生轉變，因此校園問題也隨之日趨複雜化，包括許多新的議題如未婚生子、中輟、隔代教養、新住民子女就學……等相關問題逐漸浮出檯面，涉及的層面也更加廣泛。各個國家、地區所出版的關於校園衝突的青少年小說皆有不同議題亟需探討，此為本論文研究在分析樣本上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將校園衝突範圍限定於校園體制之內，主要探討對於人際關係、自我價值、體制規範的相關衝突。相較於國內校園文本的數量不多，西方青少年小說的書寫已有相當程度的數量與品質，因此本研究論文中，挑選了在台灣翻譯出版，關於校園生活的青少年小說作為研究文本，共計十七本，依照實際出版年列出如下表：

出版年	書名	作者
1958	《馬路十字軍》 (<i>The 23rd Street Crusaders</i>)	Carson, John F. (約翰·卡爾森)
1962	《山中小路》(<i>Hugo Och Josefine</i>)	Gripe, Maria (瑪莉亞·古萊珮)
1973	《第十八號緊急措施》 (<i>The Eighteenth Emergency</i>)	Byars, Betsy (貝茲·拜雅)
1974	《巧克力戰爭》(<i>The Chocolate War</i>)	Cormier, Robert (羅柏·寇米耶)
1977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 (<i>Bridge to Terabithia</i>)	Paterson, Katherine (凱薩琳·帕特森)
1983	《親愛的漢修先生》 (<i>Dear Mr. Henshaw</i>)	Cleary, Beverly (貝芙莉·克萊瑞)
1984	《討厭艾麗絲》(<i>Hating Alison Ashley</i>)	Klein, Robin (蘿冰·克蘭)
1988	《瑪蒂達》(<i>Matilda</i>)	Dahl, Roald (羅德·達爾)
1996	《我們叫它粉靈豆》(<i>Frindle</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1998	《洞》(<i>Holes</i>)	Sachar, Louis (路易斯·薩奇爾)
1999	《蘭德理校園報》(<i>The Landry News</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2001	《作弊》(<i>The School Story</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2004	《基夫大戰鬥牛犬》(<i>The Whole Business with Kiffo and the Pitbull</i>)	Jonsberg, Barry (貝瑞·強斯堡)
	《成績單》(<i>The Report Card</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2005	《午餐錢大計劃》(<i>Lunch Money</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2007	《不要講話》(<i>No Talking</i>)	Clements, Andrew (安德魯·克萊門斯)
	《星期三戰爭》 (<i>The Wednesday Wars</i>)	Schmidt, Gary D. (蓋瑞·施密特)

研究者根據以上文本，分析在青少年小說中，作者如何處理青少年學子在校園生活中，與其他關係因為想法或是行為模式異同所產生的衝突議題，包括衝突的產生方式、在衝突過程中所引發出的焦慮行為，以及在焦慮中找尋自我調適的方法。

第三節 窺看端倪

學校，是學習團體生活的大本營，校園生活與青少年的成長總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不過就如黃怡所說：「真的，全世界的文明國家，除了蠻荒之地人們無法上學的地方以外，學校是大家抱怨最多的體制。³」儘管如此，青少年還是不得不接受成人世界給予的安排而進入校園，關於校園種種的故事情節，自然而然容易獲得青少年的認同。校園的題材取自於青少年生活的周遭會遇到的各種狀況，也充分顯露出他們在這階段必定會遇到的心情轉折與喜怒哀樂，除了傳達校園生活中的點滴之外，青少年在校園中因為與他人之間意見不合而遭遇的衝突，更是校園故事著墨的重點，自然更貼近青少年的想法。

既然校園生活與每個成長時期的青少年關係如此密切，西方青少年小說文本也有多部與此議題相關的創作，但國內卻少有人以此議題進行系統性的整理與分析探討，校園衝突與青少年小說的成長主題究竟有什麼關連？衝突如何產生？衝突產生之時，周遭阻力與助力的互相碰撞，如何影響衝突的走向？衝突之後又是如何回歸平靜？如何調整自己？經整理後，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 (一) 分析形成校園衝突的原因、衝突造成的壓力導致的行為表現、衝突雙方的支援與阻力以及透過何種方式獲得和解。
- (二) 分析校園衝突文本的寫作特點
- (三) 校園衝突文本中，問題小說與新議題的寫作特點
- (四) 探看國內校園衝突文本的現況
- (五) 校園衝突文本對於成人讀者的建議

³黃怡，〈粉靈豆裡的正面管教法〉《人本教育札記》第九期。2008年9月，頁11。

衝突是人生必經的過程，衝突的原因環伺在身邊，根本無法避免，在當中的過程會讓原本活在象牙寶塔中單純的天真受到衝擊，迫使人以新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從懵懂到體悟，無疑是一場啓蒙的過程，衝突看似痛苦與黑暗，但實則是提供給讀者成長的洗禮，從當中所學習到面對衝突的態度，才是衝突之下欲意闡述的重點。衝突的歷程宛若一段成長的旅程，透過種種困境與挫折的磨難，讓青少年獲得認識自我的機會，也藉此修正自己原先的缺點，邁向更成熟的人生。在這段過程中，內心必定受到許多衝擊，原先的自己要被打破，心理上會有許多轉折之處。

神話學大師喬瑟夫·坎伯（Joseph Campbell）根據神話故事，確立了神話主題的一元性，並以此為基礎而解析出的英雄歷險的各個層面，以召喚、啓程、歷險、歸返為架構，將遠古的神話歷程擴展至現今社會各個階層角色身上，坎伯認為：「英雄是那些能夠了解，接受並進而克服自己命運挑戰的人。」⁴坎伯的英雄，所指的是西方文學中外出經歷冒險的主角，歷經了試煉的旅程在當中獲得啓蒙與成長。但剝除了時間空間所包裹的外衣，英雄在每個地方都存在，而時代的危機創造出英雄的啓程，因此「英雄之旅」一直以來廣為青少年成長的主題所應用，英雄之旅從懵懂出發，經過追尋而成就自我，與啓蒙議題環環相扣，英雄的形象，在不同的時空和時代場景中化作千千萬萬種的相貌，正如坎伯自己引用印度《吠陀經》（Vedas）所說的：「真理只有一個，而哲人以不同的名字說出⁵。」因此，在校園中原本天真的主角亦是其中的一個英雄面向，亦即在衝突文本中的青少年主角，在與他人經歷衝突的過程中，內心的焦慮的焦慮掙扎走向最後的調適和解，無疑是內在的一場英雄旅程，雖未外出冒險，但內心實已經由試煉超脫原先的自我。

⁴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台北縣：立緒，1997），頁 29。

⁵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頁 33。

而心理學家卡羅·皮爾森（Carol S. Pearson）針對現代人內在心理模式的輪廓，提出了十二種內在原型，回過頭來自我探索內心的潛意識，發展出屬於自己、平等、新生命的新英雄形象，而將英雄定義為「最終涉及的是人格完整的問題，是在每個發展階段中，與真實的自己更加貼近的旅程。⁶」因此，本研究將用文本分析法，以英雄旅程的形式作為青少年在衝突中調適自我的內在歷程，並以皮爾森的內在原型來探討青少年主角的類別，析看衝突題材的走向。另外在寫作手法方面，將以巴赫汀（M.M. Bakhtin, 1895-1975）的複調理論來探看關於校園文本的敘事方式，試圖找出作者在字裡行間透露的弦外之音。

⁶Carol S. Pearson 著，徐愼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台北縣：立緒，2000年），頁6。

第四節 前人腳步

研究者查詢相關論文資料時，發現以校園衝突為概念作為研究的論文中，多半屬於教育研究所的範疇，研究存在於校園之中關於師生衝突的問題，或是同儕霸凌的輔導工作，缺乏在兒童文學作品的討論研究，因此研究者將針對與衝突概念相關的議題，鎖定關於師生關係、家庭與同儕之於青少年影響、使用文本的相關研究、以國內校園故事為文本的研究與暴力形式等五類研究論文與學術著作，希望在此基礎上，發展與兒童文學相關之論述。

一. 關於師生關係的研究論文

校園衝突首先被關注的即是師生之間的互動，教師基於長期的權威，以及為了維持校園中的紀律規範，往往以強硬的態度面對學生，對於時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來說，容易產生心理上的不滿，加上青少年正處於身心遽變的時期，也常常以挑戰規範作為發洩，在教育研究上，有以下幾篇論文研究：

(一) 陳士玉的〈師生衝突之成因與因應之探討——以高職學生為例〉⁷，

研究者以抽樣的五位高職幼保科學生為研究對象，歸納出師生衝突的原因包括學生不當的行為態度、教師管理方式、師生認知差異與師生溝通不良四種，並指出面對師生問題的因應方式，在於建立師生量好的溝通管道與妥善訂立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

(二) 林士乾的〈國小五年級課堂內師生權力關係及成因之研究〉⁸中，經由規範的內涵、規範的內化過程等等來描繪師生的權力關係，發現無論

⁷ 陳士玉，〈師生衝突之成因與因應之探討——以高職學生為例〉（國立屏東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2008）。

⁸ 林士乾，〈國小五年級課堂內師生權力關係及成因之研究〉（嘉義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2004）。

是社會上或是課堂上的規範對於師生來說都有限制作用，而在於師生之間的權力，其實建立在雙方關係之上，師生雙方若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容易獲得學生的認同，則教師在權力運作上才有穩固的基礎。

二. 關於家庭與同儕對於青少年影響的相關論文：

家庭與同儕是青少年成長中最早接觸的關係，早期人格的養成以及價值觀奠定的黃金時期，家庭與同儕的影響力是主要關鍵，父母的教養態度和同儕之間的往來影響青少年自我概念程度不容小覷，張芝鳳在〈青少年與父母以及與同儕間的依附關係對其自我價值之影響研究〉⁹中，以家庭（父母親）與同儕的依附關係對於青少年自我價值的影響為研究，發現良好的依附關係有助於培養獨立與自主的能力，而其中，與父親的依附關係對於青少年自我價值有其正面積極的意義。

三. 關於使用文本的相關研究：

（一）胡芳慈於 2002 年的〈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¹⁰，以羅伯·寇米耶（Robert Cormier）的作品《巧克力戰爭》以及其續集《巧克力戰爭之後》為研究文本，探討書中角色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透過他們在環境與自我之間的掙扎，學習面對更多現實問題的智慧，在邪惡永無止境的狀況下，更鼓勵青少年要永遠保持勇氣跟愛，並盡最大的努力去掌控自己的生命。

（二）黃瑋琳於 2008 年的博士論文〈羅伯·柯米爾青少年小說寫作研究〉¹¹

⁹ 張芝鳳，〈青少年與父母以及與同儕間的依附關係對其自我價值之影響研究〉（國立花蓮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1999。

¹⁰ 胡芳慈，〈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2。

¹¹ 黃瑋琳，〈羅伯·柯米爾青少年小說寫作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中，將羅伯·柯米爾（Robert Cormier，另一譯為羅伯·寇米耶）的作品《巧克力戰爭》列為其著作的第二時期，認為此一時期的作品多用隱喻與明喻的手法來增加文本的文學性，而且主角與反主角皆為圓形角色，描寫細緻、善於著墨。

四. 關於國內校園故事相關研究論文

（一）陳莉穎於 2003 年的〈王淑芬及其兒童校園生活故事系列研究〉¹²與謝雲珠於 2002 年的〈探討國小校園文化——以王淑芬的校園系列書為例〉¹³

，以國內青少年小說作家王淑芬的校園故事為研究文本，析看王淑芬在校園議題上的處理技巧與創作理念。

（二）張淑敏於 2008 年的〈《危險心靈》的探討〉¹⁴中，分析國內作家侯文詠跨界書寫青少年小說校園議題的手法與目的。

五、關於暴力的形式

校園內的衝突，與暴力行為一直被劃上等號，這多半與師生之間的上下關係與校園霸凌現象相關，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所著《暴力十二章》¹⁵（*Traktat über die Gewalt*）中，將暴力的形式以十二種樣貌呈現出來，詳述暴力於社會文化中的存在潛力，其中對於「觀眾」在暴力事件中

2008。

¹²陳莉穎，〈王淑芬及其兒童校園生活故事系列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2003。

¹³謝雲珠，〈探討國小校園文化——以王淑芬的校園系列書為例〉（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2。

¹⁴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¹⁵Wolfgang Sofsky（渥夫剛·索夫斯基）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Traktat über die Gewalt*）（台北市：玉山社，2006）。

所擔任的角色，渥夫剛認為，觀眾與暴力一樣無所不在，儘管厭惡和抗拒，但是其他人對於暴力的狂熱會佔領觀眾的感官，使之因為血腥的場面感到興奮跟樂趣，進而沈迷在殘暴中。渥夫剛的諸多分析，有助於瞭解在問題小說中，為何校園霸凌的事件可以一直存在於校園中，而多數非施以暴力的群眾為何任由暴力行為持續的原因。



第貳章 衝突的面向

安·韋柏 (Ann L. Weber) 認為，衝突起源於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人或團體之間的目標不協調¹⁶。也就是說，因為目標與價值觀的差異，當自我與他人在認知上產生不同的立場與看法時，便會產生衝突。一般來說，衝突多半被以解釋為自我與對方之間的對立，進而影響人際與環境，但在對於青少年而言，除了與他人之間會產生價值衝突之外，青少年時期是介於兒童與成人的快速成長期，身體方面急速成長，伴隨而來的智力、情緒與人格也趨向成熟改變，因此當我們要討論青少年文本之中的衝突時，便不能忽視青少年對於自己本身的心理衝突。所以，本研究將青少年小說校園文本中關於衝突的範疇，設定在青少年在校園生活裡，透過與他人之間的想法差異而衍生為對自己、對他人以及對校園制度的相關事件。

衝突總是環繞在我們的生活之中，以千奇百怪的面貌侵擾著我們的生活，衝突初期，往往有一些隱藏的徵兆，一旦開始意識到對方的敵意或是自己內心的相關情緒，便會讓人開始猜測對方的意圖，做負向的情緒反應。然而，有的衝突並非一開始就那麼不可收拾，但是如果自己沒有在衝突開始的初期就對它有明顯的認知，則情況會越演越烈，最後或許變成無法彌補的缺憾。

衝突有其歷程的階段，但結果是為此次對立的結束，抑或下一段衝突的開端，除了在外控方面有需要來自家庭、學校、社會等支援，自我的內控能力也是不能忽略的。人終其一生都在與自我、與他人對話，透過對話來沈澱與洗滌，進而提升原來的自我，若能透過衝突而從中學習到什麼，則這場爭鬥就能被賦予正面的積極意義。在青少年小說的文本中，也透過書寫衝突而發展出一篇篇扣人心弦的故事，沒有衝突的故事猶如食物沒有加入鹽巴，衝

¹⁶安·韋柏 (Ann L. Weber) 著，趙居蓮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 (台北市：皇冠，1995)，頁229。

突的情節讓故事更生動，也更能扣人心弦。張子樟因此將青少年小說的衝突歸納成四種，即個人與自我、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以及個人與自然的衝突¹⁷。本研究的校園小說文本當中，因為都是透過他人關係開始點燃火苗，因此包含了其中前三項，內容也偏重於主角在人類社會中的互動，對於大自然的衝擊則較少有相關敘述，因此本章節將根據與自我、他人跟社會的三個衝突面向，來歸納整理研究文本中中的衝突現象。

¹⁷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68-73。

第一節 內心的獨白

認知發展科學家皮亞傑將人自出生到青少年成長期間，個體的認知發展呈現出來的特徵，分成四個時期，而青少年屬於其中的形式運思期，在這一時期裡，青少年已經脫離對於具體物的依賴，可以不需要具體事物就能用抽象符號概念來思考，也就是說，青少年階段對於事件的發生，可以做可能性的假設思考，即所謂的抽象性思考，而抽象性的思考，可以讓人具有推測其他人的想法的思考模式。青少年往往藉由抽象思考，以自己看待自己的方式認為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因此轉變為少年時期的自我中心。劉玉玲在《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一書中引用艾爾肯（Elkind）的說法，將此現象稱為青少年的想像觀眾（imaginary audience），認為這裡指的「觀眾」是青少年認為自己是焦點，別人一定都在看他¹⁸。受到想像觀眾的影響，對於自我不是如此完美的想法，容易讓青少年對於自己產生懷疑，而有了對於自我的衝突。

一. 對自我的懷疑

對於自我的懷疑，主要來自於在青少年對於自己的外貌和家庭這些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事實上。外貌的美醜與否以及出生於何種家庭，是人一生下來就已注定，因為在意別人怎麼看自己，所以對於自我無法改變的現況，不但影響到青少年的自信，也會讓他們覺得自己的人際關係因此受到嚴重的影響，許多人覺得自己的外型，是他人決定要不要與自己交往的關鍵因素，如果自己的家庭功能不健全，更容易引發自卑心裡，讓青少年令自己陷入自怨

¹⁸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Adolescent Development: Crisis and Turning Point*）（台北：揚智，2005年），頁119。

自艾的漩渦。蘿冰·克蘭(Robin Klein)的《討厭艾麗絲》(*Hating Alison Ashley*) 中的主角朱小梅就是典型的例子。朱小梅生長於社經地位不高的芭蕉鎮，不僅街道髒亂，鎮上有著四處橫行的「東區少年幫」、街坊盡是一些付不起房租、家中有孩子在少年感化院管束的家庭。朱小梅自己的家庭也不「正常」，媽媽有過兩次婚姻跟無數個男友，姊姊是一天到晚想展露性感的工專生，哥哥遲遲不肯找工作，妹妹則是沈溺於馬世界的怪孩子，以一般世俗的眼光來看，朱小梅的家庭十分不正常，因此朱小梅認為自己的家庭讓她難以啓齒。她在學校的表現不錯，因此自恃甚高，總幻想著自己有一天會完全與這個地方切割。當來自富有家庭的艾麗絲出現在她的生命中時，艾麗絲的優雅與儀態，讓她感覺自己受到威脅，於是開始展開對於艾麗絲的攻擊。朱小梅將艾麗絲的所作所為都解釋成存心對自己挑釁，並將所有的嫉妒合理化，好解釋自己為什麼比不上艾麗絲，然而，這諸多的自我膨脹與謊言，只是凸顯朱小梅長期以來對於自己其實並沒有那麼的自信，艾麗絲正是她長期以來渴望的形象。這種由愛生恨的心理，是自我的不成熟，無法肯定自己、肯定別人，整場的衝突中最大的敵人並非艾麗絲，而是朱小梅對於自己的不滿足，是她沒有真正肯定自己，所以才會輕易被自己心中的虛榮打敗，所以可說是一場對於自我的挑戰。

另一本書《第十八號緊急措施》(*The Eighteenth Emergency*) 也同樣點出類出的問題。書中的班吉，一直以來都有個叫做「老鼠」的稱號，某天他在猿人壁畫下寫下學校裡個頭最大、拳頭最硬的馬鐵拳的名字，因此引發出馬鐵拳要找他算帳的危機。班吉對於惹上馬鐵拳的事情始終不願意承認自己錯誤，他試圖向周遭求救，但是母親認為他庸人自擾、遠在外地的父親也沒有適時的提供他任何協助，唯一的好友也無法幫助他對抗馬鐵拳，因此班吉只能每天像他的綽號「老鼠」一樣倉皇的東躲西閃。班吉與馬鐵拳的之間的衝突其實是作為對自己沒有信心的引子，因為對自己沒有信心，所以沒有勇氣

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他擔心走在街上隨時會遇見馬鐵拳，卻沒有膽量讓馬鐵拳痛揍幾拳，因此感覺到無助、悲哀與絕望。後來，班吉從自己的經驗中，感受到馬鐵拳被傷害難堪，與自己當初被稱為「老鼠」時的的傷害一樣時，終於願意捨棄面子去面對馬鐵拳，這樣子的頓悟讓他成長，他挨了五拳，卻換來了對自我的肯定，不再是以前那個畏首畏尾的「老鼠」了。

二. 渴望認同

青春的心事是孤寂的，青少年的自我中心想法往往讓他們覺得不被理解，成人世界的所作所為也與他們理想中的表現不盡相同，於是產生了自己不為人所明白的愁緒。因為覺得不被理解，青少年在自我的情緒漩渦裡困惑著，他們無力自己衝破困境，除非有人願意主動進入他們的世界，傾聽他們的聲音，協助他們說出自己的想法。凱薩琳·帕特森（Katherine Paterson）《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Bridge to Terabithia*）中，主角傑西生在一個滿是姊妹的家庭，父母為了生計終日辛苦，姊妹們鎮日吵吵鬧鬧，傑西身為家中唯一的男孩子，自然兼負起家裡諸多的勞動工作。傑西對於繪畫有天分，但在父親一次嗤之以鼻後，他便把自己對於繪畫的熱情從此深深的隱埋起來，學校唯一懂他的音樂老師是個不受拘束卻一直讓校園中衛道人士議論的嬉皮，因此儘管傑西認為音樂老師懂得他，卻也不敢表現出與音樂老師同一陣線的立場。無法獲得共鳴的心情讓傑西的生活始終安靜沈默，覆蓋著淡淡的哀愁，生活像是沒有出口的迷宮，鎮日在其中打轉不知所終，傑西只有在利用早上替乳牛擠奶的片刻時，才能透過跑步抒發出自己的鬱悶。跑步之於繪畫是被人能夠接受得多了，如果他成為新的飛毛腿，他的父親會以他為傲，他可以擺脫「一天到晚畫個不停的小笨蛋」這個稱號，他可以得到大家的肯定。

同樣的心情也出現在《馬路十字軍》（*The 23th Street Crusaders*）裡那群

在街上四處閒晃的孩子身上。七個經常逃學在街上鬼混的孩子，每天無所事事，因為家庭功能的不健全，對於學校課業也沒有特別的成就感，七個人曾經試圖要加入學校的籃球隊，但是在甄選的過程中，就遭到教練的偏見而不予錄取。唯一讓他們以為是自己強項的籃球技術被否定，本來滿腔的熱情被澆熄，所以更是義憤填膺，找尋各種藉口來掩飾自己的尷尬與失落，也變得更偏激。家庭或是學校對於他們沒有吸引力，在其中也不能滿足他們渴望被認同的感覺，他們只能以對街坊的惡作劇來引起別人對於他們的注意，有的青少年甚至會因此做出危及生命的冒險行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或是故意表現得怪裡怪氣，故意大聲喧嘩、穿著標新立異，或是挑戰常規的約束。一般人對於這樣子的青少年，往往只注意到他們表現出來的外顯行為對於整個社會製造出來的混亂與不安，批評與責難多於關心和瞭解，但剝開這層虛張聲勢的外衣之後，其實他們只是試圖去證明自己活著，不希望被忽略，只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脫離這樣子的生活，直到他們遇上了有同樣心路歷程的籃球教練才在理解與包容中，找到生活的意義。

對《親愛的漢修先生》(*Dear Mr. Henshaw*) 中的白櫟來說，當他從二年級開始寫信給作家漢修先生之後，就開始了他對於自己展開的一場對話。白櫟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很普通的男孩子，樣子中等、沒有什麼特色、也沒有什麼特殊才藝，他的生活也跟其他人沒兩樣，但是白櫟心中仍然希望受到他人的注意。在二年級時，因為課堂作業的關係，他開始寫信給一位作家，並在作家的建議之下開始寫日記。在日記裡，白櫟除了排遣了自己的無聊之外，也讓他透過對於生活的不斷反芻而認識自己。父母離婚造成白櫟在心理上的孤單寂寞，他想念父親，每天期盼接到父親的來電，並藉由幻想來慰藉自己對於父愛的渴求。在新學校裡他沒有朋友，覺得自己不受到注意，卻不知道其實校工費伯伯與圖書室老師都注意著他。白櫟開始寫日記之後，他接受漢修先生的建議多用眼睛觀察跟思考，逐漸建立起自信，並因此而能同理別人

的處境，瞭解到世界並不能事事如他所期望，卻也不是那麼的令人失望。

三. 書寫與幻想

「為賦新詞強說愁」是成人對於青少年的自我情緒宣洩所下的定義。許多成人總以自己是過來人的身份來看待青少年這個階段，認為都是必經過程，並沒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因此往往忽略了他們對於成長過程中的許多體驗正在進行中，當下的感受帶給人各種情緒與想法。青少年的情緒狀態豐富也有不同的層次，如果負面情緒過於壓抑，將會使他們產生消極的念頭，甚至影響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狀態。當他們認為自己的許多心情是不被成人所理解的話，有些人會選擇寫下來作為抒發的一種方法，也可透過書寫來澄清自己的價值。

另外，像是朱小梅透過自己每天面對鏡子練習說出各種台詞、練習各種哭泣的姿勢跟效果、研究如何眨眼讓淚珠規則的落下來等行為，來抒發跟家人之間的吵架、以及對於艾麗絲的所有羨慕之情，或是編織各種藉口到保健室休息、遇到挫折就要去貼個 OK 繃……等行為，也是一種肢體的自我書寫的方式。在自我想像的過程中，藉由與自己對話來達到自我療癒的功能。而班吉在躲避馬鐵拳「追殺」的日子裡，也不斷的在心中演練各種遇到兇險時的緊急措施，在其中尋求逃避的方法。儘管對於自我的想像在短時間之內或許是一種不肯面對現實的行為，但是青少年從中獲得短暫的情緒宣洩，因此能化解一時的苦悶，在透過不斷的與自己談話的過程，逐漸發現自己的價值，這樣子的過程，其作用不容小覷。

根據以上的分析，研究者發現在 1990 年之前的校園小說中，衝突的原因多偏屬於對於自我價值的懷疑，包括《馬路十字軍》中的中輟生、《第十八號緊急措施》畏首畏尾的班吉、《巧克力戰爭》中徬徨於生活的傑瑞、《通往泰

《瑞比西亞的橋》無法發揮繪畫專長的傑西、《親愛的漢修先生》中一直以爲自己不被重視的白櫟，以及《討厭艾麗絲》裡處處以艾麗絲爲敵的朱小梅。爲了呈現主角的內心想法，作者往往使用了敘事觀點中的限知觀點，以第一人稱或是第三人稱的主角敘事，通過主角的思想感受或是對其他人物的看法或感覺，細膩的而直接的告訴讀者。同時也加入了不少人物獨白的方式，除了可以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鮮明，更能看出主角在對於自己的衝突矛盾有許多的心情轉折。

第二節 個體的對立

角色之間的衝突經常出現在青少年小說當中。透過雙方之間的角力拉扯，引伸出的糾葛往往讓故事情節高潮迭起，令人大呼過癮。處於青少年時期的主角們，對於生活上、課業上、人際上有許多的壓力與束縛，心智尚未成熟、行為能力也還在家庭的約束之中，他們在生活上扮演著各種不同的角色，角色間的轉換往往給予他們在因應轉變上帶來許多的壓力。校園關係、同儕相處影響他們的道德認知，他們也必須從中處理與人相處之間的諸多矛盾。校園故事中，青少年所參與的關係大概有師生與同儕兩種，但因為透過校園活動而使得親子之間產生的衝突或是親師之間的對立也不在少數。以下針對研究文本中師生、同儕、親子三種衝突關係加以分類：

一. 師生之間

校園衝突中，最常見的就是師生之間的衝突，而師生衝突的原因，或起於長期以來教師的權威，或起於近年來學生思想上的追求獨立。翟莉指出，教師權威生成的主要因素，大概來自社會制度、傳統文化以及教師自我角色認知三方面¹⁹。教師既然對於知識文化傳承有其重要的地位，且是國家制度授予的職務，自然在文化傳統上已經營造出特有的社會地位，教師是智者、長者的象徵，所言所述都有他的價值，因此在校園中，久而久之老師成了有權勢者，學生則是弱勢的一方，如果教師將自我的權勢無限擴張，不但會拉大與學生之間的距離，也會讓學生產生反彈的情緒。

羅德·達爾 (Roald Dahl) 的《瑪蒂達》(Matilda) 與貝瑞·強斯堡 (Barry

¹⁹ 翟莉，〈師生關係視野下的教師權威主義文化分析〉《湖南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報》，第6卷第6期，2007年11月。

Jonsberg)的《基夫大戰鬥牛犬》(*The whole business with Kiffo and the Pitbull*)是很典型的師生衝突故事，兩位作者都將書中的老師塑造成霸凌的角色，故事情節上也頗有互文性。《瑪蒂達》中的老師川契布爾小姐與《基夫大戰鬥牛犬》中的潘小姐，都被描繪出虎背熊腰、線條剛烈、其貌不揚的外表，走起路像是一位納粹突擊隊員似的跨開步伐、雙臂揮舞著，鼻孔噴氣，行走時有如坦克車一樣嚇得學生紛紛向左右跳開……等的形象，潘小姐甚至因此得到一個「鬥牛犬」的綽號，他們喜歡將學生「當鉛球拋擲」，或者把學生關禁閉、罰留校。真實的老師並不會有如此奇特到極致的長相，兩位作家以誇張的樣貌將傳統老師的權威形象刻意凸顯出來，傳達的是傳統的老師因為倚仗自己的權威、堅持嚴格的紀律、缺乏愛心的概念，這樣子的老師不接受任何理由或勸說，自以為是且囂張跋扈，當學生遇到困境時不但無法向他們求助，有時候更成為迫害學生身心的主要來源。

渥夫剛·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認為，「攻擊只是為了併吞以及讓別人臣服，其目的不外乎佔領、取勝，而不在於戰鬥。只有『防衛』才是以戰鬥為目的，為了抵擋、自保、反抗攻擊²⁰。」受到外力的壓迫與侵犯，使得自我原本的平靜開始產生裂痕，權益受剝削、財產受威脅、人格被踐踏，於是開始為了自己的生命財產而產生防衛之心，只處於防衛的話，是一種被動的、消極的態度，防衛的被動，只能暫時解除某次的危急狀態，但是攻擊仍然會持續出現，除非將威脅徹底消滅，因此，消極的防衛轉變成積極的戰鬥，透過戰鬥取得的勝利才能取得主導權，獲得的勝利情勢也才能持續下去。學生受到老師權威的迫害，在身體與心靈上不啻是一種痛苦的折磨，為了要突破困境而不得不起而反抗。《瑪蒂達》裡的學生透過惡作劇整老師來取得心態上的平衡，即使因此被懲罰也在所不惜；而《基夫大戰鬥牛犬》中的基夫

²⁰ Wolfgang Sofsky (渥夫剛·索夫斯基) 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Traktat über die Gewalt*)，頁 180。

與卡瑪更是透過追查老師在課餘時間從事的活動，試圖在法律上將老師繩之以法，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將老師逐出校園。然而，羅德·達爾讓川契布爾如讀者所願的在結局時消失無蹤；基夫卻在追查的過程中賠上自己的生命。

教師與學生的衝突不斷的在校園中輪迴循環著，但未必總是弱勢學生在最後得到勝利。衝突的過程中，凸顯出來的校園長期權力消長的險惡關係，其實才是作者要讓讀者省思的重點，而那些自以為可以幫助學生的輔導老師，有時也是不自覺的成為校園霸凌的幫兇。

如此相持不下的對立關係替校園衝突文本製造了許多的高潮，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況在近幾年逐漸轉變成一種對話的師生關係。剛開始的衝突在過程中逐漸轉變，師生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場，卻也接受了對方的想法，是現今的教育中重視的教學相長的觀念，老師的地位因為社會整個價值觀的轉變，而逐漸受到挑戰之際，如何在自我的專業上提升之餘，與學生之間的相處方式也必須做一番調整。蓋瑞·詩密特（Gary D. Schmidt）的《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s*）與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的系列作品為我們做了最好的示範。

蓋瑞·詩密特將故事的場景拉回到六〇年代美國越戰的時期，當時許多美國年輕人死於遙遠的戰場上，引起國內各界的爭議，約翰·藍儂高唱著〈給和平機會〉（*Give Peace A Chance*）宣揚反戰，對於愛好和平的喧聲四起，嬉皮文化暢行，主角何令深處於這樣的一個年代，新的思潮與舊式思維相衝突，激盪著何令這個早慧型的孩子。對於何令來說，衝突開始於每週三下午必須跟老師貝克太太的時間，貝克太太試著讓何令做許多的瑣事，好讓自己有自己的時間改作業，但由於何令始終將任務搞砸，因此貝克太太開始讓他研讀莎士比亞的劇本——因為這是唯一能避免闖禍的事情。對於何令來說，研讀莎士比亞是他以為老師整學生的方式之一，但是礙於對老師的服從（我們很可以說，作者將故事設定在老師地位崇高的年代，正可延續何令不得不聽從

指示的劇情)，何令開始認真閱讀，沒想到竟然從此爲他開啓人生的視野。何令以爲的師生衝突並沒有如《瑪蒂達》那樣子如火如荼不可收拾的展開，正因爲貝克太太透過個別指導何令，將自己年輕時的種種熱情都顯現出來，我們不能否認的是貝克太太自己也做了許多調整，如果沒有與何令相處的星期三下午，貝克太太或許仍舊是一個只是一天到晚要學生分析句子的老師。她是個認真的老師，但學生畢竟不會看到她另外的一面，她成功的收服了「列出四百一十種要讓老師恨學生的方法」的道格·史威塔特、讓來自越南飽受歧視的梅蒂獲得認同，而最受恩惠的何令，更在她關愛下度過徬徨憂鬱的青春歲月。而正如貝克太太對何令所說的：「竭盡所能的學習——所有的東西。然後運用你的知識，長成一個有智慧又善良的人²¹。」蓋瑞·詩密特透過貝克太太對於何令的期望，讓讀者體會一位老師對於孩子們所期許的是什麼，而非一味的只是如表面上的嚴格要求而已。

這幾年來受到青少年喜愛的作家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在其作品上也顯現出師生間由衝突出發，但最後以對話的雙贏做結尾的特色，安德魯·克萊門斯勇敢挑戰校園長期以來的權威，企圖撼動校園的規律，重新審視師生間的衝突是否無可避免。在《我們叫他粉靈豆》（*Frindle*）裡，尼克自行發明了 *frindle* 來取代 *pen* 這個字，在校園引起軒然大波；《不要講話》（*No Talking*）不講話的一群五年級學生，引起各個課程老師們的教學危機；《成績單》（*The Report Card*）裡，天才少女故意裝笨，是對於老師們用分數來將學生分等級的抗議；《午餐錢大計畫》（*Lunch Money*）則是對於學校裡販售商品的制度提出質疑；《藍德理校園報》（*The Landry News*）由學生出版報紙公開批評老師沒有實施教學活動。這五部作品，將行之多年的校園規矩搬上檯面，主角們替所有當過學生、或是身爲學生的讀者發聲，

²¹蓋瑞·詩密特（Gary D. Schmidt）著，吳宜潔譯，《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s*）（台北：東方，2008年10月），頁314。

去挑戰老師們的權威，而且顯然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讓規矩的執行者——老師來找出答案。故事表面似乎是一場不安的師生對立，在結局中，學生們也好像贏得表面上的勝利，但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曾經擔任過中學教師的克萊門斯除了透過作品，傳達了老師應該給予學生的包容與尊重的態度之外，其實學生在這過程中，卻潛移默化的將原先的一些觀念逐漸修正，雖然一切回歸到原來的正常軌道，但他們也因此上了一課，這也是作者對於老師所做的肯定。

二. 同儕之間

與同儕之間的友誼關係發展，對於青少年的社會化來說十分重要，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後，他們企圖從家庭的掌控中脫離出來，表達自己的想法意見，因此在情緒上需要另一份關係的支持與認同，他們轉向身邊的同儕團體，在其中找尋同樣的想法的伙伴。在同儕團體中建立起的友誼關係中，他們得以漸漸獨立於對家庭的依賴關係之外，在情緒上獲得的支持，也可以讓他們順利轉移在自我認同上的危機感，而與同儕團體相處的融洽過程，將使他們得以在這段身心狀態轉變的時期得到安適與滿足、避免心裡的寂寞和焦慮，並且順利的進入成人社會。青少年在同儕團體中尋找與自己相同的特質而發展友誼，形成所謂的「死黨」，和死黨一起進行的活動也成了青少年生活的核心，但是不同同儕的組成關係有時也會因此讓彼此之間的隔離更加強化，例如依照性別而產生涇渭分明的現象。但其實在校園故事中學生之間的小團體並不只是兩種性別這麼的簡單，學生的家庭背景、種族、本身的特點……等，又將他們細分成各種不同的小圈圈，每個圈圈在互相交集之中，自然而然引起激盪跟衝突。

安德魯·克萊門斯所寫的一系列青少年小說中，《不要講話》(No Talking)

和《午餐錢大計畫》(*Lunch Money*) 就是以男生女生之間的互相較勁發展出一連串的衝突，《不要講話》中的大衛從聖雄甘地的研究報告中引發出一整天不說話的想法，卻因此與女生互批對方長舌，而演變成男生女生約定的不說話比賽。因為是「敵對」的雙方，關係到男生與女生兩個性別的榮譽與尊嚴，雙方都確實遵守遊戲規則，並且認真執行糾正的工作。然而，在勢如水火的衝突之下，卻仍然要一同面對來自學校要他們講話的壓力，他們不得不共同合作，擬出一套凌駕於彼此衝突之上的對外標準，好讓競賽繼續下去，表面上男生與女生的互不相容，其實已經轉化為互相合作，是作者很耐人尋味的情節設計，也成功的讓大家關注到長期一直存在於校園內的性別議題。無獨有偶的，《午餐錢大計畫》中也做了兩性相爭的設計，聰明的葛雷自小就會動腦筋賺錢，他藉由做家事、整理回收物來賺錢，最後更想到販賣自己畫的小書來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葛雷從小就是個頭腦清晰的小生意人，他對自己各種層出不窮的賺錢點子感到很得意，也對於日積月累的豐富儲蓄感到很滿意，唯一不滿的是，他覺得對街的女孩——毛拉·蕭，嚴重的威脅到他所有的創意。從幼稚園開始，他就覺得毛拉總是跟他做一樣的事情，而且搶了他的生意，尤其是在當毛拉也賣起自己畫的小書之後，葛雷再也忍無可忍，跟毛拉的衝突也正式展開。

校園既為一個社會的縮影，其間自然存在著階級與種族的社會問題，學生將來自各個家庭的觀念帶到學校，形成了一個小型的社會，大環境的衝突也會在校園中引起小小的漣漪。《星期三戰爭》裡來自越南的梅蒂，受到丈夫死於越戰的比吉歐太太仇視；而她勇敢幫忙抓老鼠的行為，卻被加上越南人喜歡吃老鼠、怎麼不回家吃鼠肉等等的批評。

《山中小路》(*Hugo Och Josefine*) 裡的校園，描述了剛進入一年級就讀的約瑟芬在進入團體的適應故事。約瑟芬來自一個宗教家庭，父親是牧師，但是因為所處社會背景人文精神沒落，不但沒有讓約瑟芬受到大家的尊重，

反而因此受到同學嘲弄。在學校裡，有象徵金錢勢力的岡娜，有善於心計的凱琳，有自私懦弱的梅莉莎，有獨來獨往的吳麗，也有象徵正義善良的小果，單純天真的約瑟芬進入校園中，也曾經一度要迷失在這樣子的世界裡。岡娜以糖果來誘惑其他人，無非是要透過利誘而享受到被人擁戴的感覺，進而可以以此影響力來驅除她不喜歡的學生，而其他跟著起鬨的同學們，居然沒有人可以發揮道德勇氣出面阻止，而造成了整個對於約瑟芬歧視的場面。觀眾的沈默或是附和，都是助長了暴力的產生。

問題小說中的同儕之間，衝突就不單單是性別或歧視這樣子的單純。學生在學校體制、教師權威之下，也存在著彼此之間的權力鬥爭，他們透過校園幫派建立校園的階級秩序，以暴力或金錢脅迫他人，置身當中的青少年，是要跟著隨波逐流，或是堅持自我不受脅迫，都是兩難的抉擇。

羅柏·寇米耶（Robert Cormier）於 1974 年的作品《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中，描述了一場令人怵目驚心的校園衝突事件，故事的主角傑瑞跟所有的青少年一樣，是一個一點都不起眼的中學生，他的母親剛過世、父親沈溺在悲傷中無暇顧慮到他，傑瑞沒有朋友，獨自處於沈默和孤獨之中，他對於未來感到迷惘，不想像父親一樣每天如行屍走肉，於是試圖要加入球隊讓自己有存在感，像他這樣子的學生其實並不會有機會與人產生什麼衝突，但是在一次學校要求學生販賣巧克力的活動之中，傑瑞因為聽從校內最大的地下學生組織「守夜會」的指示拒賣巧克力，而開始受到其他人的注意。「守夜會」的首腦亞奇對於支配其他學生的權力慾望以及影響力，讓他得以和學校主導人斡旋，所以全校都默許了傑瑞接受指示拒賣的行為，但是當期限結束，傑瑞依照自己的意志再度拒絕販售巧克力時，亞奇深感自己驅使別人的力量受到動搖，於是他在校方領導人的默許之下，對傑瑞展開一連串的殘酷的凌遲。

而《洞》（*Holes*）中的史丹利因為被控偷了名人的鞋，所以到綠湖營接

受管訓，他在裡面除了每天都必須持續的挖洞之外，還要忍受當中的同儕團體無時無刻的挑釁，如果他要在綠湖營生存下去的話，必須要懂得其中與他人之間相處的生存原則，這樣子才會過得舒服一點。校園霸凌的現象無所不在，青少年在被欺負與渴望友情的矛盾之下陷入兩難，等到無法忍受時，衝突就會一觸即發，沒有做妥善的處理的話，將會嚴重扭曲青少年的價值觀，對其人格發展的傷害不小。

三. 親子之間

家庭是社會的基石，也是人際關係發展的基處起點，通常影響著青少年的處事模式，對於家庭的依附關係，是青少年建立自我價值、培養成功獨立自主能力的關鍵。劉玉玲將家庭的系統分成封閉型與開放型兩種，封閉型即是功能異常的家庭，又分成兩個種類：一是疏離家庭，另一個則是黏密家庭。疏離家庭是指家庭成員之間很少互相依賴，因此彼此之間也很少付出關心，除非發生嚴重的問題才會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關注，因此在疏離的家庭狀況中，青少年無法學習到如何與他人相處的方法，他的人際關係便會產生差異。而黏密關係則是因為互動過於親密強烈，以致於過度干涉到彼此的生活，青少年無法從中學習到發展自我與獨立思考的方式，其對於家庭的依附性過於曲解而在獨立性上產生發展的障礙。開放性的家庭中，其成員具有充分的調適能力，因此可以維持適度的平衡，對於家庭有凝聚力之餘，家庭成員還擁有自己的獨立性，當衝突危機產生時，孩子可經由父母的處理態度學到與人相處的進退模式，在思考上具有開放性，養成正確化解與調適衝突的態度。因此劉玉玲點出：青少年在學校所發生的問題可能是他在家庭問題的一種呈現。學生的憤怒與壓抑可能是複製自母親和父親的性格鼓舞，為獲得家中均

勢平衡，所養成的行為模式或情感宣洩方式²²。張子樟將少年小說中的父子關係分成平行跟交叉兩種²³，但不管家庭功能是否彰顯，都直接或間接影響故事情節的發展走向。在校園故事中，家庭對於青少年在校行為而產生的親子衝突並非是故事的主軸，因此著墨不多，研究者將其分成幾種：

（一）助長衝突的親子關係：

早期的少年小說中的父母，多傾向於將青少年在學校所引起的相關問題交給老師去解決，也甚少干預，因此書中的主人翁，只能轉向同儕或是其他的師長求助，即使像是《山中小路》這樣子和諧的家庭，家長也沒有出現替約瑟芬解決學校的問題，更遑論是瑪蒂達或是基夫這種本身就充滿問題的家庭。瑪蒂達和基夫的家庭就是標準的疏離家庭，瑪蒂達的父母親都是疏於照顧孩子的家長，一個忙於事業，一個忙於賓果遊戲，很少關注孩子的身心發展，不僅如此，還對瑪蒂達的興趣——看書嗤之以鼻；而基夫更來自一個父親愛酗酒的單親家庭，父親喝了酒就對他拳打腳踢，基夫只恨自己還沒有能力脫離父親，但其實心中已經不對於父親有任何孺慕之情，兩個家庭的家長都無視於孩子在學校與老師之間的衝突，並且還將管教孩子的權力全然放手給老師，以致於孩子跟老師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孩子與老師的衝突，也建立在這場親子的衝突關係上，因此孩子不願意回頭向家庭求救，寧願轉而找尋其他的支持，甚至願意脫離自己的原生家庭。

（二）消極對待的親子關係：

有的家庭關係遊走於疏離的邊緣，這類的家庭有些是因為家裡經濟因素

²²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Adolescent Development: Crisis and Turning Point)，頁199-201。

²³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91。

而無法顧及孩子的教養，有些是因為家長本身有有無法處理的情緒，例如在《巧克力戰爭》中，傑瑞的父親就是一例。傑瑞的父親對於他總是態度冷淡，面對孩子的心事有心無力，這主要是因為家長自己本身他沈溺在自己的情緒中，渾渾噩噩的度過每一天時，於是失去關照別人的能力，反而成為孩子心中的一個陰影，當孩子企圖向他求救時，卻在他身上看到毫無希望的回應，對於孩子來說，不啻是一個嚴重的打擊。

傑瑞看著因為失去妻子而毫無生氣的父親，每天只剩下白天接著黑夜、黑夜接著白天反覆循環，只有單調的灰，讓他開始對自己的人生也產生懷疑，他回想起自己的母親當初生病之後只能任由病魔無情的侵蝕卻無能為力的狀況，讓他對照自己的生命，難道就要這樣子一直下去嗎？每天上學、放學，一成不變的生活，那麼他的一生，是否會跟他的父親一樣沒有目標、沒有意義呢？傑瑞在心中因此產生了很大的恐懼，父親的示範無疑是帶給他對於生命價值的負面觀感，強烈的衝擊了他的心靈，雖然他們之間並沒有對立的場面產生，但是在傑瑞的心中，已經嚴重的排斥了父親的行為。

當他看到街頭上的嬉皮，穿著老舊的衣服一副邋遢相，他們蔑視這個世界的態度還是令傑瑞著迷，而他自己呢？他身上體面的制服反而成了諷刺的對比，準時的公車象徵著他日復一日被套牢的人生。拒絕販賣巧克力的過程中，傑瑞受到同學再多的挑釁與惡作劇，卻始終沒有想要依賴父親幫他解決，當他看到父親因為受到電話騷擾，無奈的只能將話筒拿起的消極作法，父親那張被擊垮的臉，更刺激他要去面對當時的困境，終於接下了拳擊賽的戰帖。正如皮爾森所說的：

「鬥士」的原型教導我們要在世界中取得力量，……藉由它說出真相，以及拒絕粉飾太平或不讓負向事物進入生命的方式，來粉碎那

些消耗和剝奪人類靈魂的事物²⁴。

傑瑞想要反擊，不想要放棄，那不僅僅是他想要證明自己存活著，另一個層面來說，也是他對於長期以來父親無力保護他的一種抗議以及宣戰的方式。

（三）過度干涉的親子關係

當家長對於孩子的期望過高，就容易出現想要事事掌控的現象，通常這樣子的家庭家裡經濟狀況富裕，父親職位高，需要孩子成為他的繼承人，這一類的父親總是嚴肅而專制，並專注於自己的事業，以自己經營的方式為理想，期望他的孩子能達成，因此許多的要求加諸在孩子身上，而忽略孩子的其他的興趣喜好，自然也不會關注孩子在成長中需要關愛的另一面，家長的專斷成為親子之間的衝突，往往也剪斷彼此之間溝通的橋樑，孩子若不是選擇默默承受，就是逃離到家長無法管轄的地方，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消極的沈默或是積極的去追尋自我，孩子的心都已經背離，對於他們的人格與心靈，都已經留下不可抹滅的傷痕。

在《星期三戰爭》中，何令跟他的姊姊就是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家庭，父親是建築師，擁有成功的事業，對於父親來說，成功的事業跟完美的家庭可以讓他的名聲扶搖直上，因此他們的房子裡面一塵不染，走道上盆栽裡的 杜鵑花井然有序，連家裡的擺設有如沒人使用過一樣。何令的家庭依照著他父親的指示「完美的」運作，因為要讓父親所經營的「胡德胡德企業」營造好形象而順利得到任何工程的合約，何令的母親在家中是能個無聲無息的角色，而何令必須因此不能與將來可能需要甄選新大樓工程建築師的任何人起衝突，何令的姊姊則要聽從父親的意思，畢業之後進入父親的公司上班而非上

²⁴Carol S. Pearson著，徐慎恕、朱侃如、龔卓軍譯，《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頁105。

大學。父親的專制讓家裡的每個人引發不同的反應，消極承受的母親經常用抽煙來宣洩心中的鬱悶，眼看著婚姻關係中情感的逐漸淡去；姊姊逃離家庭去尋找自己；而何令若不是在學校中有另一份關懷維繫著他的情感，終究也會因為父親一再對他的漠視而對家庭失去信心。

人無法獨自存在，總是需要社會團體之間的互相幫助，因此接觸愈頻繁，相對的摩擦也會愈多，因此，學習如何在與其他人的互動間取得平衡，是人生一輩子的課題。



第三節 學校體制的抗衡

個人與自我衝突的故事常會延伸為個人與社會的衝突。由於生活環境的不適與壓力，故事中的主角常徬徨兩難之中，在內心一番掙扎後，轉而變成個人對抗社會。這類衝突主要是主角（有時主角的家人或親密夥伴）對抗社會主流的習俗和價值觀²⁵。

在校園故事中，我們可以將個人與社會之間的衝突視為青少年對於教育制度的反抗。羅恩·米勒（Ron Miller）分析美國教育的社會與知識發展的歷史，認為美國的教育提供中上階級提升經濟與專業地位的機會，而對於社經地位低下的群眾來說，教育是教導他們遵守社會的紀律，也就是說，這是一種建立社會紀律的管理文化模式，用以控制人類自然本性中的非理性衝動²⁶。高強華引用谷德（Carter V. Good）的看法，指出：「教育乃是個人經由所有的歷程，以發展其對社會具有積極價值的各種能力、態度以及其他行為之總和²⁷。」而觀念分析學派哲學家皮德思（R. S. Peters），則認為教育是一種價值的傳遞與創造過程，任何教育活動，都不能與價值和道德規範相悖²⁸。無論是由批判或是肯定的觀點，足見教育之於一個國家體系的重要性，就個人而言，教育具備對於智慧啟發、情感陶冶或是人性發展、人格培養的功能；對於國家社會來說，從傳達民族文化的傳統精神，一直到培養身為現代社會公民的應有的認知，以利於國家機器的順利運作，教育實在有舉足輕重的作

²⁵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70。

²⁶ Ron Miller著，張淑美、蔡淑敏譯，《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What Are Schools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台北市：心理，2007年10月），頁69。

²⁷ 高強華，《社會變遷與教育革新》（台北市：師大書苑，1988年10月），頁3。

²⁸ 高強華，《社會變遷與教育革新》，頁3。

用。因此，爲了使得教育能達到其功效，學校文化建立了一套成員必須遵守的規矩、規範跟期望，例如有秩序的環境、學生的整體感、標準化的成就測驗……等等，教師也透過期望，來與學生產生互動。

然而，許多規矩行之多年之後，逐漸產生與時代潮流相衝突的觀點，引發一波波的抗議衝突事件，因此近年來，對於學生自主性的尊重，教育部逐漸開放許多規定，還給學生做自己的主人，例如解除髮禁、校園穿便服、常態分班、多元入學方案……等，目的在尊重青少年的選擇權，也肯定他們除了課業之外的特殊才藝，然而，在傳統的校園規範裡，是否能確實接受這樣子新的思潮進入呢？在大政策的開放之後，校園真的能容忍學生提出的創意點子呢？於是，嗅覺靈敏的少年小說作家，也開始挑戰對於制度的禁忌。

克萊門斯曾經擔任過中學教師，因此對於長時間存在於校園內的制度顯然提出他的質疑，《成績單》（*The Report Card*）中，天才少女諾拉自小努力的讓自己正常，因爲她知道一旦她的天賦被其他人發覺，就會被另眼看待。諾拉希望自己與眾不同的情況不要被發現，因此她故意讓自己顯得很平凡，甚至考了較低的成績。諾拉發現，成績這回事能讓學生將自己分等級——聰明的、中等的以及笨學生，家中的父母親也會變成「A 製造機」，成績成爲學生壓力的來源，好的人更自負，而差的人對自己更沒自信。學校以標準化測驗來當作評量學生們一段時間內學習成效的方式，而成績好壞就完全取決於這些「正確答案」上。評量方式是毫無人性的、權威的和量化的是建立在學習目標「封閉的」定義上，而不重視個人獨特的發展潛力。²⁹這無疑暴露出長期以來學校成績評估的盲點：學生即使多麼富有創意，只要測驗成績不好，就算是「失敗」。於是諾拉採用考了 D 等第，來抗議這樣子以成績決定學生價值的制度，在父母的心中丟下了一顆震撼彈，父母親著急的到學校釐

²⁹ Ron Miller 著，張淑美、蔡淑敏譯，《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What Are Schools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頁 268。

清問題之所在，校方也試圖用心理輔導來找出原因，因此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不要講話》(No Talking) 則是從原本的男女生對抗賽，引發出對老師總是要學生不要講話的抗議。當有一天學生都不講話，那會是什麼樣子的局面呢？克萊門斯讓老師們著實的著急了好久，不講話，該怎麼上課呢？長期認為學生「不講話才是正確」的想法，在這本書中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學生不講話之後，校園安靜得令人感覺詭異，不但老師受不了，甚至連校長都出面要求學生「開始講話」！

《我們叫他粉靈豆》(Frindle) 則是挑戰文字的歷史，在字典裡的文字，都有其悠遠的歷史和演變的過程，但是最初的字究竟是如何來的呢？如果我們自行創造一個沒有意義的文字，是否真能取代原本的文字呢？學校既然為傳道、授業的場所，有其傳授「正確」知識的責任，但是正如前一陣子充斥青少年文化中的火星文或是注音文，是否真的沒有它的價值？學者站在學術的殿堂上捍衛文字的傳統，但是青少年們在私底下卻使用「沒有傳統」的自創文字來溝通，不可否認的，如果文字只是一個傳播的工具，那麼火星文與注音文的確有他存在的依據，但如果就文字本身的寓意來看，一個文字包含的歷史流變與蘊含的美感，的確需要時間賦予它美麗的外衣，因此孰是孰非，值得玩味。

而《午餐錢大計劃》(Lunch Money) 裡，討論了學生為什麼不能在學校販售物品的規定。葛雷和毛拉都是屬於聰明又有想法的孩子，他們自己製作精緻的漫畫小書在學校販售，遭到了校方的禁止，然而學校卻充斥著一堆產品廣告傳單讓學生去購買。根據校方的立場，所有在學校販售的書籍商品都需經過學區委員會的同意，因此毛拉與葛雷決定親自到會議中自我推薦，讓學區委員肯定這些漫畫的價值。如同戴文波校長所說：

試想一下，小孩子會想到各種可以賣的東西。我們要讓學校變成一個大型跳蚤市場嗎？如果我們允許這個提案，以後要如何拒絕其他

的提案？身為校長，我必須讓我的學校是一個學習的地方，而不是一個買賣的場所。（頁 250）

戴文波校長說出了傳統校園中，對於學生自行販賣商品、向同學賺取錢財的行為的看法。一般認為，金錢交易會讓友誼變質，也容易引起爭端，因此凡是與同學交易的行為一律是被禁止的，葛雷與毛拉意欲在學校販賣商品——儘管他們有嚴格的品質把關，但是對於戴文波校長來說，問題的重點並非商品好壞，而是學生私下在學校裡的交易行為，是不被允許的。葛雷和毛拉面對代表傳統的校長，挑戰的是長期以來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矩與制度，有其傳統不可動搖的思想基礎，因此他們勢必要替問題找到出路，才能讓衝突有一個平衡的解決方式。

第四節 「衝突」的附屬價值

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糾葛造成了衝突的事件發生，這是小說中一貫的情節處理方式，在本論文所使用的研究文本中，無論是對於自我、對於他人或是對於學校制度的衝突，也往往是透過與他人之間的對立而拉開序幕。故事情節在經過時間的推移之後，才會進一步追根究底去探尋與他人衝突的表面之下所面對的真正問題。

對於青少年來說，這段時期正處於從家庭過渡到成人的中間階段，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皆面臨到劇烈的轉變，青少年小說著重於這階段的主角在心理轉折的敘寫，凸顯了青少年希望獲得他人關注的想法，以及在學校同儕團體中，得到歸屬與認同的渴望。

校園文本中的諸多衝突狀況，環繞在主角的生活中，也同樣是青少年讀者經常遇到的問題。因此除了引起讀者共鳴之外，文本也傳達了一個概念，即是衝突是無法避免的生活經歷。既然無法閃避，那麼正面積極的去思考衝突的附屬價值，將遠勝於粗糙的將衝突升高或是消極的視而不見。因此衝突的產生，可以被視為被迫去檢視自己、自我反省的機會，蘇格拉底認為：「沒有經過檢視的生活，是不值得繼續下去的³⁰。」因為雙方的意見不合而產生的對立行為，來自於雙方主觀感受的不同，因而有憤怒不滿的情緒並產生敵意，但是在與對方互動的歷程中，無論是你來我往的勢力消長，或是獨處時刻的自我省思，都有助於青少年正視自己的缺點，除了修正自己，在面臨複雜的人際關係時，也能學習為自己做選擇，培養出正確的社交態度。

因此，透過文本中的三種衝突面向，個人自我的衝突讓青少年挖掘出隱藏在冰山底下真正的自我；與他人的衝突讓雙方達成共識、學習溝通；而對

³⁰ 引自馬瑞諾夫著，吳四明譯，《柏拉圖靈丹——日常問題的哲學指南》(*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s*) (台北：方智，2001)，頁79。

於整個學校體制的衝突，則對於長期以來學校規範與制度的合理性有了檢討與調整的機會。青少年校園小說的文本，並不任由對立的場面一發不可收拾，它只是藉由衝突的爆發，來討論發生在青年學子之間的種種問題，當然也提供給各個年齡層的讀者，有更多反求諸己的啟發。



第參章 試煉的旅程

如果我們把少年小說放大，書中的追尋路程無論是被動或主動，成長中的青少年都必須透過追尋來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校園衝突的發展，亦有其衝突、焦慮與調適的歷程，乃是成長儀式準則的放大³¹。青少年的心理歷程座落在每一個故事裡，經過時間與空間的輾轉流傳與轉變，最後以各種不同的樣貌與形式出現，透過對於自我、群體以及環境的磨合過程，從彼此摩擦的火花中交錯的衝突中找尋融合，從外在的大聲喧嘩逐漸轉化成內心的沉吟低語，整體的生命於是更加的靈動而生機無窮。

然而，衝突的過程中，往往因為彼此的想法對立或是身邊人事變遷，可能因為被孤立或是受威脅而引發出焦慮的情緒，這個焦慮便成為因應潛在敵意的防衛機制，並顯現出諸多的外顯行為。

衝突的產生，最直接的就是將原本存在的平衡打破，使生活不能依照以往的模式繼續運行，衝突帶給心中的衝擊，便是一種直接與間接的壓力，林瑟如將壓力定義為「是一種有關個人主觀的知覺現象，這個知覺現象是來自個人對自己內在或外在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因應能力兩者間的比較³²。」每個人都會有壓力的經驗，但是每個人對於壓力的感受與處理能力卻有很大的不同，若能因壓力而激發出更好的表現，就是將壓力作為正面提升的助力，若是無法調適，則會在這個階段產生各種情緒反應，甚至影響健康。

壓力產生之後，伴隨而來的生理與心理的影響，除了生理上的不舒服之外，更嚴重的是在心理上產生的諸多的心理疾病。根據美國精神醫學會所制訂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SM,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心理疾病被概分為幾大類：(一)精神分裂症(二)情

³¹ Joseph Campbell 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29。

³² 林瑟如，〈如何面對壓力——壓力因應策略的解析〉《學生輔導》，第34期，1994年9月。

緒性疾患（三）焦慮性疾患（四）身體性疾患（五）人格異常（六）解離性疾患（在此引用的是 DSM 4 的版本）³³。心理疾病依據這幾種類型而各有不同的外顯症狀，需要依照情況嚴重與否藉助就醫治療以減輕症狀。然而本研究中所指稱的焦慮，並非是主角有嚴重的心理疾病而到需要藉助醫療來改善，只是其中呈現的現象與部分心理疾病症狀類似，比較符合心理學家羅洛·梅（Rollo May）在《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一書中所說的：無法適切因應主觀而非客觀威脅時，所發生的情況。也就是說，在個人因此並不是客觀上的脆弱，而是他內在的心理模式與衝突³⁴。在此將其定義為係因衝突壓力而產生的諸多情緒調節失衡的狀況，呈現青少年在面臨壓力之下所產生的猶豫與掙扎。

本章節將針對文本中的衝突過程與焦慮行爲，提出分析研究。

³³曾寶瑩，《圖解心理學》（台北：易博士，2004年），頁 126-127。

³⁴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台北縣：立緒，2004年），頁216。

第一節 等待救贖

坎伯將英雄開始旅程之前的諸多徵兆稱為啓程的召喚，啓程召喚以各種形式出現，宛如在平靜的生活中投下一顆石子，石子激起的漣漪逐漸擴大，而衝突的產生也有如這樣子的漣漪逐漸展開，在日復一日的平靜生活中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也改變原本生活的運行方式。在校園衝突的文本中，研究者將衝突發生的徵兆視為青少年主角起身改變原來現狀的召喚，而角色們的基本性格或是家庭背景，則被作家們用來建立起衝突起因與走向的基本條件。

一、 主角性格

書中主人翁的家庭背景以及性格，對於衝突的引發佔有一定的份量，在研究的文本中，研究者依據實際出版的年代發現校園衝突的關係，依序分成同儕對立、師生對抗以及師生對談三個階段，而這三個階段中，無論是青少年主角或是與之立場相對的另一方（例如老師），都有形象上的轉變歷程，不一樣性格背景的青少年，要面臨的挑戰議題不同，也會在跟不同的「敵人」對立過程中有各種危機與轉機。

文本中的主角大致分為兩種，一是青少年主角，另一則是教師角色，以下先將主角性格，分成三種：

（一）純真的新生

皮爾森在《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一書中，認為複雜的生命表象之下，具有某種普遍的原型概念，她稱處於尚未墮落於伊甸園之外的原型即是天真者，而兒童即處於天真者的狀態。她說：天真者生活在一個尚未墮落的世界中，一個綠色的伊甸園，在那裡充滿了甜蜜的氣氛，所有的需要都被

愛和關懷滿足了。(《內在英雄》，頁 36) 所有的人出生之時都是純真的天使，他們純潔無暇，從天國降臨到這個世界，他們對世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的，也對於他人充滿信賴與真誠，所有的人都是和善的，所有的事物也都帶來喜悅和祝福，世界也必須是爲了他們而轉。

《山中小路》(Hugo Och Josefine) 中的約瑟芬，是一個剛剛要進入校園體制的新生，她來自一個教會家庭，是家中的獨生女，約瑟芬的生活就是與父親母親，以及一起，很少接觸其他同年齡的小孩，約瑟芬的個性純真善良，時常閱讀的報紙上，幻想著學校老師的模樣，對於即將進入的學校充滿了好奇與期待，從第一天媽媽帶著她到學校報到，可以看出她對於新環境的緊張與不安：

約瑟芬抓緊媽媽的手，他們一起穿過校門拾階而上，這是約瑟芬見過最破舊的石階了。四面牆壁傳來回音，學校裡有股奇異特殊的味道，教人肅然起敬。約瑟芬有點怕，她屏住呼吸，好一會兒才慢慢將氣吐向空中，她開心的嘆了口氣，原來學校的氣味就是這樣呀！現在她終於知道了。(頁 12)

她對於學校老師的樣子，也充滿了期待，她從老師的名字是「英格麗·桑達」來想像老師應該長什麼樣子，沈浸在自己美好的想像中。剛進入校園的孩子，就有如純真的天真者，他們走出由家庭所保護的遮蔽所，帶著之前對於家庭的全然信賴進入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校園，他們或許在心中已經編織了許多對於校園的想像，或是在私底下對於即將在校園的生活在心中演練過數百次，儘管帶著緊張的情緒，但仍然滿心期待，家庭美好的經驗讓他們延續在新環境應有的安全感，讓他們即使進入一個陌生的地方，也仍然認爲那裡還是他們理想的、無憂無慮的國度。開始進入學校就讀之後，

約瑟芬就將自己以往對於家庭的依附感轉移到其他的關係上——老師之間和同儕之間，試圖在與他們之間尋求親近，然而，互相依附的關係若能順利的從家庭轉移到學校，則天真者仍舊可以保有他的理想，若是一旦當他們無法在新的環境找尋到他們想要的歸屬與安全感時，原本的理想瞬間幻滅，天真者從此被迫走出甜蜜的伊甸園，而落入了人間苦境。

單純的天真者在新環境裡的最大問題為適應，他尚未決定自己要以何種面目來生存，因此總是容易受到各種關係的交互衝擊，約瑟芬渴望得到他人的友誼，因此被凱琳索利用也一無所知，而當梅莉莎爲了怕她洩漏事情故意親近她，她也無法分辨，她的脆弱容易惹人憐愛，但是相對的也容易受到惡勢力鎖定，變成被欺負的目標。

（二）家庭失調的孤兒

在同儕對立與師生對抗兩個階段的衝突題材中，主角多半都屬於此一類型，依照皮爾森的分類被稱之爲「孤兒」。在文本中，此類型的主角並非是真正失去雙親的孤兒，而是家庭功能較不健全，無法給予孩子適度的關懷，讓青少年在心中感覺有如孤兒一樣不被疼愛。本來該是被慈愛的父親或母親所妥善照顧的感覺，家庭若疏於彼此之間的親子關係，就會使得孩子產生孤獨與疏離的感覺。甚至有些家庭嚴重失衡到暴力相向的地步，這些感覺匯聚成被遺棄的痛苦，迷惑與失望的情緒紛擾，讓青少年產生恐懼，他企求能被呵護，但是卻是事與願違又無法改變，這時內心的徬徨引伸出來的外顯行爲，在消極的狀況之下便會畏縮、被動、對自我失去信心以及對環境產生疏離，積極的狀態則是對他人發出暴力行爲來先聲奪人以掩飾自己的空虛，但無論是哪一種，都是自我放棄的一種表現。根據這兩種現象，分析如下：

1. 疏離

皮爾森則認為，心中的孤兒會替自己在一個環境中衡量必須做的何種犧牲或壓抑，以便在新的環境中有符合的形象，因此面對一套有別於以往的制度標準，他們嘗試融入這樣子的規範之中，想要藉由遵守社會的標準規則模式，來符合社會期待的價值，也可以免於被傷害或是遺棄。

在文本中，作者常常使用不斷的自我對話來顯示處於疏離狀態的主角的內心掙扎，來凸顯理智與情感的矛盾，對於現狀的不安，卻又無力改變的無奈。傑瑞（《巧克力戰爭》）每天穿著制服、打著領帶搭公車準時到校，但是，路邊不修邊幅的嬉皮卻大大的撼動傑瑞的心，他的內心不斷反覆問著自己，卻又找不到答案：

而且什麼？

他不知道……他想到他的生命——去學校上課，放學回家。儘管他的領帶並沒有繫得很緊，而且是鬆鬆地垂在襯衫上，但他還是將它扯掉。他抬頭看著車窗上方的車廂廣告，試圖轉移思緒，不再想著剛剛發生的衝突。

為什麼？有人在沒貼廣告的空白處，用筆潦草地寫著。

為什麼不？另一人在旁邊寫下回答。

傑瑞閉上眼睛，突然一陣虛脫，就連思想都覺得好無力。（《巧克力戰爭》，頁 38）

傑瑞的生活雖然依照著應有的秩序而進行，但是在一再重複的一成不變：上學、回家，讓他覺得日子沒有任何意義，因此對於自己的存在產生了迷惘，這無疑也是現代青少年存在於升學壓力之下的寫照。

而何令（《星期三戰爭》）則是完全遵守父親的指示，努力配合所有大人

的要求，但是仍可以從他的話語中聽到弦外之音：

那天下午，我緩緩走回**完美的家**。不用抬頭也知道到家了，因為兩邊的人行道會忽然變得不一樣。所有的地磚會突然變成純白色的，一點裂縫都沒有。通往**完美的家**的走道也一樣，兩旁種滿搭配完美的杜鵑花，每一株的高度都一樣，粉紅色和白色的花朵依序相間著。……。我走過**完美的客廳**，那裡的沙發從沒人坐過，因為坐墊上都包著乾淨、僵硬的塑膠袋。走在這個屋裡，你可能以為這些東西都是要賣的，因為每一樣都完美無瑕。……如果有人進去轉轉門把、聞聞熱帶塑膠花或在閃亮的鏡子前拉拉領帶，一定會對胡德胡德企業完美的建築師生活留下深刻的印象。(頁 16—17)

何令有條件優渥的住家環境，但是在他的敘述之下卻是完全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性」，「沙發上乾淨僵硬的塑膠袋」顯示家庭成員少有（或是根本沒有）聚集在客廳的時間，使用「塑膠花」而非「鮮花」，也透露出一個表面完整卻甚少用心經營的家庭氣氛。結果當他進入廚房看到他的媽媽，不是在為家人烹調，反而是「熄掉菸，把菸味搨出窗外」，也說出家庭成員隱藏在心中的苦悶。何令為了成就父親心中「完美的家庭」的想法，完全斷絕與自己心中所欲所求，但是當他跟貝克太太討論莎士比亞作品《威尼斯商人》裡面夏洛克這個角色時，說出了：「他們不讓他這麼做，他們替他決定他應該要有什麼樣子，所以他被困住了，除了他自己，他做不來其他的樣子。」（《星期三戰爭》，頁 77）這一段話，其實也說出他的心聲，一個人若不能依照自己的心意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或是無法找出自己存在的價值，那麼生命將被虛擲而變成一場虛無，變成一場悲劇。

相同的情況出現在傑西（《通往泰瑞比亞的橋》）身上，因為父親不認同繪畫，因此他只好將對於繪畫的喜愛束之高閣，轉而練習會得到父親認同

的跑步，然而，符合社會的期待，不一定是自我的期待，它抹煞掉自己內心真正的渴求，因此讓自己隨時都處於迷惘之中，他的疏離是對於自我的疏離，他不願意傾聽自己心中的聲音，但是勉強去盲從，只會讓自我心中充滿更多的矛盾，因此讓他們無時無刻不因此對自己產生懷疑，對於未來也充滿了不安全感。

成人們因為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心理，所以總是理所當然的將許多的期望加諸在孩子身上，以一般的社會價值，要求孩子長成符合社會期待的人，希望他們出人頭地，卻因此忽略孩子的專長與興趣，而孩子被灌輸要用功才算是報答父母的觀念，覺得唯有讀書才是正途，造成無法勝任課業的孩子只好放逐自己，而成績優異的孩子，也因為給自己的壓力過大，導致社會上關於優等生自殺的新聞層出不窮。

體認到自己與整個體系不相容而將自己與之疏離的狀況，就如同羅花生（《巧克力戰爭》）一樣，他奉守夜會的指示完成了任務，儘管他接受這項任務，就像面臨末日審判般認命。（頁 53）因為大家都知道，你除了認命之外，別無他路可走。（頁 53）羅花生完成了任務，但卻導致老師從此臥病，最後更因此而去世，讓他的心中自此充滿內疚，他無法提出勇氣面對學校的惡勢力，也無力與傑瑞一起作戰，因此他選擇退出球隊、退出學校，選擇將自我疏離於這個群體之外。白櫟（《親愛的漢修先生》）則是剛轉到一所新學校，他說：

我在新學校裡沒有很多朋友，媽媽說我大概天生是獨行俠，不過我不確定。我只知道，剛轉到新學校，在還沒搞清楚狀況之前，一定得特別謹慎才行。或許，我其實就是那種不大引人注意的小孩。（47-48 頁）

他對於交朋友的態度消極、認為學校沒人注意到他，唯一讓他願意吐露心事的是素未謀面的一位作家，後來更轉變為寫日記。白樸並不嘗試對其他人訴說自己的孤單與寂寞，因為他從來沒思考過那樣子對他是否有幫助，他將自己與外界隔絕，將自己禁錮在疏離的囹圄裡。然而，整個大環境是一張緊密聯繫的大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我們需要經由社會的互動來瞭解自己，過度的盲從固然過於愚昧，但完全抗拒規範性社會的影響，也讓人陷入另一種偏執，落入更深沈的寂寞之中。

疏離是極端讓自己陷入寂寞的狀態，也都不是自己願意的狀態，菲利浦·科克（Philip Koch）說，寂寞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一種渴望與他人發生某種互動的情緒³⁵。因此無論是人際或是心理所帶來的疏離，都隱藏著想與世界互動的期望。當青少年發現自己被拋入一個無法選擇的存在方式時，無助與寂寞是可以理解的情緒反應，即使他選擇順服或是遠離而閉鎖自己，都將因自己所設定的框架而受到限制。

2. 武裝與攻擊

人的基本需求是希望受到他人的重視，肯定自己的存在，因此當他人不重視自己時，就越發想要藉由攻擊、惡作劇來引人注目，或是聚眾成為群體的惡來壯大自己的影響力。然而，惡的出現，無論多囂張、多傲慢、多逞強，其實本質上都是因為來自於內心的空虛，當他們以不理性的態度去引發衝擊，就成為一種暴力的表現。存在於青少年之間的欺凌，相較於世界的戰爭而言，雖然是一個小暴力，但是卻是日常恆久的存在於青少年的生活當中，對其他人所造成的困擾，程度卻不下於一場戰爭的影響。

基夫跟卡瑪（《基夫大戰鬥牛犬》）都來自於單親家庭，基夫長期被爸爸

³⁵ Philip Koch 著 梁永安譯，《孤獨》（*Solitude: A Philosophical Encounter*）（台北縣：立緒，1997年），頁45。

虐待，卡瑪則是每天與辛苦工作的媽媽總是用冰箱上的紙條談話。兩個人在學校都是屬於異類，沒有朋友，總是獨自一個人。基夫沒有好的環境讓他在學習上有成就，他學不來那些功課，也不想學，完全放棄自己，上課成爲最讓他感到沈悶的事情。他每節課都以對老師惡作劇來打發時間，老師對他的關心他也不願意接受，於是逼走了許多老師。而卡瑪是一個具有文字天分的人，她將行爲上的攻擊轉變爲一種過度早熟的世故，她伶牙利嘴、尖酸刻薄，在日記本中寫著對其他同學或老師的刻薄批評，當之前的老師一個個被基夫戲弄時，卡瑪自己也抱著看好戲的態度，她本身已經對於周遭存在著不信任感，連母親也被她以「冰箱」來戲謔。

而唐喬宜等七個青少年（《馬路十字軍》）的家庭只有在他們因爲被起訴上法庭時才出面，可見也是疏於維持與孩子之間的關係，因此他們逃學在外搗蛋，戲弄雜貨店的老先生，逞兇鬥狠，處處與人挑釁，總是要故意找人的麻煩，當他們剛開始看到教頭時，也要上前顯威風：

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點冒犯了漢克？漢克對這個老在附近逛來逛去的矮胖子，似乎非常看不順眼。不用說，漢克老大又想惹事了。

柏明傳來一個地板球，漢克假裝來不及接住，一股腦兒直往前衝，撞得這矮胖子一屁股跌坐在地，悶哼兩聲。漢克雙手叉腰，得意洋洋地低頭看著他，完全沒有要扶他起來的意思。（頁 30）

青少年透過在與他人的爭強鬥狠中建立自己的信心，先聲奪人的方式會讓他們擁有較多的掌控感，我們經常看到青少年與人叫囂，也是藉由在群體中先對他人挑戰來顯示自己的獨特地位，但是這樣子的行爲一旦在遇到比他們對局勢更瞭若指掌的人時，就會頓時收斂，所以也只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方式。在校園中，常有學生爲了要吸引他人注意，經常對其他人惡作劇，沒想

到因此讓自己的人際關係更加惡化，因為他並不知道與人相處時如何拿捏分際，不但沒有因此獲得群體的認同，最後更導致被大家視為麻煩人物的結果。

因此，無論青少年是疏離他人或是武裝自己，都顯示出家庭的漠不關心影響到青少年的心理發展，他們沒有良好的人際關係示範，也沒有從家庭中學到正向的互動模式，所以他們與自我和人際之間便產生距離，也無法順利過渡到社群的生活裡。這一類型的角色刻畫，多半是因為家庭關係而影響青少年基本待人處事的態度有多深，因此多半都呈現較極端的行為模式，不是消極的退縮就是過度武裝，缺乏與人協調的圓融。

（三）勇於實踐的創造者

皮爾森認為，大多數的人們都受到自我、社會與自然的約束，因此生活成了生活環境和自我限制之下的產物³⁶。因此在一個集體創造出來的體制之下，以個人獨特的方式重組自己的生活的人，就具備了創造者的原型，而克萊門斯的系列作品中，青少年主角便多半具有創造者的原型。

觀看克萊門斯筆下的青少年主角，多半生活在親子關係良好的家庭，父母皆屬於知識份子，無需為了家中經濟愁苦。他們也個性開明，注重親子之間的互動，青少年能得到尊重，有安全感，因此也比較容易在自體與他人之間求得平衡。他們多半沒有人際方面的問題，也無須對他人訴諸暴力相向，因此得以有更多的空間達到自我實現。他們充滿想像力與點子，很明白自己的價值是什麼，也勇於嘗試、勇於挑戰。尼克（《我們叫他粉靈豆》）是個充滿點子的小孩，他在中年級時就展現他的想像力，並且勇於實現，他在寒冷的冬天裡，將空調變成暖氣，教室於是變成了熱帶的南國沙灘，尼克的創意深得中年級老師的歡心，甚至在教室裡跳起草裙舞。大衛（《不要講話》）則

³⁶ 卡蘿·皮爾森著，張蘭馨譯，《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ening The Heroes Within*）（台北：生命潛能文化，2002），頁215。

是個交友廣闊，喜歡高談闊論的學生。他總是無所不聊，即使被譽為「全五年級最愛講話的男生」也當之無愧，但是他也是個勇於嘗試的學生，因此當他看到關於甘地認為不說話幫助自己釐清思緒的想法時，便試著開始一整天不說話來驗證甘地的說法。葛雷（《午餐錢大計劃》）從小就喜歡賺錢，爲了賺錢他想出了許多的點子，從幫哥哥們做家事來賺取零用錢開始，他也販賣檸檬汁、幫忙剪草皮，甚至還可以靠借貸給哥哥們而賺取利息，可以說是個相當有生意頭腦的小孩，並且期許自己長大之後可以成爲大富翁。諾拉（《成績單》）則是一位天才少女，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與眾不同，當她幫姊姊拼拼圖引起家人的注意時，這種感覺就像他們用眼神用力地推著我走，他們想要看一場表演，可是我只想作我自己。（頁 58）因此諾拉爲了隱藏自己的天分，不愛現、不賣弄聰明，甚至故思考了爛成績，因此在其他人面前，她只是個成績中等的學生而已。

這一類型的主角的產生，更符合現代的青少年形象，而且因爲思潮轉變，衍生出的衝突議題已經由人轉向制度，若主角不做此一設定，則很難明確討論傳統制度的缺失，但是也因此，主角的設定有被過度美化的疑慮。

二、教師角色類型

校園衝突免不了的仲裁者便是老師，即便有許多衝突是主角與同儕的之間的糾紛，教師的角色在其中也扮演著協調者或是助長者的一員，更遑論衝突的雙方互爲師生的話，教師的形塑也是影響衝突的重點之一。早期校園中的同儕衝突，文本中的教師多傾向具有愛心、耐心的平面人物，並不主動干預學生間的衝突狀況，而其中的成人也多半都屬於旁觀的角色；到了師生開始衝突的階段，作者往往將師生變成二元對立的方式，通常站在學生的角度去對抗一個身爲威權代表的老師，老師被塑造成不分是非黑白、沒有溝通餘

地、殘暴的形象，而學生卻是儘管身為弱勢但充滿智慧跟勇氣，最後必定邪不勝正，將強權打倒，這樣子的模式設計讓青少年讀者產生認同感，並傳達對於傳統教室中被放大的權力的一種抗議。近期的校園衝突文本，開始打破二元對立的狀況，出現了一種挑戰傳統的新局面，思潮的演進讓學生開始不再對老師的話唯命是從，而老師也不再只是一昧的打壓學生，作者將教師的面孔立體化，成為影響衝突走向的關鍵人物。

因此根據研究的文本，研究者將青少年小說作家們對於教師的形象描寫，分成以下幾種類型，此態度分類不涉及教師教學的嚴謹與否，而僅就面對學生遭遇衝突時所回應的態度，茲分述如下：

（一）溫暖型

此一類型的老師，通常都十分具有愛心跟耐心，他們無私的對處在徬徨中的青少年們付出關懷而不求回報，除了包容他們的魯莽與幼稚之外，還以自身的作為來傳達給青少年們一個正確的人生觀，並帶領他們走出挫折的黑暗。在《馬路十字軍》中的籃球教練，將自己對兒子的補償心理轉移到唐喬宜等七個孩子身上，他花了很多的心思為他們組成了籃球隊，除了訓練他們球技之外，也培養他們的自信，更替他們承擔外界懷疑的眼光。他肯定每個人的重要性，讓每個人都願意為了球隊作最大的努力。而《星期三戰爭》中的貝克太太，也是典型的例子，在她冷漠的表面下，卻是心思細膩、善解人意。她除了在各方面幫助何令之外，還給予來自越南的學生梅蒂溫情、提供梅兒·李父親的建築事務所逆轉財務危機的機會。貝克太太對於學生的付出，遠超過一般老師只在校園內、課堂上的範圍，她行事得體、懂得節制，正是所有學生都夢寐以求的好老師。

（二）權威型

權威型的老師，對於學生的態度分成敵對與冷漠兩種，前者是與學生分處衝突的天平兩端，產生二元對力的敵對立場，算是文本中的重要主角之一；後者則是站在周邊配角的立場，並不干預學生的衝突狀況（無論是對於師生或是生生之間）態度冷漠，並不試圖提供協助。

1. 敵對

敵對型的教師，可以說是故事中的另一個重要的主角，是與故事主人翁對抗、代表惡勢力的一方，為了塑造學生在這一場師生衝突中的弱勢，通常先就外型上，將老師描寫成虎背熊腰的龐然大物，在個性上也屬於容易暴躁、不可理喻甚至到殘暴的脾氣，以《瑪蒂達》與《基夫大戰鬥牛犬》中的兩位女老師最為代表性。當身為一年級的瑪蒂達或是瘦小的基夫和這兩位教師同時存在一個畫面中時，除了讓故事因為極度誇張到不可思議的形象對比，來凸顯敵人勢力龐大的懸殊關係之外，更提供讀者一種跳脫出常理的閱讀樂趣，引起對於故事將如何轉折的期待。

《巧克力戰爭》中的雷恩修士，在形象上卻有別於上述，雷恩修士被描寫成一個個子嬌小、皮膚白晰、看起來無攻擊性的外表，但是作者在他的無害外表之下，給予他善用心理戰術的本領。他的聲音輕柔宛如耳邊低語，但言詞內容卻有極大的威脅性，這樣子反差極大的描寫，也製造了另一種形象對比，更能讓讀者接受這位老師絕對不是可以輕易打發的。

2. 冷漠

冷漠型的教師通常是配角的角色，他既不是故事衝突的重點，也不會影響衝突的走向，他只是一個路過者，或許他伸出援手了，但是因為他缺乏對於狀況的敏銳度，因此並未替這場衝突帶來任何轉變的契機，學生也沒有因

為他的協助而得到任何的支持，甚至更多是並不提供援助的。

《討厭艾麗絲》裡有許多位老師，導師是個行事作風爽俐的小姐，她被描述成一位時髦、俐落的年輕女士，對於班上的秩序控制相當有一套。她執行班級紀律不假辭色，對於弱勢也不會浪費情感上的同情，因此班級裡的每一個人都在她的掌控之中。但矛盾的是，朱小梅與艾麗絲白熱化的對立對她來說卻無關緊要。因此，儘管表面上這位老師掌握了整個班級的運作，但實際上卻與學生保持很大的距離，並無深入瞭解每個學生的需求。《基夫大戰鬥牛犬》中，輔導室的米爾絲太太也是一位對學生漠不關心的老師。她自以為很有同理心的試圖對卡瑪進行輔導，以糾正她們以為的同性戀行為，她詢問的問題都企圖將卡瑪的回答導向自己想要的答案，並沒有真正理解卡瑪的內心，而當她在最後信誓旦旦的保證該次談話內容不會外傳之後，卻還是變成全校的話題，讓卡瑪在學校裡受到別人的恥笑與異樣的眼光。米爾絲太太相當符合公事公辦、自以為式的迂腐老師形象，在故事中雖不至於影響情節的走向，卻透露出主角在校園中的孤立無援。

（三）自省型

在克萊門斯的幾部作品中，他塑造了有別於傳統的老師類型，面對現在古靈精怪的學生們，勢必要有個能與他們在性格上相抗衡的老師。此時教師的形象有了新的突破，不再只是單一性格，教師有其維持傳統的立場，又必須有接受新思潮衝擊的胸襟，才能在與學生「交鋒」的過程中，激盪出智慧的火花。但是這一類的老師，在外表形象上為了符合維持「傳統」的立場，往往會被特別凸顯他們的一板一眼。

例如《我們叫它粉靈豆》中的葛蘭潔老師，穿著端莊、頭髮梳得很整齊、數十年如一日的維持全勤的紀錄，她的眼神堅定，所以雖然個頭嬌小，卻給人一種「巨人」的感覺。而《不要講話》裡的霞特校長，是位臉長腳也長的

女性，有著灰色捲髮和淺藍色眼睛。她「總是慎重地發出命令、設定準確的目標……在她的地盤上，更沒有一絲懶散、混亂的氣息。」(頁 90)《午餐錢大計劃》裡的戴文波校長也是個個子嬌小、條理分明的女士，她從小沒有看過漫畫，因此認為不看漫畫與卡通的童年會更好，而致力於讓學校的圖書館與教室擁有最高的閱讀水準。外表的嚴肅與處事的條理，代表該教師對於維持體制傳統的形象，但是並非是不可溝通的固執，因此在最後，教師的轉變可說是故事最大的驚奇。葛蘭潔老師樂於扮演壞人來促使尼克勇於思考、霞特校長主動認錯並加入活動而獲得學生的敬佩，而戴文波校長則是和學生共同合作，這樣子的峰迴路斡然轉成爲一種化干戈爲玉帛的模式。

第二節 挑起爭端

根據研究者依照出版（原文實際出版）的時間順序所分成的（一）同儕對立（二）師生對抗（三）師生對話三個類型，發現校園小說中所描繪的衝突產生方式，大致分成以下三種，包括因為犯錯而引發的衝突或是換了新的環境而與新關係（包括老師與學生）產生的格格不入，以及對於既有的學校體制所提出的質疑，茲就這三種衝突起因分述如下：

（一）犯下錯誤

人生的經驗總是由大大小小的錯誤堆疊出來的，而錯誤是學習最好的導師，從錯誤中學會正確處事的態度，是每個人成長經驗中不可缺的一部份，例如青少年總喜歡用惡作劇來發洩自己生活上的壓力，但是對於愛四處塗鴉的班吉（《第十八號緊急措施》）來說，將馬鐵拳的名字寫在牆上的人猿圖案之下，應該是他有生以來所犯下的最大錯誤了！從此他不能平靜生活，開始被恐懼追趕。馬鐵拳是全校個頭最大的學生，若不是因為懼怕馬鐵拳的報復，班吉也不會發現真實的自己，是個喜歡推諉責任、幹做不敢當的人，也從來沒想過為什麼他會有「老鼠」這個綽號。

唐喬宜、漢克、道生（《馬路十字軍》）等七個經常逃學鬼混的傢伙，因為毆打雜貨店的老莫而上了法庭，他們被判緩刑一年，因為一場錯誤而導致被交付管束，若不如此，他們就沒有機會遇上教頭而改變自己的人生。基夫（《基夫大戰鬥牛犬》）則以在課堂上惡作劇為他的重責大任，學習成就低下的他，對於課業無心也無能力，就只能在上課時想辦法整老師，因此一連逼走了好幾位老師，直到最後遇上強勢的英文老師，才逼他走上與之對抗的旅程。

在《洞》中，史丹利被以偷竊罪名送到綠湖營管訓，在那之前，他在學

校沒有半個朋友，他體重過重、老師也不欣賞他，他沒什麼自己的想法或許是因為他們家老是遇到倒楣事，所以即使史丹利是無辜的受害者，他也只能把綠湖營這個管訓的地方當成是某個夏令營。錯誤的發生源自於主角本身的性格，長期以來養成的個性使得主角有他們既定的行為模式，也是他們自己一直以來沒有注意到的盲點，因此，透過這樣子發生衝突，除了指出青少年的言行習慣之外，也隱含著要將這些行為模式修正的寓意。

（二）新的關係

在校園生活中，會因為轉學或是進入新的班級而認識不一樣的人，形成新的人際關係。陌生的環境、新的同學或是老師，總是會讓人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新的關係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從中產生許多負面的情緒，而負面的情緒便容易引起諸多的不滿，而引發衝突危機。校園故事中的衝突起因以此類為最多，其中所敘述的新關係，大概可分為新的環境、新的老師或是新的同學，這段新的連結往往對主角的內心產生衝擊。

朱小梅（《討厭艾麗絲》）的班級轉來了漂亮、聰明又有才華的富家女艾麗絲，讓她自己長期以來所以為的優秀頓時被戳破，艾麗絲優雅的身段，談吐舉止有禮，成績優異，並且在課堂上輕而易舉就達到老師的要求，讓朱小梅充滿嫉妒跟敵意。朱小梅的情緒，在艾麗絲轉學的第一天有幾番的轉折，一開始見到艾麗絲，從她的穿著打扮，朱小梅覺得她真是「我一生之中所見過最美麗、最優雅、最高貴的人了。」（頁 36）朱小梅因此急於向艾麗絲展示自己，希望艾麗絲能當她的朋友。接著她看到自己包裹著廉價包裝紙的筆記本在艾麗絲的旁邊更顯得幼稚，心裡開始感到一絲自卑。等到艾麗絲在課堂上有條理的回答出問題之後，朱小梅的自卑變為不喜歡，又慢慢加強為徹底的討厭，開始把艾麗絲當成敵人。

約瑟芬（《山中小路》）進入了學校就讀，遇見了形形色色的同學，各自戴著不同的樣貌與約瑟芬相處。她獨自上學的第一天，灰濛濛的天空飄著細雨，彷彿已經預告著她在這個新環境即將遇到的困境。她以為她會很快就認識所有的孩子，並且學會玩他們的遊戲，成為團體的一份子。沒想到孩子們的團體不接受她，仗著權勢欺負她的岡娜、為了利益接近她的凱琳、獨來獨往的吳莉，還有替她伸張正義的小果，這些人對於約瑟芬所表現出來的言行，交織出約瑟芬在這個校園中的心情轉折。

學生遇到新的老師，代表著有一套新的規則產生，在校園的師生關係中，通常老師就是給予人不可不遵從的規訓，《馬路十字軍》中的教頭出現，讓原本在街上遊蕩的幾個青少年開始進入紀律的球隊，接受紀律的約束使這些青少年產生了反彈的心態，因此一開始對教頭充滿了挑釁，故意唱反調，使得氣氛相當緊張；《瑪蒂達》與《基夫大戰鬥牛犬》中代表專制的教師，被塑造成一種暴力強權，學生在他們的壓迫下沒有受到尊重，不合理的規矩讓學生不得不起身反抗；《星期三戰爭》的老師貝克太太與何令之間，也因為每週三下午的宗教教義課程讓其他同學離校，所以造成了他們兩人獨處的時間，貝克太太因為自由改作業的週三下午被何令闖入而感到被打擾，所以想盡辦法要支開他，何令雖時時感到威脅，卻迫於對學校的規定而不得不硬著頭皮與之相處——儘管他心中時時感覺貝克太太對於自己的不友善。《蘭德理校園報》裡，作者在標題上直接標示出當「新」生遇上「老」師。在這裡的「新」，包含著卡拉以出來乍到的轉學生身份，也包含著帶來了新的想法。而「老」師，則是指教師羅森，除了身份稱呼之外，還帶有舊觀念、教書年資的久遠的意涵。新與舊之間，埋下想法上衝突的伏筆。

換了新環境也可視為新關係的一種，離開原本熟悉的環境來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在當中的孤獨和陌生感，會讓人產生自閉的狀況。在《親愛的漢修先生》中，主角白櫟是單親家庭家中的獨生子，平日在家中缺少手足關係的

陪伴，身邊的母親與他的互動也不多，而已經離開家的父親更不知道在哪裡。白櫟轉學到一個新學校，沒有任何朋友，老師也不特別注意他，因此白櫟只好持續寫信給一位素未謀面的作家，這位作家是在他尚未轉學之前，因為某次課堂作業必須寫信給作家而認識的，事隔多年之後白櫟寫信跟他傾訴新的學校生活，即使這位作家與他素未謀面，但比起其他都不認識的人來說，這位作家與他親近多了。白櫟問了作家許多的問題，也被要求回答一連串的問題，作家並沒有給他特別的待遇，而是透過回答問題讓他自己檢視生活，因此讓他逐步發覺內心的自我衝突。

（三）新的想法

學校體制是由團體共同創造出了來的制度，當中的運作與規範行之有年，而世代以來依循這個體制運作的教師與學生們也從無疑慮。但是在克萊門斯的系列作品中，卻開始對於師生一直習以為常的校園規矩產生疑問，所以衝突的產生，便來自於對於校園中的舊傳統產生的新想法，由學生提出新的想法來挑起爭端，而這些充滿創意的青少年主角，與傳統的教育觀念往往成了明顯的對立，便成為挑戰學校的既有權威。

在《我們叫它粉靈豆》中，葛蘭潔老師請尼克回家做了一篇關於字典由來的報告，尼克想要藉由這一篇長篇報告來擾亂上課時間，於是對老師提出問題：

他高高舉起手，甚至沒有等到葛蘭潔老師叫他的名字，他就開口了：

「我想是吧，可是老師你也知道，我還是搞不太清楚，為什麼每個字各自有不同的意思？這樣說好了，像『dog』這個字，是誰說這個字指的就是會亂叫、還會搖尾巴的那個東西？這到底是誰規定的？」

(頁 83)

沒想到葛蘭潔老師絲毫不被尼克的問題打亂步調，她說：

誰規定「dog」的意思是「狗」？就是你啊，尼克。就是你和我，還有這間教室、這所學校、這個小鎮、這個州，和這整個國家的所有人。我們都同意這「dog」的意思是狗。如果我們住在法國，就會認為那種毛茸茸、四條腿的動物要用另一個字來表示。……。可是如果這個教室裡所有的人一致同意我們用另一種方法稱呼那種動物，甚至教室外的其他人也全部欣然同意，我們就會改用另一個字稱呼牠。(頁 83-85)

葛蘭潔老師的話，讓尼克另外產生了新的想法，就像老師說的大家都欣然同意使用該字時，他改以「frindle」這個字代替「pen」就一點也不為過，但是尼克的這個新字，卻是衝突的開始。

《不要講話》中，大衛不講話的想法來自於準備關於印度的報告時，在書中讀到關於聖雄甘地的不說話習慣，書上並說：「甘地相信這樣可以幫助他釐清思緒。」(頁 49) 大衛感到十分驚奇，並決定身體力行看看是否不開口說話就能改變一個人的思考方式。大衛將這個活動帶到校園中，展開五年級男生女生的不說話比賽，除了遇到師長詢問時可以簡短以三個字回答之外，整個五年級的學生開始不說話。面對學生突如其來的特殊舉動，一向要學生「不要講話」的校長卻覺得：

霞特校長打從心底不喜歡這種感覺：似乎有某件奇怪的、全新的事正在進行中，而這件在她學校裡發生的新鮮事，竟然未曾得到她的允許就要展開。這項活動根本未經核准！（頁 100-101）

校方對於無法掌控的事情發生而感到氣憤，而學生的秩序固然變好了，卻反而因為無法自由使用語言而影響上課的進度，因此「不說話」的點子變成了衝突的起因。

《午餐錢大計劃》中，葛雷和毛拉在校園中販賣自製的漫畫書，遭到校方的禁止，因為「學校是用來學習和思考的場所，不是用來買賣東西的地方。」（頁 153）為此他們被校長傳喚到校長室加以警告，透過廣播在三宣布規定，並張貼告示。但是校方的告示大大的寫著「在學校裡面什麼可以賣或什麼不能賣，學區委員會有嚴格的規定」（頁 203）的字眼，卻引起了毛拉的注意，讓她產生將自製的漫畫書送到學區委員會上接受審核的想法，而這個試圖挑戰傳統裡「學生不能在校園販售商品」規定的念頭，讓他們與校長之間的衝突躍上檯面。

《成績單》裡的天才少女諾拉，取得好成績對她來說不費吹灰之力，但她卻時時讓自己維持在中等以下的表現。她觀察到無論是在學校或是家裡，成績的優劣讓求學階段中的孩子將自己分成了三個等級：聰明學生、中等學生和笨學生。以諾拉的成績來看，她是屬於笨學生的一區，但是事實並不然，她的學習成績都是故意考差的，她不需要用一張成績單來證明自己優於別人，也反對別人用成績的高低來將學生分成三種地位，她說：

有見識大部分學生都沒有說出來，就是成績差長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笨蛋，但這不是真的。好成績會讓另外一些學生以為自己很優秀，可是那也不是真的。所以學生都開始競爭、比較。聰明的學生覺得自己更聰明、更優秀，十分高傲自負；普通的學生覺得自己很笨，好像自己一無是處。而本來應該幫忙孩子的家長和老師並沒有幫上忙，只是增加多的壓力，還製造越來越多的考試而已。（頁 140）

對於諾拉來說，考試不過就是「用半個腦子把一大堆愚蠢的資料背起來」(頁87)，因此她試著要改變「以成績分類」的狀況，以低分來抗議成績至上的現行教育模式。這樣子的想法自然引起了她與周遭學校體制之間的衝突。

在「同儕對立」與「師生對抗」的衝突文本裡，作者使用的衝突產生多半以校園中的新關係為主，以青少年主角因為遇到與自己不同的老師或同學，而在生活上或想法上所產生的衝擊為衝突的起因，可以看出作者們處理的議題著重在探討青少年對於自我價值的肯定，以及渴望獲得他人認同的內心掙扎；但是在「師生對話」的文本中，雖然也是以師生之間為衝突的起點，但是教師卻已經轉變成學校固有體制的代言者，也就是說，雖然表面上是師生衝突，但卻是對著舊有體制發聲，處理的是有別於以往校園衝突著重在「人」的新議題。

第三節 負面的威脅

當衝突產生，雙方開始呈現對立的狀態，彼此之間的勢力消長影響著整個衝突的走向，在校園衝突中，最常見的是師生之間的衝突，長期以來教師的權威，使得教師得以運用長期以來整個社會體制、傳統文化賦予的地位，在衝突之中擁有優勢，權威想法既然產生，在校園內就是要鞏固老師的權利地位，許多老師利用社會文化上對於教師地位的尊崇，來達到校園組織運作的進行，如校園活動的推展、班級成績的提升，或是與學生之間認知差異、意見不合而產生壓制學生的行為等等，教師往往訴諸於直接命令，姑且不論要求的內容是否合理，但教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權威用語，容易引起學生反抗權威的想法，許多學生儘管敢怒不敢言，但衝突危機的種子已經蠢蠢欲動。其次，校園霸凌現象已經普遍存在於校園，欺負同學的學生已經由本來的少數團體轉變成一種全班或是全校的集體行為，而原本是多數的觀眾，在從眾或是置身事外的心態下，出現了助長暴力的狀況，當觀眾選擇了跟隨霸凌的行為時，他們甚至就將它當成理所當然事情。

一. 教師的權威：

在文本中，作者運用了許多描寫來展現教師的權威，透過這些權威的展示方式，來強調校園關係中教師一直以來的地位。

(一) 身體語言的權威意涵

教師對於權威的展示，是為了牽制別人與指揮別人，這樣子的力量，往往需要藉助外在行為顯現出來，因此關於權力的身體語言極為重要。朱利斯·法思（J·Fast）認為，「不知不覺中表現出來的身體語言，可以看出一

個人對於權力所持的心態³⁷。」對於權威具有強烈需求的人，往往目光炯炯有神、堅定，可以直視他人，在肢體語言上也顯得強勢與決斷，說話聲調高亢、斬釘截鐵不容別人置喙。透過身體語言上的展現，可以讓人在各種情況下擁有主導性。《瑪蒂達》裡的校長川契布爾小姐，即是這樣子的典型，她有著「倔強的下顎、一張冷酷的嘴和一雙傲慢的小眼睛」，(頁 91) 而且「總像一位納粹突擊隊員似地跨開步伐，雙臂飛舞著」。(頁 71) 《基夫大戰鬥牛犬》中的英文老師潘小姐，除了外型像個俄國鉛球冠軍得主，喜歡一邊說話一邊來回踱步，而且他踱步時，教室牆壁會晃動、天花板還會掉下屑屑，運用肢體製造出來的聲音，輔助了整個權威的氣勢，除了可以讓掌權者增強自信心，相對的也讓弱勢者在這樣子的壓迫下屈服，達到威嚇的作用。而在《討厭艾麗斯》中的導師貝爾麗小姐，雖然被形容是一位時髦、身材好的妙齡女郎，但是當她「冷冷地向那些叫嚷的人一個個瞥過去」(頁 20) 時，就像是一連串熱辣辣的耳光一樣有效，所有的人都立刻像倒下的骨牌一樣停止叫嚷，她也可以擺出令鐵達尼號下沉的冰山表情，讓全班沈靜下來。透過眼睛的瞪視是展現權威的一種方式，直接的瞪視會讓被看的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屬於一種具有侵略性的態度。通常一般人遇到這樣子的情形，會自然而然把眼光轉向，除非是天生好勇鬥狠的人，才會迎面與他相視，這也表示衝突一觸即發，否則一般人透過了把眼光轉開的舉動，除了表明不想與之衝突之外，也有了「屈服」、「順從」的弦外之音。

(二) 聲音的權威意涵

除了肢體的展示權威，用聲音掌控情勢是最直接有力的方法，高亢的聲音容易讓人精神為之一振，使人集中精神，所以《瑪蒂達》中的川契布爾小

³⁷朱利斯·法思 (Julius Fast) 原著，淑慎翻譯，《怎樣展示權力》(Body Politics) (台北市：遠流，1984年)，頁116。

姐講話時幾乎不曾用正常的聲調說話，不是吼叫就是喊叫（頁 93），《基夫大戰鬥牛犬》的潘小姐也總是用咆哮的方式對全班說話，或是貝爾麗小姐尖銳的大嗓門，讓她這位看起來十分淑女的老師，彷彿隨時都會爆出火花一樣。嗓門大的優勢即是在與人對話時，或是在人群中可以將對方的聲音掩蓋掉，中氣十足的發聲方式極具氣勢，對方在氣勢的壓迫之下顯得單薄，權力的消長自然呈現。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溫柔的聲音也具有權威的成分，伴隨在溫柔的聲音背後，是堅定的自信跟不容置喙的主張，也相當具有權威的架勢，《巧克力戰爭》中的雷恩修士，就在課堂上，用這樣子的語調羞辱優等生貝利，他溫和的、帶著憐憫的語氣，以宛如一場戲劇的方式上演他的權威宣示，他指控貝利的好成績是來自於作弊，他玩弄著語言與聲調，讓全班儘管明知貝利的清白，卻仍然附和著大笑，雷恩修士善用聲音，有如表演一樣，雖然最後終於有人出聲反對，但雷恩修士終究還是完成了一次讓全班陷入煎熬的權威展示表演。

（三）權威的象徵物

除了身體聲音來自於個人天生的權威架勢之外，教師擴展權威，往往借助工具，教師將教鞭呈放堂上以示學生，學生會因為害怕懲罰而警醒自己用功向上，然警示作用最後終究變成戕害學生身心的工具。在體罰有理的年代，家長請老師嚴加管教，甚至有些家長自行準備藤條給老師使用，在「不打不成器」的觀念之下，教鞭遂成為教師權威的一部份，或可說已經成為教師的象徵。在《走了一位老師之後》中，剛出場就已經死亡的巴老師雖未被詳細描述她的長相、教學方式，但是從學生片段的描述中，可以拼湊出巴老師是一個即便手肘患了關節炎，還是會照樣痛打學生的老師，學生在巴老師死後，不是悼念失去這一位從外地來此，付出青春在教學上的老師，而是活像是聽見了天籟似的（頁 22）；《瑪蒂達》中的校長使用短馬鞭，像是一把雙刃劍的

用來指著學生；而在《巧克力戰爭》中，雷恩修士總是甩著教鞭，這邊抽那邊抽：

他使用的教鞭有點像樂隊的指揮棒，又類似步兵的刺刀。他不時用教鞭的頂尖推開學生桌上的書本、拍打學生的領帶，或者順著學生的脊背輕刮下來；他耍弄教鞭的樣子，很像一個收破爛的人，正沿著教室每一排座位，把所有垃圾撥過來翻過去。（頁 39）

雷恩修士將教鞭當成武器，而面對他的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儘管只是一根細細的教鞭，而且並沒有很狠的抽打在學生身上，但在他移動時所產生的空氣流動，是伴隨著一股恐怖的壓力。恐懼不在於死亡本身，而在於死亡最接近時，雷恩修士在學生周圍有意無意的擺弄教鞭，營造出的氛圍，有一股暴風雨前的寧靜，但卻蘊含著無法想像的詭譎氣氛，令人不自覺坐立難安。最後，雷恩修士終於打破這個醞釀一段時間的氣氛，找了班上最好欺負的貝利下手，開始他的權威秀：

他一面說著一面比畫，他的手臂比出風吹的姿勢，握在手中的教鞭則順著風向揮動。突然間，無預警地，教鞭抽打在貝利的臉上。男孩又驚愕又痛苦地往後跳開。（頁 41）

在雷恩的凝視下，貝利不再揉臉頰，雖然他的臉上浮現了一道粉紅色的鞭痕。完全沒有道理，但情勢就是逆轉了。現在看起來，犯錯的一方好像是貝利，好像是他做錯了什麼事，好像是他自己在錯誤的時間點站錯了位置，才導致他自己的不幸。（頁 41）

教鞭伴隨的是無法抗拒的權威，也是一種暴力的武器，可以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也可以攻擊別人而又讓對方無法對付他，受威脅者受制於這種威脅之下，往往嚇得不知所措。

另外，在《不要講話》中，校長使用的擴音器也是一種權威象徵，為的是要在聲音上壓制其他人，校長總是在下課前確定好擴音器的電源是否充足，好在待會下課時及時壓制學生的喧鬧，聲音的大小關係著情勢的消長，可以主導控制整個場面，達到建立規範的目的。

二. 學生的霸凌：

即使在成人的社會也有霸凌現象的存在，但校園霸凌的現象存在於校園已久，而其手法跟技巧，往往不輸於成人世界的熟練，現今霸凌的情況並非是特定的某些加害者，已經由「被欺負的」、「欺負人的」與「旁觀者」，轉變成「被欺負的個人」與「群體」的模式，當中包含受害者隨時可以轉變成加害者的角色轉移，越趨於複雜。但在青少年小說中，仍舊維持三種立場的模式。霸凌的手法千奇百怪，但往往透過孤立被欺負者的舉動，讓他產生痛苦。霸凌所使用的手法，大概分為以下幾種：

（一）視而不見

霸凌最常用的方是就是先孤立被欺負者，他們對於被欺負者視而不見，當他如空氣一樣，誰也不跟他說話，甚至不看他，讓被欺負者感到沒有朋友的孤獨，傑瑞（《巧克力戰爭》）在學校便遭到這樣子的對待，他們看到他的視線是穿透的、他走過走廊時學生自動閃開、他的置物櫃乾淨得彷彿沒有用過，傑瑞感覺大家正在漠視他，把他在學校存在的軌跡刪除，他一開始還是著在班上舉手發言，而最後發現連老師也對他視若無睹時，傑瑞開始放棄跟

冷凍對抗，享受起這樣子的隱形人狀態，至少他可以不用提心吊膽擔心何時又要被攻擊。

但是，使用忽視來孤立被欺負的學生，最殘忍的就是又對他釋出善意，並將善意再度拿走。這種手法讓被欺負的孩子感到開心之後，隔天又把他打回地獄，在精神上的折磨遠大於單純的忽視。約瑟芬（《山中小路》）長期被校內同學所忽視，但是在某天她發現班上同學白勒蒂跟梅莉莎偷翻老師的皮包之後，原本對她視若無睹的梅莉莎，突然開始向她示好，不但下課時間跟她走在一起，還跟她分享心中的秘密，讓約瑟芬非常開心。但是隔天梅莉莎的態度又回復到之前的樣子，連正眼也不瞧她一眼，前一天的事情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一樣，讓約瑟芬又陷入前所未有的孤寂。

（二）言語的污辱

使用言語是最直接的方式，通常欺負者會使用「討厭」、「骯髒」、「難看」、「醜」等字眼來折磨被欺負者，這雖然是很老套的手法，但是長期下來會在精神上造成傷痕，畢竟人是無法忍受被別人當成是垃圾來看待的。

言語的污辱包括對於被欺負者家人的中傷，對於散佈這些言論的人來說，是不是真的並不重要，也沒有人去確認事情的真偽，傳播謠言的樂趣瀰漫在群體之間，成為大家可以欺負他的根據。約瑟芬（《山中小路》）的父親是牧師，對於不常上教堂來說的其他學生而言，約瑟芬因為父親職業的關係，與他人之間有著很大的距離，所以約瑟芬幾乎不認識村子裡的小孩，她被村子裡的小孩稱為「老古板」，而因為父親的身材高瘦，被取笑為「飛天竿」或是「黑袍老蟑螂」之類的綽號，似乎因為這樣子的綽號，讓大家更有欺負約瑟芬的理由。

此外，莫須有的傳言也會讓被欺負者感到憤怒，例如在《巧克力戰爭》中，詹達主動前來挑釁傑瑞，意圖刺激傑瑞先動手打他，他好以對方先動手

爲由將對方修理一頓。一開始傑瑞並不想接受詹達的挑釁，但是當他被詹達稱爲同性戀之後，再也忍不住想要動手，於是詹達達到目的，他們趁機狠狠的痛揍了傑瑞一頓。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基夫大戰鬥牛犬》的卡瑪身上，卡瑪爲了幫潛入老師家的基夫解圍，只好現身在要返家的老師面前，以仰慕老師的藉口拖延時間，好幫基夫逃脫，沒想到因此就傳出了卡瑪愛上老師的同性戀傳聞。卡瑪與輔導室老師的談話被在外面等候的同學瑞秋聽到了，消息自此散播出去。卡瑪在學校一向是獨來獨往的怪人，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與他人始終有一段距離，雖然她跟同學都處於英文老師的權威之下不能呼吸，但是同儕之間並沒有產生同仇敵愾的義氣，反而是在這時候將謠言傳得沸沸揚揚，一副要對卡瑪惡作劇的心態。走到那邊都有人對她竊竊私語，看到她一進入女廁所就趕緊逃出去，這樣子被議論紛紛的狀況快要將她逼瘋。

（三）不會被發現的小暴力

有一些暴力的行爲，會隱藏在不被師長發現的情況之下，並且持續的攻擊，一開始的一些小暴力，不知不覺變成了被欺負者「可以忍受的範圍」，於是即使被欺負者身邊有家人與老師環繞，他還是無法說出被欺負的事實。在《巧克力戰爭》中，傑瑞參加美式足球隊，在衝鋒陷陣的過程中，無論是隊友或是敵隊都趁機攻擊他，揍他的後腰、讓他跌倒失去平衡，而當他四面張望時，發現所有的人早已經回到發球位置上完全看不出是誰攻擊他；另外像是破壞他的置物櫃、割破他的新球鞋，或是將他的作業藏起來讓他必須面臨被當掉的危機，都讓他有口難言。當暴力的行爲在受害者所能容忍的範圍內，那就表示他們會「被乖乖地欺負」，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被欺負的人也變成了某種「共犯」。傑瑞被騷擾的情況後來擴大到回家的生活，每天晚上總是有咯咯笑的電話打來，讓傑瑞不得安寧，當傑瑞的父親在不斷被電話聲騷擾之後，他說：

「這世上總是有一些瘋子。」他父親喃喃說著，一隻手仍然擱在話筒上。

「如果你任由電話一直響，他們就會覺得他們贏了；如果你接了電話，他們會立刻掛上，但還是覺得他們贏了。然後這件事會不斷重複。」(頁221)

儘管這些電話已經影響他們的生活，傑瑞的父親仍然毫無察覺到兒子在學校被欺負的狀況，他們消極的承受不斷重複的騷擾，任由這樣子的狀況一直持續下去，除了無法及時將傑瑞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更讓他們一家都陷入無底的黑暗深淵。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霸凌是一種地獄心理遊戲，在肢體、心理或生理上的蓄意欺凌，是一種冷血的遊戲，光靠青少年本身是很難掙脫這樣子的無盡折磨的。

三. 同儕的冷漠：

在與權威抗衡的過程中，觀眾在助長或是消滅權威上，有著重要的關鍵，群眾若是沈默的，那麼將任由權威暴力無限蔓延，因為他的沈默好像無言的認證。……沈默是一種同意，沈默的多數確保了暴力的領域，只要觀眾無言地站在一旁，施暴者就可以不受影響繼續行動……³⁸。在後面的章節，研究者將會討論到從眾行為的產生，一個與群體不同的聲音出現時，會遭遇到的質疑與壓力，迫使人不能不服從。觀眾是無所不在的，而在衝突的場合中，選擇與權威者站在一邊，是最不會受到質疑的決定，他受到多數人的保障，不用擔心成為被排斥的對象。然而，因為群眾的沈默，也成為助長暴力的幫凶。在《山中小路》中，約瑟芬面對的不只是岡娜的排斥和欺負，岡娜的影

³⁸Wolfgang Sofsky (渥夫剛·索夫斯基) 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Traktat über die Gewalt)，頁131。

響力，也使得其他的同學一起嘲笑約瑟芬、孤立約瑟芬，某次岡娜試圖以糖果來羞辱約瑟芬時，有人試圖阻止約瑟芬上前拿岡娜手中的糖果，顯然是不同意岡娜的霸道，但是在多半的時間裡，這些對於岡娜的行為不以為然的學生，還是選擇沈默，雖然沒有跟著欺負約瑟芬，但是仍舊漠視霸凌的行為出現。

在《巧克力戰爭》中，傑瑞拒賣巧克力之後，有許多人也跟著想要抗拒販賣巧克力，因此巧克力的銷售成績一度下跌，學生們開始發現自己根本也不想販賣巧克力，這時，身為三一中學最大的學生地下組織——守夜會，開始意識到傑瑞的影響力將帶給他們多大的威脅，也就是一直以來能與校方相抗衡、能任意支配其他學生的優勢逐漸消失，於是守夜會的主導者——亞奇，開始思考要怎麼扭轉情勢。他動員了守夜會的學生幫其他人販賣巧克力，因此其他本來不願意賣的學生頓時沒有了銷售的業績壓力，其他人的壓力一旦解除，他們已經變成事件外的觀眾，傑瑞拒賣行為便也不再能撼動他們的心，於是，傑瑞之後遭遇的騷擾和惡作劇就只是傑瑞自己的問題，變成大家茶餘飯後消遣的話題。他們變成了保持距離的觀眾，為自己尋找一個安全的位置觀看，誠如索夫斯基所言：「恐懼所引發的『樂趣』通常源自於自身的安全狀態，清楚理解自己根本不用與恐懼正面衝突。³⁹」他們一邊感到恐懼，一邊又可以慶幸自己的安全，形成與受害者之間的鴻溝，除非觀眾對於受害者產生同情與認同，否則便助長了加害者的氣焰。當最後守夜會發起全校下注的拳擊賽，觀眾可以以下注的方式決定台上由誰向誰揮拳，引起了全校的響應，因為：

人類有兩個特質：貪婪和殘暴。……貪婪的部分——只要花一塊錢

³⁹Wolfgang Sofsky (渥夫剛·索夫斯基) 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Traktat über die Gewalt)，頁140。

買彩券，你就有機會贏得一百塊錢。另外還附贈五十盒巧克力。殘酷的部分——你可以觀看兩個人互相毆打對方，或許說互相傷害對方，但你自己很安穩地坐在看台上。(頁 241)

而吸引觀眾的是行為非受害者的痛苦，觀眾的情緒會在暴力之中亢奮、沸騰，血腥的表演讓他們陷入瘋狂，因此選擇沈默的觀眾最後變成幫兇，變成殺戮慶典的信徒。

然而，當加害者是少數時，群眾的力量卻仍然不能與之抗衡，在《基夫大戰鬥牛犬》中，卡瑪認為：

只要學生想，就可以毀掉老師的身心健康，可以讓老師精神崩潰。我們都知道老師手中沒有權力，不能打我們，不能用過份的方式管我們，甚至連對我們大吼都有挨告的危險。可是學生卻可以虐待老師，拒絕老師要我們做的事，對老師愛理不理或嘖嘖喳喳說個不停。事實上，只要我們喜歡，沒什麼不可以，除了暴力。(頁 35)

卡瑪說出了一件事實，群眾可以有很大的力量，特別是在校園中與教師抗衡時的優勢，但是為何局勢還是倒向權威的一方呢？後來她發現，因為人人自危，顧自己都來不及了，要大家團結同心站在同一陣線實在困難。(頁 35) 每個人都不願意當第一位勇士，他們害怕揭竿而起卻無人響應的窘境，當所有的聲音都傾向於默默承受，群眾會變成冷漠的觀眾，自掃門前雪，看到他人受苦自己倖免於難的人就謝天謝地，所有的是非觀念也因此被扭曲。

正如《巧克力戰爭》中的雷恩修士在課堂上當眾羞辱完貝利之後，面對台下默然的學生們所說的：

「你們這些可悲的傻瓜！」他說，「你們這些白癡！你們知道剛剛誰最棒嗎？誰最勇敢？」他把手擱在貝利的肩膀上，「葛瑞格•貝利。就是他！他勇敢地否認自己作弊。他勇敢地面對我的控訴！他挺直腰桿，站穩腳步。可是你們，紳士們，你們這些人，卻只會坐在那裡幸災樂禍，而另外那些看不下去的人，卻只敢袖手旁觀，任憑我為所欲為。剛才你們的表現，把這間教室變成了納粹德國。是啊，是啊。也許最後終於有人說話了。『哇，放過那個小鬼吧！』」他維妙維肖地模仿剛才那個低沈的聲音，「但這也只是個軟趴趴的抗議而已，力道太小，來得太慢。」(頁 62-63)

因為觀眾的沈默，所以他們變成另外一批加害者，他們眼睜睜的看著事情發生，眼睜睜的任由事件發展，在暴力的場合，沒有人可以藉口自己的無辜，因為他們在不知不覺，也變成參與其中的一員。

第四節 內心的掙扎

人們當覺察到自我與群體間產生了衝突時，就進入了試煉之路。試煉對於自我來講，將充滿了許多的考驗，主角在這段時間面臨內心的掙扎，實為文本中整個故事發展最為吸引人之處，也往往讓整篇故事的主旨在不斷的心情反覆與循環之下，有越顯澄清的作用。

一. 從眾行為

每個人從小就生活在群體之中，幼年時，希望受到父母親疼愛，於是我們以他們為榜樣，受到來自於他們的信念的影響，我們試圖要長成他們所期望的樣子。進入社會團體之後，我們又渴望融入群眾，希望變成社會價值中的一部份。以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我們跟隨著別人的行為模式來行動時，我們就是從眾⁴⁰。對於從眾的行為，社會心理學上並沒有給予對或錯的評價，只是將它視為是一種「資訊性的社會影響⁴¹」，認為它們探討出他人的行為是一種資訊，人們是依循這項資訊在曖昧不明時做決定。資訊在曖昧不明時，人們並不知道怎樣回應是正確的、適當的，因此在這樣的不確定狀態下，越容易依賴其他人的判斷。如果他人是具有專業地位的角色時，對於其他人越有指引的價值。為了讓其他人認同我們自己，我們常常順從團體的行為，尤其是社會規範之下的從眾行為，正是為了不被他人所忽略或拒絕，我們可以繼續屬於這一個社群團體，在其中享有團體的利益。

青少年意識到從眾引起的心理爭執時，他便要面臨追求自我的意志或是

⁴⁰Elliot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著，李茂興、余伯泉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頁284。

⁴¹Elliot Aronson、Timothy D. Wilson、Robin M. Akert著，李茂興、余伯泉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頁284。

取悅他人進入團體的抉擇。留在團體裡，是一個我們已知的世界，是一個讓自己安心的場域，淹沒在人群中跟著群體行動，就不會有什麼「大錯」，不需背負責任，也不必忍受其他人的排斥，然而，當自己盲從的跟著大眾起舞或是跟著旁人依樣畫葫蘆時，已經失去自我思考的能力，而只是相信那多數人決定的就是正確的。因此，選擇離開的人成爲了流浪者，而流浪者必須冒著忍受孤獨與失去的恐懼，具備迎向未知的勇氣，因爲未知是「新事物」存在之處，也是你在世界上唯一能找到可能性的地方⁴²。

離開群眾之後，那些存在於舊社會的壓力會開始不斷的挑戰你，一種是試圖勸說歸隊，另一種則是變成將你視爲敵對。當傑瑞開始以自己的意志拒賣巧克力之後，已經沒有學生龐大的組織守夜會在他的背後撐腰，因此傑瑞無疑的是背離所有三一中學的社會性規範，他的朋友羅花生儘管心中不認同賣巧克力的行爲，但是仍勸傑瑞開始販賣巧克力。顛覆傳統的「Frindle」在校園內引起師生的對立，甚至引起家長的抱怨、校車司機也威脅說要罷工，到最後連學校董事會和督學都得介入，因此校長只好親自出馬去尼克家，希望尼克能終止這場混亂。而當雷克頓小學五年級的學生們開始不講話時，所有的老師都感到十分困擾，因爲不講話就無法上課，因此老師們紛紛要求學生開始講話，以求課程能順利進行。

群眾將你視爲敵對時，將形成一股強大的勢力。它們監管、說服而終排斥異議份子，並且認爲與團體相違背的人必須要受到「懲罰」。莫頓·盧將曾經發生在一九六九年的一所高中歷史課實驗，寫成《浪潮》（*The Wave*）這本書，書中說到歷史老師在課堂上實驗創造一個類似二次大戰時德國納粹的情況，藉此探索納粹心態，解開當時德國民衆何以能坐視納粹的暴行而不管。他們首先成立組織，推展「紀律、團結、行動」，他們互相拉攏進入這個組織，

⁴² 羅賓·夏瑪（Robin Sharma）著，詹采妮譯，《朱利安與我——發現天命和自我覺醒的七段旅程》（*Discover Your Destiny—With 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台北：宇宙花園，2008年9月），頁34。

會員彼此監視對於團體的忠誠，而不願意入會的學生，則遭受到暴力與恐嚇，他們被群體的意識抹煞了個體的思考能力與自由，變成一種群眾的暴力。

《山中小路》的約瑟芬進入學校之後就受到岡娜的欺負，岡娜的家庭背景讓她有足夠的資源吸引群眾，因此共同形成一股勢力，當岡娜處處與約瑟芬過不去時，其他的學生也透過言語的附和和訕笑，一起抨擊、孤立約瑟芬，形成一種群眾的暴力。傑瑞的拒賣巧克力之後，也有來自群體的壓力，他們首先是試圖說服傑瑞，請求他開始接受販賣的工作，但是當說服失敗，他們便對於傑瑞展開一連串的惡作劇，最後他們更設計了一個嚴厲的比賽，讓群眾瘋狂的下注去制裁傑瑞，誰叫他違反規定？誰叫他違背團體？群體在「教訓」異議份子時總是十分有辦法，常常使得當事人不得不屈服於這樣子的壓力之下。

二、焦慮

羅洛·梅 (Rollo May) 認為，焦慮是因為某種價值受到威脅時所引發的不安，而這個價值則被視為是他存在的根本⁴³。他將焦慮分為「正常的焦慮」和「神經性的焦慮」兩種，「正常的焦慮」屬於原始焦慮，是人類面對自然力量、病痛、脆弱以及終極死亡的脆弱，並未隱含敵意也不會引出防衛機轉。而「神經性的焦慮」正好相反，它會有壓抑和其他心靈衝突的形式，於是便會產生許多形式的退縮行動與警覺。而劉玉玲也認為：焦慮是對壓力情境中不能預料或不能確定層面的反應⁴⁴。所以一般而言，「焦慮」一詞即意指「神經性的焦慮」的意思⁴⁵。也就是說，受到衝突的影響，面對於無法解決的阻

⁴³ 羅洛·梅 (Rollo May) 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 (台北縣：立緒，2004年)，頁206。

⁴⁴ 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Adolescent Development: Crisis and Turning Point)，頁184。

⁴⁵ 羅賓·夏瑪 (Robin Sharma) 著，詹采妮譯，《朱利安與我——發現天命和自我覺醒的七段旅程》(Discover Your Destiny—With 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頁214-5。

礙時，青少年在生活上、心理上都承載著極大的壓力威脅，這些壓力反映出來的狀況便是焦慮，然而當事人本身可能不自覺於這些狀況，所以焦慮變成了一種替代性的語言，透過行為舉止而不由自主的顯現出來。

根據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一書中，認為青少年的負面情緒分成幾種狀況，以下將對照文本中的主角負面情緒分述如下：

（一）恐懼與孤獨

人們恐懼孤獨，是因為固著在與他人的關係上，需要被關懷、被喜愛、被尊重、被平等對待是人類共同的心聲，甚至關係也可轉變為權力、結合或保護，層層的關係之中隱含著彼此拉扯的消長勢力，若是當中的關係不能為任何一方所同意，例如對於被喜愛的需求、被尊重的需求，或是自我之於他人的權力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就會藉由衝突而浮出檯面。

在《討厭艾麗絲》中，朱小梅討厭艾麗絲是因為她想要被大家重視，所以不能容許有人奪走她原本的地位，但實際上，朱小梅在學校沒有知心朋友，老師們也對她常常說謊的習慣感到頭痛，不管有沒有艾麗絲出現，朱小梅都不是大家關心的對象，朱小梅只把重點擺在與艾麗絲的對抗，卻沒回頭想想自己的真正價值是什麼，反而是艾麗絲將自己的天分發揮得宜，否則即使出身富裕家庭，也不見得能讓艾麗絲如此出色。

而《親愛的漢修先生》裡的白櫟，一直渴望父親還關心他，他始終等待著在外地的父親的來電，也時時回想小時候一家三口一起住在卡車上的生活點滴，幻想著父親在公路上的狀況。其實白櫟的心中，一直潛藏著擔心父親會忘記他的隱憂，這樣子的憂慮讓他不快樂，甚至覺得父母親的離婚都是因為他出生的緣故。他一大早就跟著媽媽出門，儘管離上課時間還很早，但是他害怕自己一個待在家中的寂寞，所以寧願「走慢一點」去上學。晚上他躺在床上想像著開大卡車的爸爸在公路上載著一箱箱棉花或是蕃茄的情景，或

是從期待爸爸突然出現送給他生日禮物、在班上同學的面前用大卡車載走他……等等，都顯示出他心中的孤獨。

（二）壓抑與逃避

當被現世的要求所擊倒的時候，感覺到的悲傷和失望會使人感到抑鬱寡歡，會產生擔憂、壓抑、不安的狀況，有些人會因此而選擇自殺，或是以藥物試圖減輕眼前的感受，這都是透過其他方式轉移注意力來逃避眼前的困境的現象。

在《第十八號緊急措施》中，班吉得罪了馬鐵拳之後，因為擔心被馬鐵拳痛揍，於是四處尋求援助，他先試圖向母親求助，但是母親不以為然，於是他又想著讓鄰居太太幫助他，甚至幻想中風的鄰居先生能清醒過來，替他對付馬鐵拳。當他發現這些大人都不能幫助解決問題時，他只能靠著躲躲藏藏的方式來逃避現實，然而，班吉周遭的大人之所以對他的問題視若無睹，是因為班吉並沒有說實話，他隱瞞了其實爭端是由他自己先惡作劇而引起的，因為不肯面對其實一切都是因己而起，因此他編造出來的理由不能取信於其他人，自然無法獲得他人的協助，而班吉總會不由自主在牆壁上亂畫，這些文字也顯示出他內心的焦慮。

《討厭艾麗絲》裡，朱小梅逃避壓力的方是就是躲到醫務室，朱小梅喜歡沒事就到醫務室去，除了可以偷聽隔壁教師辦公室傳來的話題之外，這裡還是個隱密的地方，醫務室裡有張記滿她大大小小病症的醫療卡，都是她在芭蕉鎮六年來編出來的症狀，躲在這邊可以讓她逃離外面的世界，讓她覺得有安全感，當她深覺自己受到艾麗絲藐視或是感到難堪時，她會到醫務室要顆阿斯匹靈，或是貼上 OK 繃，即便她的手肘沒有受傷，但是「OK 繃對我往往有一種撫慰的效果。」（頁 48。）朱小梅也經常編織謊言，除了在遇到一時無法下台的狀況時會稱病躲到醫務室之外，對於讓她無法啓齒的家庭成

員

，她也編了許多謊言來掩飾他們的身份，例如遭到通緝的親生父親被說成是在空難中殉職的飛行員、當餐廳服務生的母親是飯店經理、遊手好閒的哥哥正在接受訓練要成為傳教士……等等，在艾麗絲面前，朱小梅無時無刻不編織謊言來膨脹自己，想藉之與艾麗絲的完美家世抗衡。

在《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傑西不喜歡他的生活，一直到柏斯萊進入他的世界，柏斯萊不同於鎮上其他的女生，她剪短髮、穿著褪色的、剪了半截的牛仔褲和汗衫，而非洋裝那種「得體的衣服」。柏斯萊的家庭是嬉皮的代表，不見容於當時的社會，因此即使傑西深深受到她的吸引，卻不敢跟她打招呼，而且她的穿著滑稽，傑西替她感到很難為情。傑西裝作冷漠來逃避柏斯萊的熱情，他假裝沒聽到柏斯萊對他示好的話，他跟其他人一樣孤立她，但是在傑西的心中，卻不禁稱讚起柏斯萊在跑步時，如飛雁一樣流暢的美麗姿態。

顯然，逃避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無論是來自於輿論的壓力或是自我的衝擊，受到刺激而產生了焦慮的狀態，讓人選擇暫且不去面對它，故意對它視而不見，然而，短暫的逃避並不能解決真正的問題，表面上的抒解是一種假象，只會不斷的累積壓力，最終他們還是得要面對真正的問題。

（三）敵意與衝動

如果將逃避當成對內心面對焦慮的消極態度，那麼衝動就是一種表現在外在、沒有經過思考的外顯行為。武裝自己、率先發出攻擊，就可以讓自己有先發制人的安全感。

《馬路十字軍》裡的漢克，一直以來就是暴躁衝動的個性，隨時以拳頭跟挑釁來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遇到了教頭限制的諸多條件，自然不服氣的心態就會產生，首先他就挑戰教頭立下不准抽煙的規矩：

少來這一套，我們球隊八字還沒一撇咧，而且，又不跟人家比賽。
。再說，那些工廠球隊在球賽期間都可以抽煙，我們為什麼不行？
(頁 64)

漢克露出我們非常熟悉的那種凶惡眼神：「如果你窮得連包香煙都買不起，告訴我，蘇大教頭，我會賞你一支。但是，你不必跟我擺老大，我不吃那一套，知道嗎？」(頁 65-66)

漢克先用言語激怒對方，接著以肢體挑釁：漢克舉起拳頭在教頭面前晃了晃。
(頁 66) 終於跟教頭到了正面衝突的一刻，兩個人打起架來，雙方都在這激烈的打鬥中掛彩，後來即使是由會柔道的教頭獲勝，但是在漢克的心裡還是感到不服氣：

教頭上前順手給漢克一巴掌，反手再抽他一耳光，啪啪兩聲，十分刺耳。「你受夠了吧？」他狠很瞪著漢克說。

但是漢克搖搖頭，一腳踹向教頭的小腿。教頭伸手將漢克反轉一圈，又賞他兩掌，漢克跨前一步，膝蓋一軟，臉朝地板趴下去。(頁 69)

漢克雖然暫時受制於教頭，但在這段關係尚未讓他心服口服之前，他仍舊藉由打球來不斷挑釁其他的球隊成員。

《基夫大戰鬥牛犬》裡，基夫被英文老師課堂上的羞辱，都讓他數度想掄起拳頭，後來他選擇半夜潛入老師的家搞破壞，即使這樣子做對自己並沒有好處，因為這樣子不但不能擺脫老師，萬一讓老師知道是他做的，還會讓老師對他的態度更變本加厲，但是基夫還是選擇了這個不計後果的行動，因

爲他心中充滿了恨意，讓他燃起復仇的熊熊怒火。基夫與老師，並非單純的只是課堂上的互相不順眼，而是追溯到以前曾經有過的恩怨，作者沒有提，但是透過卡瑪點出基夫早些年與這位老師曾因某艾種原因相識，且顯然不是個愉快的經驗，因此新仇加上舊恨，讓基夫更加衝動。

另外，在《討厭艾麗絲》中的朱小梅，因爲艾麗絲的出現威脅到她的價值，所以心中產了許多想像，她認爲艾麗絲的所有舉動皆是針對她，不想讓她有表現的機會，要打壓她，因此，她除了將艾麗絲的言行自動詮釋爲負面的含意之外，對於班上所有能出風頭的機會，都有搶著爭取的衝動，卻沒有仔細思考自己是否能勝任。

羅洛·梅（Rollo May）在《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一書中說：焦慮與敵意互相關聯，其中一項的出現，往往會帶動另一項的出現。（頁285）也就是說，焦慮與敵意互相影響、互爲作用。但是他也認爲，人只要活動受限就會產生敵意，這是正常的現象，但是焦慮往往潛伏在敵意之下被壓抑住，而影響生活或是自己的外顯行爲。敵意太高，容易與人衝突，也比較不受歡迎，若是因此對人產生攻擊性等欠缺考慮的行爲，常常只會使問題更加擴大不可收拾，也容易造成當事人的遺憾。

第肆章 解決問題

當衝突的過程隨著時間延展，青少年主角在其中也歷經了各種焦慮的情緒，從一開始的手足無措與徬徨不定，最終會走向事件落幕的關鍵點。在這段時間裡，青少年主角試著在危機中尋求自我的調適，讓自己的情緒獲得平衡。張子樟認為，「調適」是指個人或團體，以適當的妥協或調停方式，來消除或減少敵意的調整過程⁴⁶。衝突當中遇到挫折與壓力而引發的焦慮行為，需要抒解的管道，透過周遭環境的幫助或是自我觀念的轉換，有其關鍵性的轉捩點。當然，每個人的面對困境的處理過程不盡相同，有的調適狀況也可能只是暫時的抒發，並未能長久的解決問題，但卻正是不同性格的青少年主角所發展出來的因應方法。

當然，作者也安排了周遭的教師、同儕或是親人在青少年主角身邊適時的伸出援手，安撫他們的情緒、開導他們的心結。這些周遭關係的幫助，最終成為青少年主角走出困境的指引，讓他們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也讓他們在這一段奮鬥的過程中不感到孤單。

本章將針對研究文本中所描述的調適方式，以及分析周遭的助力，來析看主角如何從自我侷限的焦慮現象之中破繭而出，取得自我與他人的和解和平衡。

⁴⁶張子樟，《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論》（台北：東大，1991年），頁10。

第一節 支持的力量

歷險的英雄順應著召喚開始追尋的旅程，在路程上，會有阻礙擋在路途
中，也會有代表善的保護力陪伴著英雄前進，坎伯透過神話故事將其歸結為
一個超自然的助力，但是在現代寫實小說中，超自然的助力落在現實社會，
改以現實的形象出現。青少年許多最初的價值觀點接來自於家庭，透過在家
與家庭成員的相處發展出自我與團體的概念，因此倘若家庭功能失調，則對
於青少年基本的社群能力產生影響。待青少年跨入家庭以外的社群之後，便
會產生適應不良的情況，尤其是成長到這個階段，正是開始發展家庭之外社
群關係的年紀，無法與社群取得共處的模式，將會如我們前面所言，產生疏
離的現象。青少年小說中，在校園衝突上為青少年們安排了在他們身邊的支
持力量，這些重要的力量為了順應召喚的英雄們而匯集，它支撐當下、立於
未來，以及過去。

（一）同儕

許多校園衝突的內容環繞在師生衝突上，教師代表的是權威，而學生就
是被權威迫害的角色，在這樣子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情節中，處於旁邊的第
三者——同儕就成了主角最重要的陪伴。許多的文本都強調同儕的重要性與
影響力，青少年尋找瞭解自己的伙伴，願意在與強權對抗時協助的關係，莫
過於同處在被強權壓抑下的同儕團體。克萊門斯的系列作品《不要講話》和
《午餐錢大作戰》裡，主角挑戰的是對於學校制度的規矩以及立下這些規定
的老師，雖然一開始的對立是男生與女生之間的賭氣行為，但不知不覺中，
他們也變成了合作的關係，轉而成為砲口一致的戰友，使得這場抗爭得以維
持下去；基夫（《基夫大戰鬥牛犬》）在學校內是其他同學唯恐避之不及的「壞

學生」，對抗老師的過程中，也有同屬於學校異類的卡瑪相陪伴；瑪蒂達（《瑪蒂達》）則是有一位知心的好友拉德溫，以及雖然是身為老師卻比較類似朋友身份的哈妮小姐。而《山中小路》中，約瑟芬有小果作為引領他找到方向的提燈、《第十八號緊急措施》中，雖然沒辦法阻止馬鐵拳但是卻總是一再警示班吉的艾西，都在重要時刻提供書中主角一個趨吉避凶的助力，讓他們得以對抗校園中的同儕霸凌。《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裡，柏斯萊將傑西從沈睡中喚醒，她肯定傑西的天分，並陪伴他度過一段互相扶持的時間，柏斯萊的生活態度、豐富的想像力，都成為傑西在她離開之後能面對憂傷的勇氣。

（二）教師

從古自今，教師就被文化賦予神聖的地位，教師接續家庭的功能，帶領青少年進入另一種社會團體，除了諸事的傳授之外，所表現出來的身教與言教，都是青少年學習的榜樣。教師在學習成長的過程中猶如一位擺渡者，他將青少年引渡到一個新的世界，讓他們開啓新的視野，教師對於青少年的重要性不能輕忽，因此校園故事裡，許多教師透過其言行幫助主角平撫成長中的焦慮與無奈，甚至取代家庭給予的支持。

最具代表性的是《星期三戰爭》中的貝克太太，表面上，貝克太太與何令似乎是因為衝突而產生連結，但是她卻又是何令的求學過程中，最重要的關鍵人物。貝克太太因為想擺脫與何令單獨面對的星期三下午，所以指派了他一堆雜務去做，沒想到何令越幫越忙，所以乾脆叫他去讀莎士比亞的劇本，從此徹底改變了他的生活態度。貝克太太帶給何令的刺激，並不是只有莎士比亞中的劇情，她與他探尋劇情中的意義、教他跑步、帶他去參觀建築、在何令被父親冷落時帶他去看球賽，她雖然總是冷冰冰的沒有太大的情緒起伏

，但是對於何令來說，她卻是最溫暖的太陽。她也告訴何令：「竭盡所能的學習——所有的東西。然後運用你的知識，長成一個有智慧又善良的人。」(頁314) 青少年正處於價值觀轉變的時期，來自家庭的觀點要過渡到成人世界之中，會遇上許多和原相相異而產生的衝擊，我們無法確切的說出何者是正確的，或是該採取何種角度去面對這個世界，我們無法經歷各種生活，也沒時間嘗試每種價值觀所帶來的影響，因此閱讀讓我們去經驗他人，從他人的想法中認清楚自己的想法，透過別人的真理去選擇與自己內心深處產生共鳴的部分。何令從莎士比亞的劇本中，學習到人被賦予生命是為了愛，而邪惡永遠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他體驗到，人不能老是作別人要的樣子，作自己才是最真實也最稱職。知識並非只是技術的傳授，它應該是讓人擁抱這個世界的一種方法，當一個人擁有它，生命就會豐盈。

《馬路十字軍》裡帶著七個中輟生組球隊的教頭，也是成功支持的例子，教頭因為想彌補當初疏於對自己兒子的照顧，導致兒子死亡的遺憾，所以將感情轉移到同樣狀況的七個孩子身上，他召集他們組織球隊，幫他們交涉場地，在其他人都排斥他們的時候對他們展開雙臂，他始終用包容的態度對待他們，即便是面對剛開始不服從的挑釁，他還是堅持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所以成為孩子們為了球隊而奮鬥的力量來源。何令與唐喬宜等七個孩子都是屬於被家長忽略的孩子，生活中缺乏一位有智慧的成人引導他們，校園文本中為他們安排了像貝克太太或是教頭這樣子的啟蒙導師，其實也提醒了這個社會裡，教師所處位置的重要性。

在《我們叫它粉靈豆》中，表面上扮演「大反派」的葛蘭潔老師，似乎一直阻止「frindle」這個字的使用，但是其實私底下卻是支持尼克的創意，她在多年之後寄給尼克的信中，說出了一個老師的心聲：

對於一名教師來說，這絕對是個夢寐以求的好機會。你眼前有個才

華洋溢的年輕人，他在死氣沈沈的教室裡受到了啟發，「叮咚」一聲把它轉變成自己的點子，然後在生活裡付諸實行。(頁 176)

葛蘭潔老師的一番話，也點出了身為教師除了啟蒙之外，還必須尊重學生隨時萌生的創意，教育不該是一攤不動的死水，它需要被隨時注入新元素，因為有活水源頭才能澄清靈動。葛蘭潔老師改變了自己原先固執的想法，變成支持尼克的一員，她在尼克意志消沈時鼓勵他繼續發揮天分，她說：

尼克，我跟你說，你並沒有做錯什麼事。我知道今年發生了很多事，大家都議論紛紛，很多時候你一定覺得不太好受。不過呢，你的想法真的很棒，許多時候，我也對你的表現感到非常驕傲。

你這輩子會做出很多了不起的事情，我敢打包票你一定辦得到，雖然有些時候會比較辛苦，但你千萬不要因此而氣餒。(頁 164)

受到了老師的鼓勵，尼克果然在往後的歲月勇於實踐，最終闖出一番了不起的成就，這一切都要歸功於在求學階段鼓勵他的老師，而身為老師，正該欣賞學生的每個想法，尊重並且傾聽他們的聲音。

(三) 家人

縱然學校能或多或少取代部分青少年價值觀的養成功能，但家庭功能的健全，仍舊是最基本的，畢竟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並不能全然由學校教師來代替，青少年在學校遇到了與其他人的衝突，若有家庭當背後的支持力量，除了可以肯定青少年在衝突之中的立場，即使青少年在這場衝突中屬於錯誤的一方，也可以適度的將他們引導至正確的觀念，青少年畢竟不是社群經驗豐富的成人，提供他們適時修正的建議是十分重要的，《成績單》與《我們叫

它粉靈豆》中，都樹立了身為家長應有態度的成功典範。

《成績單》裡的天才少女諾拉，爲了抗議成績制度將學生區分優劣等級，故意掩飾自己的天分，考了個 D 的成績，她的父母剛開始受到嚴重的打擊，諾拉的兄姊的成績都令父母滿意，所以諾拉的爛成績讓父母感到震驚不能接受，而當諾拉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後，父母反而支持她成爲她的力量，讓她能爲自己做決定。《我們叫他粉靈豆》裡，尼克用了自己發明的字眼「frindle」來代替「pen」，於是與堅持每個字都有流變歷史的老師起了對立，在對立的過程中，老師堅持要學生爲了使用這個新字眼而受到處罰，事情如滾雪球般越來越大之後，校方只好登門請尼克的雙親阻止尼克繼續影響他人，但是尼克的父母親卻支持兒子，認同的態度讓尼克勇於嘗試，有時候，一昧的打壓只會抹煞孩子的創造力，尼克的雙親顯然很瞭解這一個道理。

《討厭艾麗絲》中的朱小梅，總是一直羨慕艾麗絲的家庭環境，對自己的家人頗有不以爲然的想法，社經背景低下，因此無法擁有好的經濟生活，但是朱小梅的家人總是隨時環繞在她的身邊，縱然一天到晚互相吵鬧，卻遠勝於艾麗絲家裡的冷清。朱小梅並沒有意識到家人以一種平凡的方式，綿綿密密的爲她織起一張擋風遮雨的網，提供給她援助，卻總是羨慕艾麗絲她們家那棟位於高級住宅區的房子，不知道把握當下的幸福。但是儘管朱小梅在表面上厭惡她的家人，一心一意想要離開她們到外地去，但是當她參加了校外露營時，卻想起家中那些熟悉的、令人感到安慰的晚上時光；而在最後當朱小梅爲了野營的晚會表演的道具傷透腦筋時，家人也適時出現並幫她解決問題。

我慚愧的瞄了媽咪一下，但她絲毫沒有失望的樣子，她的眼中甚至閃爍著驕傲的淚光。我多麼高興她來了，我衷心地感謝上蒼，幸好我是我，而不是艾麗絲——因為她的母親根本沒有出現。(頁 218)

當朱小梅發現自己比起艾麗絲幸福的一點是有家人的陪伴時，當對於艾麗絲之前的嫉妒頓時煙消雲散，比起富裕卻冰冷的家庭生活，朱小梅慶幸自己還擁有一群愛她的家人，能在她徬徨的時候及時的伸出援手，比起被迫獨立的艾麗絲來說，真是幸福多了。

在衝突過程中的支持力量，皆來自於周遭的人際關係，家庭應該是最初的支持力量，也是青少年面臨困境時最基本的後盾，但是當家庭功能不能彰顯、無法給予青少年主角心靈上的扶持時，學校裡的老師與同儕，便取代了家庭扮演起扶助的角色，但無論是哪一方，讀者都可以從文本中發現這三種關係是青少年校園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校園衝突的範圍離不開這三個關係，但是當他孤立無援時，也是從這三種關係中去尋求幫助。

第二節 走過迷霧

調適是在與自身或周遭產生衝突之後，逐漸調整的情況，個人可以調整自己來順應環境，也可以調整環境來滿足自己，調適不見得是讓問題如己所願的解決，有時候是破於情勢而不得不轉變的心態，然而在其調適的過程中，可以看出當青少年面對困境時，所做的自我改變。當環境與自我之間都產生互惠的狀態時，則在這樣子的彼此取得平衡的過程之中，才能走向圓滿的結局。

一、在團體中獲得榮譽心

在《馬路十字軍》中，唐喬宜等人對於突然冒出來的籃球教練與籃球隊，是用來打發時間的工具，他們除了練球之外，還必須幫借場地給他們用的教會做許多雜物，剛開始讓他們覺得很不自在。尤其是漢克，對於被約束的生活感到不服，也盡量都挑輕鬆的事情做，在初期還跟教練發生肢體衝突，但礙於教練的威勢以及再犯過就要回歸少年法庭的制裁，不得不隱忍。但是隨著每日的練習與隊友產生的默契，加上社區的支持，讓他們在第一場比賽獲得勝利，首次肯定自己長期以來付出的努力。教練的肯定、成立培訓新球員的夏令營……等等，讓他們更加珍惜在球隊打球的機會，而他們也在這個環境中逐漸拋去以往的少不更事，轉而爲了團體的榮譽而奮鬥。

二、互相瞭解

在與對方相處的過程中，因爲接觸的機會增加而看到對方其他的面相，逐漸因爲瞭解而調適自己想法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這多半都是因爲在相處的過程當中因爲更瞭解對方，便能產生同理心，用較客觀的態度重新評估對方，

但其實無形中已經調適了自己。《星期三戰爭》中，何令與貝克太太每週三的單獨相處時光，對於雙方都是一件棘手的挑戰。貝克太太希望有自己的改作業時間，何令也不想單獨與這位「憎恨他」的老師相處，但礙於學校規定，雙方都不得不遵守。何令天生具有「逆來順受」的個性，雖然在心中有些抱怨，但是也「不得不」開始閱讀莎士比亞，以及與貝克太太分享生活中的心情。當偶然一次一向冷靜的貝克太太居然失控的用莎士比亞裡面的台詞詛咒時，顯露出在她壓抑在冷靜的外表之下那顆熱情的心。又在指導何令如何獲得跑步冠軍時，洩漏她曾經是女子跑步銀牌得主的事情。越跟貝克太太相處，越讓何令發現這位老師有別於以往的一面，因此接受她的指導也更順理成章，不再有任何埋怨了。

在《午餐錢大計劃》中，大衛和毛拉從小就是死對頭，當大衛發現毛拉使用了他自創漫畫銷售給同學的點子之後，簡直是氣壞了，為此還跟毛拉起了肢體衝突。但是後來在不斷與毛拉接觸的機會下，他發現毛拉的用心，更驚訝她的天分，因此決定將敵對的立場轉變為合作的角度，兩人一起開創漫畫事業，最後更一起面對學校體制，成為並肩作戰的戰友。

三、分散焦點

如過對於現實衝突狀況的解決無可奈何時，主角藉由做其他的事情轉移注意力，或是寄託情緒，也是他們調適自己的方式之一。例如《第十八號緊急措施》中班吉在得罪馬鐵拳之後開始躲躲藏藏，躲藏的過程中，他不自主的產生焦慮，想裝病不上學卻不被允許，因此他開始用想像許多在危險狀況時可以解套的措施來調適焦慮的情緒。在想像這些緊急措施時，可以讓他暫時從緊張的情緒中解脫，而且給他突破險境的感覺。他把所有最危險的事都列出來，從中減輕自己的痛苦，終於在其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一開始被迫回答作家漢修先生問的問題，

因為家裡電視壞掉無事可做，所以他心不甘情不願的開始一一回答那些問題。等他逐漸養成寫信的習慣之後，便接受漢修先生的建議開始寫日記。一開始他假裝是對著漢修先生說話，將他的生活記錄下來，但遇上生活中不能盡如人意的狀況時，白櫟藉著記錄與反思他人的建議，開始在現實生活中找出突破困境的方法。日記由原本是寄託心情的管道，變成協助白櫟面對困境的工具，最後更因為練出來的好文筆而獲得小作家獎，讓他除了肯定自己，也找出自己可以掌握的努力方向。

四、維持平衡的武裝

《討厭艾麗絲》中，朱小梅一直自詡是全校最聰明的人，在芭蕉鎮小學這樣子的環境中，她很輕易的就能表現得比其他人優秀，直到艾麗絲出現，因此，朱小梅為了維持以往無人能及的優勢，開始武裝自己來調適心中的不平衡。而這武裝的方式，包括編織謊言來替自己增加身價以及將艾麗絲的言行當成對於自己的攻擊。朱小梅的焦慮造成她內心的矛盾，一方面她試圖否認自己比不上艾麗絲的事實，另一方面她又認為艾麗絲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使她受窘，她理智的覺察到壓抑中的謊言，但是又無法擺脫情感上的失落。這段調適的過程是變動、隨時失衡的，正如羅洛·梅(Rollo May)所說，是「為減輕主觀衝突而必須採取的解離作法⁴⁷」，雖然這樣子的行為模式會帶來安全感，但卻使朱小梅不斷的陷入危機，只是短暫的調適行為。

五、穿越險境

然而，即使害怕卻依舊前進的態度，凸顯出真正的勇敢來自於道德勇氣。在《巧克力戰爭》中，傑瑞在守夜會指示的十天之後，依然堅持拒賣巧克力，為此他得罪了校方，也得罪了守夜會這個最大的地下組織，他的生活開始遭

⁴⁷羅洛·梅(Rollo May)著，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ety)，頁373。

受到一連串的擾亂，惡意的惡作劇顯示整個環境都將與他為敵。選擇面對險惡，表示在主觀上對於隨之而來的焦慮有所心理準備，也就是說，必定是有某種價值讓人願意迎戰。傑瑞對於自己的存在覺得茫然，卻不知道該如何改變現狀，但是接受任務的這段期間，卻讓他找出作自己的方法。因此即使外在環境如何刁難他，他還是展現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只為了作自己的主人。

調適既為一種對於現況發展出來的自我平衡模式，便需要時間的鋪陳與描寫，青少年小說的篇幅不若成人小說長，因此也較缺乏當中發展調適轉折的醞釀，調適往往與焦慮情緒混雜，呈現出一種暫時性的逃避或轉移，但是那也只是短暫的平衡，並未將壓力解除。

研究者在文本的諸多調適狀況中，發現暫時性的調適多半是由青少年主角自行發展出來的自我防禦模式，都屬於個人的直接反應，但是若加入周遭成人提供的協助，則青少年主角在轉變的過程中，藉由其他人的想法與指導，便會促使他們發展出群性，與周遭建立起友善的關係。由此可知，作家們對於處理青少年的情緒困擾時，特別強調主角周遭成人的重要性，透過包容與諒解讓他們走出心防，迫使主角放棄以自我為中心的固執，才能達到真正的調適。

比較特殊的狀況如《巧克力戰爭》那種消極不抵抗的順從，在青少年校園故事中是非常罕見的，大部分的文本還是強調最終走向與人和解的結局，因此在調適過程中，無論是短暫的自我調適狀態，最後還是要透過他人幫助的調適，使主角提升而超越原來的自我。

第三節 與「世界」和解

當衝突產生，青少年主角由原來的天真者與孤兒轉變成鬥士的原型，試圖自我防衛保護自己，然而，在他尚未清楚自己的價值之前就將自我轉變成鬥士，就會落入只想要改變對方的窠臼，而限制在自他對立的鬥爭上。無論是哪個時期與題材的校園衝突，我們看到了一開始勢不兩立的情況，非黑即白的二元觀念在衝突的初期呈現，引發諸多對立的戰爭。但是，旅途中的阻力與助力隨著時間將文本中的主角推向歷練與重生，他開始進入另一個思考的觀點，他用另一個視野來看世界，在此之前的二元對立世界，透過衝突之後逐漸展露出中間的諸多面向，出現在試煉中的危難、試煉、救援，提供青少年主角自我反思的機會，也成為他們自我救援的線索。

但在問題小說《巧克力戰爭》中，作者有別於校園故事一向和平落幕的結尾，塑造了一個「好人不會得勝」的世界，當時在美國社會引起了一陣撻伐聲浪，並一度成為禁書。根據傳統，英雄應該在歷險中獲得寶藏、贏得美女並回歸原來世界，然而在《巧克力戰爭》中，卻打破一貫的發展模式，小卒無法變英雄，也沒有化不可能為可能，好人不但沒有贏，還被狠狠的痛揍一番，它在書外與書中的世界，顯然都引起了相當大的衝突。

問題小說要傳達的概念在於提醒青少年要時時刻刻思考自己的生活，成為自己的主人，但是書中所揭示隱藏在這層層的團體暴力與恐懼之下毫無生機的大環境，卻是其他校園故事中少見的題材，作家們在處理校園間的衝突時，多半還是希望透過青少年自己養成正面積極的態度來解決問題。

一、面對恐懼

恐懼無所不在，因為恐懼代表自己世界裡的平衡被破壞，惡霸毫無理由

的強行進入並摧毀他的生活和平，使他的生命受到威脅，對於恐懼，選擇逃避是一種必然的反應。就像在《第十八號緊急錯失》中，班吉自從惹了馬鐵拳之後，因為怕被揍，就開始不斷的躲避任何馬鐵拳會出現的場合，然而，一時的躲避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越躲藏只會讓班吉的內心更加驚慌。在東躲西藏的這段時間裡，他除了試圖向周圍求援之外，其實心中一直反覆思索之前與朋友討論過的種種遇到攻擊的緊急措施，他驚訝的發現，所有解決危機的方法都是採去最不自然的舉動：如果拔腿就跑或狂呼尖叫是自然的反應，那麼站著別動跟保持肅靜反而能活命。也就是說，他必須去面對馬鐵拳。

英雄旅程中的最大抉擇就是捨棄自我的生命與外在的一切，有如脫去原先的臭皮囊一樣，死與生是一種相接續的循環，而當他願意向那些自己無法忍受的事物低頭時，他才能真正從中超脫，當他能放下一切外在的虛榮，他才能自絕境中找到重生。於是班吉選擇面對馬鐵拳，為了自己的「HONOR」。一開始班吉掄起拳頭試圖向馬鐵拳揮拳，被反擊得七葷八素，但等他不再抵抗，讓馬鐵拳來決定他自己的「HONOR」是否扳回時，馬鐵拳反而放手讓他離開了，班吉學習到了勇於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讓他真正從恐懼理解脫，也因此讓他擺脫了「老鼠」這個稱號，從此脫胎換骨。

在《山中小路》中，一直沒有自信的約瑟芬始終是被同學欺負的對象，約瑟芬的真實名字是「安娜格」，但是她不喜歡這個名字，卻沒有勇氣拒絕。每當遇到被稱呼為「安娜格」的場合時，約瑟芬只能焦慮驚慌、腦筋一片空白，而正如同約瑟芬恐懼被稱呼為「安娜格」一樣，她也沒有勇氣對抗學校同學的欺負和嘲弄。約瑟芬與小果相識之後，無形中被小果正直敢言的個性所吸引，也被小果「勇敢做自己」的觀念所影響。最後在老師為她慶生的場合上，大聲的說出自己想要的名字，不但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更獲得大機的認同，約瑟芬也終於獲得他人的友善對待，成為團體中的一份子。

二、敵意的轉移

然而，敵人的形象並非總是歷險故事中的惡龍，初期的鬥士爲了屠龍而生，那是最原始的粗魯的狀態，也是一種最原始的暴力，當鬥士透過正視危險來發現自己心中最深沈的恐懼，才發現其實真正的敵人是來自內心深處最不想面對的自我，因此敵人與受害者的關係不再是二元的對立狀態，不再是你死我亡的激烈對抗場面。《討厭艾麗絲》中的朱小梅，長期一直視艾麗絲爲競爭的對象，她認爲艾麗絲的所有優秀表現都是爲了打擊她，所以也始終忽略艾麗絲對她釋出的善意，戰爭一直持續到他們的露營活動，在活動中原本要擔任戲劇表演女主角的朱小梅，意外的發現自己的專長是編劇而非演戲，而艾麗絲在最後幫朱小梅解決了其他演員在上台前鬧彘扭的狀況，加上朱小梅發現家人對他的關心，因此化解了她心中一直以來的自卑與敵意，當她放下心中的自卑時，她才發現一直以來的敵人並不是艾麗絲，而是她自己心中的自卑跟嫉妒。

固執在鬥士原型裡的青少年除非歷經危險否則無法覺悟惡敵人的真正面貌，但在某些衝突的關係中，作者們將惡敵人換爲幫助青少年主角的智者，引領他們脫離泥沼。在《馬路十字軍》中，與青少年產生衝突的教頭，或是《星期三戰爭》中的貝克太太，一開始都被主角誤以爲是以敵對的姿態出現在他們面前，漢克不願意被教頭約束，他質疑教頭所有的規範的用意爲何，所以數度向教頭挑釁；而何令自從必須單獨在星期三下午面對貝克太太之後，就因爲自己打擾了貝克太太的下午時光，而在心中時時感覺貝克太太對他的敵意，無論是在教室內或操場上，何令都認爲貝克太太對他的態度冷漠、想讓他好看，甚至連指定他閱讀莎士比亞劇本，都被何令認爲是要讓他無聊透頂。當漢克等七位青少年逐漸發覺教頭對他們這麼關心的背後那段傷心的往事，才體會到教頭的用心良苦，教頭在此時不再是阻礙他們的惡徒，而轉變成與他們同一陣線的智者，他們才逐漸在心中釋放出對教頭的尊敬，並接

受服從指導，而最後當教頭放棄高薪的大學教練工作，願意與他們繼續努力時，原本桀傲不馴的漢克才終於放下心防，不再用以往的忿忿不平來面對世界。而何令在與貝克太太相處的每週三下午，除了知識的引導，貝克太太還身體力行展現了許多美德，讓何令這段青春歲月更加豐盈充實，也讓他在往後的歲月裡能更有勇氣面對生活上的種種挑戰。

在《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傑西一開始無法克服社會觀感與不修邊幅的柏斯萊交朋友，因此試圖對她冷漠不理睬，但是柏斯萊的熱情與開朗，逐漸影響了傑西，在一次遊戲中，他們發現了一個不為人知的新天地，於是兩人將這個新天地變成了自己的堡壘，在其中分享真正的自我。因為此處沒有外在的社會壓力，可以卸下心防，傑西才真正開始接受柏斯萊的與眾不同，並跟她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讓傑西長期以來空白虛無的生活終於有了意義。

而在《蘭德理校園報》中，一開始被卡拉直指不認真教學的羅森老師，經過自省之後開始改變自己，羅森老師本是個學問淵博的人，他在與學生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找回自己當年的熱情，他開始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待卡拉這個聰慧的小女孩，並引導她善用自己的天分，卡拉在他的引導之下逐漸將原來鋒利苛薄的寫作風格，轉變成正向積極的評論。

三、死亡的啟示

殘酷的死亡教導鬥士在爭鬥的過程中所需的智慧與彈性，原始的鬥爭往往得到殘酷的流血結果，在《基夫大戰鬥牛犬》中，基夫與卡瑪想盡辦法追查英文老師是否販毒的真相，但在最後的追尋過程中，基夫因為飛車失事而喪失生命，讓這一場追查最後不了了之，除了無法證實英文老師是否如他們所猜測的——藉由教師身份販毒之外，也讓青春的寶貴生命白白喪失。儘管所有的故事都應該是邪不勝正的不變公式，但成為鬥士去與敵人對決，卻應

該將氣力的消耗轉換成爲一整更睿智的方式，卡瑪心中沈睡的鬥士原型因爲基夫的死亡而被喚醒，但是她必須將殺死別人以求自保的想法去除，她應該學到的是如何更智慧的讓這場戰爭朝向更完滿的結局。

《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柏斯萊後來在一次意外中死去，造成傑西心中很大的衝擊，讓他又將自己閉鎖回當初沒有生活意義的殼裡，他時而自責自己當天沒有邀約柏斯萊一起去看畫展，時而埋怨、憤怒柏斯萊的無情離去，他除了發呆、哭泣，並不想做其他的事，每天生活得像行屍走肉。然而，死亡給予人的學習，並非要人總是沈浸在悲傷中無法自拔，正如同太陽升起落下、四季輪迴流轉，生命的開始與結束是無法干預的，只能看著它發生，並且接受它。傑西開始回想柏斯萊尚未進入自己的生命之前，他是多麼的恐懼與懦弱，而柏斯萊徹底的改變了他、替他推倒心靈上的那道高牆，因此，柏斯萊雖然離去，但她那勇敢、積極的人生態度影響了傑西，她帶給傑西的廣闊視野和力量，變成傑西日後面對未來人生旅途上種種挑戰的武器。

四、溝通與和解

克萊門斯的系列作品中，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在衝突的過程中，已經改由讓鬥士們透過另外一種不流血的方式來解決問題，衝突已經改由創造雙贏的作法來呈現，在雙方的差異中找出和平共存之道，而透過溝通，也無形中從對方的想法裡學到自己之前的盲點，達到愉悅的快樂結局。

在《不要講話》裡，學生不講話的行爲顯然對於老師上課時造成困擾，雖然在一開始老師們都很高興一向聒噪的學生變得安靜，但是也對於上課的進行感到困擾，於是要求學生全部都「必須講話」。在這場抗衡的過程中，因爲學生的堅持，始終維持在不說話的遊戲規則中，但是學生們爲了克服在各科課堂上因爲只能說三個字的限制，變得更集中精神、更加運用頭腦思考，反而更能理解學校老師爲什麼總是要他們「不要講話」的用意，正如校長所

說的：「這些孩子必須要學會在該安靜的時候安靜、該講話的時候講話、該參與的時候參與。……我們希望的是真正的平衡、真正的自我控制。」(頁 179) 一直到校長與大衛溝通之後，校長願意放棄權威欣然接受大衛的邀請進入這場活動中，學生得到了枱面上的勝利，但是他們也因此變得講話更有禮貌、更有分寸，而且更願意去思考。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的作品中，《我們叫它粉靈豆》的老師，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扮演「反派」角色，在表面上阻礙學生使用這個突發奇想的文字，但實際上卻在背後協助尼克將他的創意擴大，這場戰爭也在老師貼在布告欄上的「文字禁用令」悄悄取下之後，象徵著老師舉白旗投降了、事情結束了。但是其實尚未落幕呢！在多年之後當「frindle」這個字眼也正式進入了字典的行列，時間賦予了它的意義後，尼克收到了老師給他的信，才發覺當年老師對於他的作法其實是一種支持。在最初的憤怒之後，老師調整自己的態度看待這件事，她並沒有抹煞他的創意，甚至在尼克不敢再產生任何新點子時給予他鼓勵，讓尼克在此後的人生，一直保持勇於創造與改變的勇氣。

而《成績單》的天才少女諾拉，因為抗議成績制度而故意在每次測驗時得到不及格的成績，又打算發起大家一起考零分的運動，呼籲大家不要以成績決定優劣。然而，在與校方抗衡的過程中，諾拉被校長的一句話所提醒：「妳擾亂了所有的老師……」(頁 210)，並提醒了她應該思考擁有資優天賦的責任是什麼。於是促使諾拉認真思考自己將引起的大震撼，是否有它的價值？會有什麼樣的負面效果？最後終於發現，當她苦思制度需要改變的同時，其他普通學生只是在享受他們的學校生活，學生對於成績與考試都必須認真面對，而制度問題也絕對不是用「大家一起考零分」的方式就可以解決。圖書館的拜恩老師在最後點出這場戰爭的重點，替學校跟諾拉兩方面找出問題的癥結，諾拉的動機是好的，但是抗爭的手法不當，而校方堅持考試的存在價值，卻必須顧慮到「精熟」測驗方式的偏頗，雙方因此達成共識，各自

反思，也讓這場衝突平安落幕。

在最後與周遭他人和解的關鍵點，在於青少年主角放下心防的那一剎那。無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必須要是主角自己在那瞬間的體悟，才能讓他打開心結破繭而出。在文本中，主角們在衝突的狀態之下選擇不願面對問題，深怕一正視問題就得面臨更大的危機，卻往往不知道危機也同樣是轉機。在作者們懷抱著善意的寫作之下，處處爲了主角而著想，他們預想到了主角的反應與感情，爲了鼓勵他們勇敢面對的勇氣，因此總是安排循循善誘的配角陪伴著主角，而且讓他們在跨出一步之後就會得到善意的回應，因此文本中傳達愛與善的觀念，是讓主角在重要時刻反思自己的重要轉捩點。

第四節 回歸到家的力量

在文本中探討了在校園環境中的諸多衝突現象，發現無論是對於自我的衝突或是對於他人的衝突，多半都是源自於家庭關係的不滿足，家是一個人的起源，也是人最早接觸的團體，儘管同儕被認為對於青少年的影響力極大，但是家庭功能的健全與親子關係的親密與否，卻是一個人在人格培養上不可忽視的基本要素。在文本中，關於主角的家庭的影響，可以歸納出以下幾種發現：

一、家庭的類型

研究的文本中，主角的家庭大致分成三種類型，各自形塑了不同性格的主角，引發的衝突也相異。

(一) 在家庭功能不健全的環境中，家長對於青少年完全缺乏關心，在這樣子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因為在心理方面缺乏他人長期的關照，因此他們多半自卑感與不滿，有急切的需求滿足、容易誇大，也較易衝動。例如《討厭艾麗絲》的朱小梅、《馬路十字軍》的漢克、《基夫大戰鬥牛犬》的基夫與卡瑪，都屬於這種個性。

(二) 而家庭關係稍微平穩一點的家庭，儘管提供基本的溫飽，但若缺乏與青少年溝通、注意他們的情緒，則他們雖不至於衝動莽撞，卻也容易陷入迷惘之中，例如《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的傑西，處於一個充滿姊妹的家庭，他身為家中唯一的男孩，要負起家中主要的雜務，但卻很少能在家裡提出自己的意見；《巧克力戰爭》裡的傑瑞，則是在母親過世之後被悲傷的父親忽略，即使他跟父親一樣的絕望，父親卻沒有注意到他的情緒；《第十八號緊急措施》的班吉，即使他對於母親提出自己的困難，母親也沒有留意到他為什麼這麼慌張；《親愛的漢修先生》裡，白櫟的父母離婚，母親雖

然愛他但是並沒有花許多時間幫助他調適新環境；《星期三戰爭》則是一直左右何令任何主張的權威式父親、無能為力的母親與活在自己世界的嬉皮姊姊。

(三) 在我們叫它粉靈豆》、《成績單》、《不要講話》和《午餐錢大計劃》等幾部作品，主角的家庭背景被設定成功能健全的狀況，擁有良好的家庭氣氛、父母開明，除了重視孩子自己的適性發展之外，會積極與孩子溝通之外，不過份干涉，因此當他們面臨對於現況的衝突時，家人都能提供主角支持的力量，而且透過適時的引導，使故事中的主角們能透過溝通與自省，來學習處理衝突的智慧。

家型塑了一個人最初的面貌，影響人對待自己與他人的方式，也擴展成爲個人處事的態度，發展出不同的價值觀。但是當衝突產生，產生焦慮，最後走向調適時，家庭又主導了主要的因素。《討厭艾麗絲》中的朱小梅，最後在家人的愛中取得了平衡，發現她一直以來羨慕的艾麗絲的家庭並非完美；《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中失去摯友的傑西，也在家人的安撫中忘卻傷痛；《山中小路》裡，約瑟芬因爲得知爸爸認同小果一家人，而對於自己識得小果而深具信心；《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白櫟終於見到父親，並瞭解到父親對於家人的思念而感到欣慰，讓他終於放下對於父母親離婚的疑惑；《我們叫它粉靈豆》、《午餐錢大計劃》裡在背後支持的父母親，以及《成績單》中原本以成績取向的父母，最後因爲能同理諾拉的心情而願意讓她繼續待在普通班級……等等，都讓主角因爲有家庭的支持而獲得了最終的調適。如《星期三戰爭》中所說的：「不需要尋找自我，只需要讓自己被找到。」(頁 328) 家庭給予人的支持是持久並且無私不求回報的，青少年在其中獲得溫暖並且被肯定，進而產生肯定自我價值的主要力量。

二、缺席的父親

無獨有偶的，在校園衝突的文本中，絕大多數對於自我價值有疑慮的青

少年主角，都在家庭關係中呈現父親喪失功能的狀態，不是在主角成長中缺席，便是無法對於主角的需求有所反應。《第十八號緊急措施》與《親愛的漢修先生》中，父親都不在主角身邊；《基夫大戰鬥牛犬》、《瑪蒂達》裡，父親與子女之間勢如水火；《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巧克力戰爭》與《星期三戰爭》中雖然存在但無法提供任何情感互動的父親；《討厭艾麗絲》裡，朱小梅的父親是個不知道逃到哪邊的吸毒犯；而《馬路十字軍》裡，家人更是集體缺席，僅在他們因為犯錯上法庭時才由母親出席替孩子求情；《蘭德理校園報》則是父母親離婚引起孩子的激烈情緒，用文字攻擊別人……等等。產生問題的青少年並非全然是父親的責任，但卻在文本中不約而同的出現這樣子的主角家庭背景設定，值得玩味。

根據張芝鳳的研究發現，青少年階段雖然逐漸獨立於父母而認同於同儕團體，但是父母對於大多數青少年的重要性並沒有被同儕所取代，與父母有良好關係者，更有益於與同儕之間建立起良好的互動，其中更發現儘管教養工作多半落在母親角色身上，但也正因為如此，不善表達關愛的父親角色，雖然能提供給子女情感上的溫情較母親角色少，但對於子女的自我價值發展卻較母親有大的幫助⁴⁸。在傳統觀念上，母親所給予的是屬於柔性的照護，除了在物質上給予的妥貼關注之外，於心靈上的溝通，也是屬於較柔軟的方式。但反觀父親的存在，有時卻反而容易引起對立的狀況，但是若將母親比之為給予養分的泥土，父親就好像照射的太陽，在情緒分享上青少年傾向於與母親分享，但是在行為與人格學習上，卻較易以父親為模仿對象。

三、父親形象的轉移

因此，青少年小說中，容易與他人產生衝突的角色，生活上往往都沒有有一個作為標的的學習榜樣，這種與父親之間想親近又疏離的矛盾，常常造成他們的自卑與焦慮。因此，有的人會將需求投射在身邊其他的男性成人身上，

⁴⁸張芝鳳，〈青少年與父母以及與同儕間的依附關係對其自我價值之影響研究〉，頁114-120。

例如《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裡柏斯萊的父親比爾，傑西剛開始不喜歡比爾，因為他總是把柏斯萊留在身邊而使得傑西與柏斯萊相處的時間很少，但是當他發現這樣子才是真正的親子關係時，他便開始著迷於比爾的博學多聞，甚至不在乎他是人們口中所稱的「嬉皮」。《親愛的漢修先生》裡，白櫟則是受到三個「父親」形象的影響，一是開著大卡車與母親離異的父親，一是從未露面卻督促他多看多聽多寫的漢修先生，還有一個是給予他生活指導的校工費伯伯，幾次的話語都讓白櫟的情緒受到抒解而不至於犯下大錯。而當《討厭艾麗絲》裡，朱小梅的媽媽的男友連尼在最後緊要關頭出現，才讓緊繃許久的朱小梅終於放下心防，願意老實承認自己的錯誤。《馬路十字軍》裡，教他們打球的教頭，像是嚴父又像是慈母，讓蹣跚課在外的幾個中輟生，終於在寬容與愛中肯定自己，並且從教頭身上學習到正確面對人生的態度。《蘭德理校園報》裡，卡拉在父親開始寫信給她、向她解釋與母親離異的原因之後，便一改充滿憤怒的寫作風格，最後更在羅森老師的帶領下，用帶有慈愛善念的筆觸去報導真相。

家庭關係塑造最初的個人人格，是一個人對於社會依附關係的開始，如果能從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做起，從小便能透過親密的互動取得對環境的信任感，容易肯定自己的表現，遇到挫折時也願意以理性的態度面對，對於青少年的身心的調適都能提供決定性的影響，此效力更得以延續到進入同儕團體，在同儕團體中，固然有它的影響性，但從家庭裡所培養的特質也會幫助進入一個陌生團體的適應情形。然而，家庭的功能是否健全，並非每個人能自我控制，單親的家庭固然有先天上的劣勢，但卻不能完全否定單親家長在教養上的努力，而每個人也都應該賣力朝向自我實現，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與前途，才能改變原來不是那麼完美的生命。

第五章 他山之石

閱讀這十七本文本之後，研究者發現，青少年小說在西方因為擁有長久的書寫歷史，培育出大量優秀的作家為青少年發聲，因此無論是在數量上、品質上，或是在技巧的應用與題材的創新上，都有輝煌顯著的成績。反觀國內的青少年小說，長期以來因為繪本市場的優勢，加上外國翻譯文本的衝擊，在國內的創作才剛要萌芽。這雖然是國內青少年小說的弱勢，但是卻不見得是劣勢，因為技巧純熟的西方文本，確實可以擴展國內作家的視野，讓有心從事青少年小說創作的作家，有更大的發揮空間。

本章共分為四節，第一節先概述目前國內青少年小說中關於校園小說的狀況；第二節討論西方校園文本中對於議題的處理，以及技巧的應用；第三節針對具議題性的問題小說《巧克力戰爭》與克萊門斯關於校園新議題的寫作，予以分析與反思；最後第四節探討校園小說對於青少年讀者與成人讀者的啟發。

第一節 與國內文本的比較

青少年小說的寫作在西方已經行之多年，除了擁有許多質量皆優的作品之外，在題材上也十分多元，作家們全心關注這個年齡的青少年，透過作品對於他們的心理成長釋出關懷與愛心，而在寫作技巧方面，也多半具有實驗的精神，讓讀者可以透過各式寫作手法來更貼近書中主角的心情，與感受作者如此巧妙安排的用心。台灣的少年小說起步較西方晚，除了有外在的翻譯作品大量充斥市場，少年小說的本土創作也遠不如對於兒童繪本的重視，因此青少年小說寫作的限制頗多，也缺乏長期的培育。以國內的校園為場景的青少年小說，目前有小兵出版社收錄王淑芬寫作的一系列國小階段的校園故事、還有其他例如王文華、李光福、毛治平等新銳作家從事這方面的創作。而成人小說作家侯文詠與張大春也有少數跨界書寫的作品，例如侯文詠的《危險心靈》⁴⁹和張大春的《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⁵⁰等書。但是雖是以校園故事為主，但其中具有衝突概念的，以侯文詠的《危險心靈》較明顯，其餘則偏向於介紹校園各階段的生活為主，以下針對國內校園故事文本，就研究者觀察的狀況作分析：

一、主題生活化

國內目前以校園為題材的青少年小說，與其說是校園衝突的故事，不如說是校園生活故事，也就是說，校園文本多半呈現的主題是學生在校園內的生活點滴，朋友之間的嬉笑怒罵、學習成績的努力與回饋、對於感情的懵懂或是教室內的惡作劇，雖然忠實呈現學生在校園內的狀況，但鮮少像西方文

⁴⁹ 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皇冠，2003）。

⁵⁰ 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台北：聯合，1993）。

本那樣將一個主題單獨化、重點化，因此在閱讀之後，或許可以讓讀者與現實生活中自己的校園活動取得共鳴，但若要論及對一個議題產生反思，仍有空間上的不足。而王淑芬、王文華與毛治平皆屬於在教育體系工作的背景，因此在創作上有著積極、開朗、向上的特質，較少提及陰暗晦澀的部分。

在國內校園文本中，也會有一些衝突狀況產生，像毛治平的《有男生愛女生》⁵¹裡，也描述了校園霸凌的事件，但事件在出面反抗的同學受傷流血之後，由校方介入處理，受害者轉學、加害者也變成過街老鼠被全班敵視之後落幕，並沒有加以深入討論延伸出來的問題，當然或許作者在本書的重點是男女生的感情初萌，但沒有顧及校園霸凌延展出的人性問題而將事件單純化，是國內文本處理諸多如此類衝突狀況較為不足的地方。

但跨界書寫的作家們，從成人文學的創作走向回歸到書寫青少年文學，所使用的手法顯然較於成熟，採取的視角也就大大不同。

張大春的《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中，透過一個國中生的週記，以詼諧的語調述說處於這個階段的青少年的心理轉變，故意用錯別字的方式，諷刺當時的整個社會環境（包括政治與教育制度），但是缺乏校園衝突相關的情節；而一向以醫師生涯為著作內容的侯文詠，最具代表性的校園故事作品《危險心靈》日前開拍成為電視劇，引起廣大觀眾的討論，經由電視劇的介紹，許多人才回頭翻閱該本小說，書中探討的校園問題，正是長期以來一直被心照不宣的默許在校園文化裡的教育弊病，包括補習制度、教師權威，以及升學制度下的功利主義所引發的衝突。作者以主角在上課中看漫畫為導火線，因為彼此認知不同與老師產生對立，在處罰的過程中又捲入家長的意見，於是最後問題越演越烈，終於發動媒體、走上街頭，演變成一場與教育體制抗議。

⁵¹ 毛治平，《有男生愛女生》（台北：小兵，2001）。

侯文詠擁有文壇寫作多年的經驗，雖非文學系所出身，但其寫作內容總是批露諸多醫學界光怪陸離的狀況，針對制度的缺弊觀察入微，因此在《危險心靈》中直指校園內的百態，顯現在升學主義之下整個在教育體系中的無奈與迷惘，學生、家長與老師三種角色，都淪為制度下的犧牲品。衝突最後沒有答案，學生變沈默了，老師被迫離職了，教長下台了，遊行示威結束了，但是一切都沒有改變，那殘留下來贏得的究竟是什麼？作者用了懸置的方式，讓讀者自行填補的空白。

若西方校園文本是屬於縱向的挖掘，那麼國內的校園文本就是屬於橫向的展示，橫向的展示並非沒有意識到存在於校園的諸多問題與衝突，只是以國內目前創作的數量而言，要做到深度的挖掘與討論，就必須要有更多的作家願意投注心血，才能從先擴展作品的量，再進而達到質的精美。除了作家自己必須更精進之外，多向西方文本取經也有助於激盪想法與開闊視野，而在大環境的方面，則需要政府給予創作的園地與鼓勵，提供更多的資源，才能促使更多作家寫出更有深度的寫實作品。

二、角色形象典型化

王淑芬的校園系列將年齡層設定在國小階段，而毛治平的《有男生愛女生》和王文華的《泡妞特攻隊》，校園場景都設定在國中階段，但在角色形象上多有一個既定的公式，功課好但是恰北北的女生班長或風紀股長、死黨一定是個胖子而且包辦耍寶角色、喜歡的女孩子要纖細且弱不禁風、媽媽是嘮叨的，爸爸跟老師是模糊的，甚至連主角本身的性格都有一定的相似度，因此會使讀者讀起來有千篇一律的感覺。作者在每個人物的個性刻畫上也偏向過度美化，也就是當在生活上遇到挫折時，每個角色均呈現出「不怕挫敗」、「迎向光明」、「未來充滿希望」的想法，較少談及每個角色內心的陰暗面，或許是東方與西方的處世哲學所致，國內的文本總有「船到橋頭自然直」的

模式，許多問題終究會迎刃而解，故缺少內在糾葛的心路歷程。

而在文本中的各個角色，也鮮少因為家庭背景複雜，而有來自於原生家庭的心理包袱，所以對於單親或是家庭關係不協調的角色來說，也忽略探討家庭對於該位角色的性格影響，因此自然就忽略了他們可能在學校產生的衝突，或許這也是國內文本偏向於「校園生活故事」，而非「校園衝突故事」的主因吧！

三、用字遣辭輕鬆化

青少年小說的書寫在西方已經行之有年，有許多一生以為青少年寫作為畢生職志的作家，辛勤的耕耘這塊田地，他們不但在題材上更仔細的探討在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問題，在寫作風格上也豐富多元，更嘗試許多創作的技巧，讓西方文本整個呈現出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繁華景象。

相較於西方的青少年小說發展時間，國內的作品在起步上稍晚，加上受到西方引入的翻譯作品與大陸青少年文學的影響，更顯得創作的數量上不多、內容上不夠豐富的現象。再者，購書的族群屬於有經濟能力的成年人，但是這些族群多偏重在幼兒繪本的學習，對於求學階段的青少年則以教科書取代課外讀物的閱讀，如果國內作家將重心擺在關於幼小兒童繪本創作的廣大商機上，也無可厚非。因此在創作的技法上，少有如繪本那麼多元的創作方式，青少年校園文本中，多半以平鋪直述的方式寫作，以第一人稱的角度來觀看校園內發生的事情。其語調輕鬆活潑、少有象徵意涵，讀起來固然讓人不禁莞爾，但若用字遣辭過於淺顯，就會稍微缺乏字裡行間的文學餘韻。

然而，在國內的校園環境裡，有著升學制度的層層壓力，即使鼓勵閱讀課外讀物，也多偏重於知識類的小說而少於文學類的作品，因此，用輕鬆的話語書寫青少年小說，除了有替在升學壓力下的學子們舒緩緊張情緒、產生共鳴之外，也有可以使人因為容易閱讀，進而吸引青少年願意閱讀的考量。

第二節 虛構與真實

文學追求的是創作中產生的感動，透過虛構的世界與創作的手法，構築成震撼人心的作品，雖然是虛構的故事，但是確有著真實社會的情節。然而，故事終究是作家虛構出來的世界，透過情節發展傳達主旨，但在閱讀校園中諸多衝突現象的同時，難免讓人產生許多分歧的想法，作家虛構出來的世界，究竟是現實中真實校園的呈現，抑或是作家自己假想的真實校園？作家們對於角色的塑造或是情節的安排，是否過於理想，端看讀者自己的解讀。以國內的校園故事來說，由於創作者的背景多以學校教師為主，有現場的教學經驗，與青少年的相處也較頻繁，因此書寫的校園百態並不單單擺在「衝突」的描寫上。且基於傳達文學的美與善的立場上，國內作家偏向於以詼諧幽默的語調呈現學子們在校園中的歡笑與糗事，營造愉快的校園氣氛，讀起來輕鬆易懂，沒有負擔。故事儘管是虛構的，但是顯然是發生在周遭隨處可見的小故事，趨近於現實社會。反觀在西方的校園故事中，便是將衝突主題獨立出來，用放大鏡加以檢視當中的轉變過程。

西方的校園故事用層層的表象衝突包裹中心的主要概念，待讀者層層抽絲剝繭之後回歸到最原始的衝突，其運用的手法多元、技巧高超，除了重視主旨表達之外，還兼顧到創作的藝術性與文學性，有多重的文學價值。作者為了闡述主角的內心掙扎與每個人物的獨特語言風格，往往使用了許多敘事的形式，因此在寫作形式上呈現了各種象徵與譬喻的手法，筆調幽默、描寫細膩，更能讓讀者從中產生閱讀的樂趣。例如：

（一）使用複調的敘事手法——

此種敘事手法為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汀（Mikh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所提出，爲了強調主角在衝突之前與發現衝突之間的自我反思，經常出現主角對於自我、他者和現實狀況的不斷質疑和辯論，在許多危機時刻和遇上命運抉擇的門檻時，最容易讓內心受到強烈的震撼，這樣子的內心獨白，可以呈現出主角在於要不要產生抵抗的猶豫和反覆，要抵抗，便會面臨與現實社會觀感的反對，不抵抗，又違背自己的意志，於是在這抉擇的時期，透過複調的形式來不斷的與自己爭吵，從而發現自己的存在價值。另外，作家也透過書中角色的言語，說出了作家自己本身的想法，亦即作者與人物的立場極爲接近，形成兩個聲音與立場在同一時間重合交融，傳達作者本身的期望與評論。

（二）拼貼的呈現方式——

拼貼一詞源自法文 *coller*（黏貼），是用各種材料黏貼在畫布或其他類底面上的畫，早期立體派畫家創作的方式之一⁵²，在此指使用不同的書寫方式穿插交錯出現。一般來說，故事情節多由順序方式來發展，但在其中穿雜各種不同的呈現方式，會讓整個故事顯得更生動。因此這些校園衝突文本中，使用了拼貼手法呈現主角的內心話語，透過拼貼，除了讓敘述方式更多元，也更能表現作者強調的重點。

例如在《洞》裡前後時空交錯的手法一開始顯然讓讀者產生不連貫的錯覺，但隨著劇情逐漸延伸，漸漸的透露出兩個時間的關聯性；《親愛的漢修先生》裡，使用了日記與書信的格式比直接敘述的文章更有自我的風格；《基夫大戰鬥牛犬》裡，除了也以時空交錯的方式來拼湊出兩位主角的淵源之外，還加入了作業報告、替同學寫的星座運勢、劇本，來呈現主角的語文天分與早熟個性以及周遭同學的鮮活個性，讓讀者可以理解其他同學與老師的態度

⁵² 王怡雅，〈多元智能理論應用於國小中年級拼貼藝術教學之行動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2003，頁5。

而導致故事走向的原因，或是《星期三戰爭》裡，作者以粗字加黑的方式強調出主角內心的想法以及當時的情緒。

除此之外，有時爲了凸顯中心主旨而刻意塑造的形象，雖有過於英雄化的現象，而場面也有超乎邏輯過度狂歡化的情形，但是，越是超乎常理、煽動的情節，反而越是能將校園衝突的問題更鮮明的呈現出來。在閱讀國外文本時，讀者會因爲生動的情節或是靈活的角色刻劃而印象深刻之外，其中探討的議題更是發人深省。諸多在創作上的呈現手法與對於議題的深入探討，皆足以提供國內作家思考校園問題上多一份啓發。

第三節 黑暗與光明

衝突故事的結尾，往往是和平的將衝突平息，敵我雙方大和解，但是對於問題小說而言卻並非如此。1974年出版的《巧克力戰爭》，大大的顛覆了以往的快樂結局，以「好人無法獲得平反、壞人沒有接受懲罰」的結局收場。作者並沒有試圖去解決問題，反而是任由邪惡的人性慾望橫流、偽善的體制擺佈捉弄，主角被逼迫對於現狀低頭，助長惡勢力的群眾也沒有因此得到反省。如此議題的描寫，將現實血淋淋、惡狠狠的在人眼前攤開，讓人無從躲藏、無法閃避，無疑是在讀者心中狠狠的劃上一刀，令人不寒而慄。

此書出版之初，引起輿論嘩然，但仍有支持的聲浪，時至今日（2008年）在台灣出版，獲得的正面評價已經多於負面，或許是因為諸多編輯、評論、作家等人強力推薦，也或許是由於社會多元開放的緣故，現在的讀者已經可以接受此類問題小說的陰暗面，並在其中找尋問題小說要傳達的主旨。一般人認為，《巧克力戰爭》要傳達的是「勇敢做自己」的觀念，並肯定主角在自我意識與殘酷的現實中無奈的拔河中仍然堅持的勇氣。

寇米耶曾說，透過最黑暗深淵的掙扎，才真正發覺人性的力量⁵³。讀者不難找出身為悲劇英雄的主角繼續支持著不願屈服的理，但是對於讀者自己，在面對困境時時究竟有多少勇氣？願意挺身而出？願意堅持多久？還是選擇隱身當沈默的觀眾？赤裸裸的描寫黑暗固然能直接衝擊讀者內心，激發對於真實人生的反思，但究竟這樣子的反思究竟能有多少的改變？全書以一句「我敢不敢撼動這宇宙？」貫串全文，末了卻用主角對朋友所說的話「千萬不要去撼動整個宇宙」來結尾，無疑是給予肯定主角一直以來的反抗行爲的讀者很大的諷刺，肯定一個悲劇英雄顯然是很容易的事情，難的是但是當

⁵³ 羅柏·寇米耶 (Robert Cormier) 著，周惠玲譯，《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 (台北：遠流，2008年)，頁8。

人們發覺人性的力量時，是否願意站起來使之彰顯，或許這才是一部問題小說交給讀者去思考的課題。

在克萊門斯一系列的作品中，讀者們看到了許多新議題的產生。由於克萊門斯的職業背景，讓他有更多的機會觀察到長久以來在校園內少被人談及的話題。例如，行之有年的制度是否合理？學校的規訓是否那麼的不近人情？克萊門斯除了替學生發聲之外，也替已經在教室職務上一成不變，甚至失去熱忱的教師們重拾信心。克萊門斯最高明之處，便是先丟出一顆威力不小的震撼彈，這顆震撼彈在校園中掀起的天搖地動，不但使代表傳統的一方「受到威脅」，也使讀者震驚，可說是完全顛覆原本運行的規律。這樣子的顛覆，之所以讓讀者震驚，或許正是說出讀者們回想起（或是正好存在於）校園生活時的疑慮，自己所不敢說的，卻由克萊門斯說出來了，讀者已經可以預期接下來會是一場大風暴。

接著，克萊門斯便得想出對策來收拾這個由他「闖出來的禍」。對策的使用能襯托出作家的智慧與能耐，也正是這些作品中最讓人不忍釋卷之處。例如在《不要講話》中，大家都不講話，該如何上課呢？體育課打球時的手勢暗號、音樂課時用單音唱歌，或是以三個字表達整段話的方式，都在衝突的情境中呈現出一種維持雙方平衡的方式，既沒有停止對抗的立場，卻也沒有製造更多的對立，更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添加趣味。《蘭德理校園報》裡，公然指責老師的學生，接下來會遭遇到什麼樣的懲罰？而被指責的老師，又會在羞憤之餘做出什麼反擊？沒想到，在最初的衝動與憤慨之後，雙方都經由與家人的談話得到了啓示，家人直指出他們一直以來的盲點，使他們不得不面對真實的自己，並願意在衝突之後努力尋求和解的方法。克萊門斯的作品中，不難發現作者試著要傳達出規訓存在的意義與重要性，每個人都有自主思考的選擇，當人們對於不解的現狀提出質疑，是因為擁有自由的思考能力與心靈，擁有自信可以替自己爭取權利，為生命帶來不一樣的視野，但是

過於自我則容易變成自以為是，克萊門斯要雙方都停下腳步反求諸己，從中取得平衡的協調方式，達到解決衝突的雙贏政策。

觀看克萊門斯的作品，除了可以深刻感覺這位作家經營新議題的用心之外，其實在作品中，也流露出濃厚的人文關懷。首先，他以學生立場出發，爭取學生在學校應有的權益，無疑是爲了鼓勵擁有想法、創意的青少年有勇氣說出自己的心聲。其次，在處理衝突的場面上，雖然刺激但卻始終不失人性。最後，對於被質疑的一方——教師，他不將他們描寫成冥頑不靈的形象，反而給予他們一顆寬厚的心，讓他們即使面臨窘迫也能勇於自省。他充滿良善的將教師視爲與學生同樣是被僵化的體制所磨殆的犧牲者，因此在衝突的過程中，他並不惡意的對教師「窮追猛打」，而是給雙方各自的體悟：學生能理解制度的道理，而教師也能回到初衷。正如他自己在作品中所說的：「誠實是好的，讓人知道真相也是對的。但當妳要刊出真相時，就要確定那裡面也有慈愛的善念。這樣就會無往不利⁵⁴。」這或許也是他在創作時，給予自己的座右銘。

⁵⁴安德魯·克萊門斯(Andrew Clements)著，黃少甫譯，《蘭德理校園報》(*The Landry News*) (台北：遠流，2009年)，頁66。

第四節 衝突之後

對於青少年來說，衝突是生活的一部份，無法閃躲過去，唯有正面去解決。廣泛的閱讀讓青少年們帶來新的思維，有更高的視野看世界。當衝突產生時，解決的方法莫衷一是，自己的選擇與負責的行動，是青少年小說中所蘊含的寓意，然而，衝突終會過去，當青少年能積極面對問題，才能主動在生活中找到援助，並進而改變自己的困境。坎伯認為被英雄殺死的惡龍是「保持現狀的怪獸」與「緊抓過去不放的囤積者」⁵⁵，與成長的意義相符合，青少年校園衝突透過種種引發衝突的危機來剖析成長中固著在內心深處的渴望與矛盾，提供了改變的契機，衝突的當下或許是一連串的痛苦與折磨，但是我們不可低估的是透過衝突之後所產生的轉化，它將那垂死的部分斬除，也替原本絕望的心靈注入了新希望。

文學植根於真實人生，若沒有真實人生的諸多百態，便無法真正撼動讀者的內心，現實環境中校園衝突的問題從以前到現在，不見得有因為科技發展、文明進步而趨於和緩，越來越多的問題充斥在校園中，校園問題因為家庭結構變動與同儕團體日趨複雜的情況下，顯然有越演越烈的狀況，霸凌現象變成是校園內的遊戲、而中輟在外遊蕩的青少年有沈迷網路交友、吸毒、援交等危機，已經不是如本研究的文本中那麼單純。縱然有諸如像是《巧克力戰爭》、《嗑藥》等呈現陰暗面問題的文本的出現，讓兒童文學不再是僅限於編織美麗夢幻的溫室，但反映出的問題終究也只是冰山的一角。校園衝突的文本相較於日趨複雜的真實社會終究相去甚遠，那麼閱讀衝突的文本究竟意義為何？

張子樟認為：

⁵⁵引用自《內在英雄》，頁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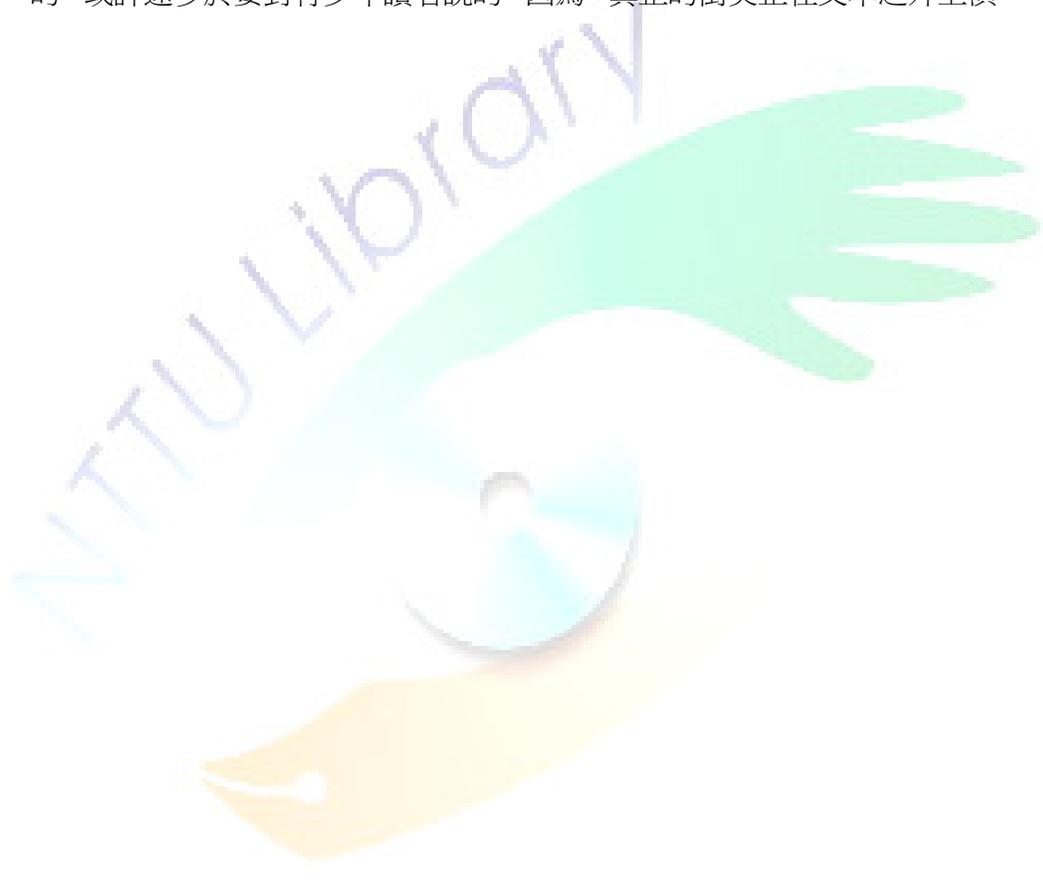
作家應真實地呈現這些矛盾、問題與陰暗面對青少年心靈的影響和觸動，以及它們造成的困惑與痛苦、不安、壓力等等。這樣的少年小說才能與青少年的現實生活貼近，並且有濃厚的時代色彩。青少年讀者在閱讀這類與他們實際生活息息相關的作品時，不只感到十分親切，心靈也會產生某種程度的契合，開始正確思考自己的種種切身問題，學習慎重言行與調整生活態度⁵⁶。

對於青少年小說，多半強調作品的功能除了陪伴青少年讀者之外，也認為當中傳達的價值觀提供更寬廣的思考空間，讓青少年可以獲得更多的反省跟領悟，進而培養面對挑戰的勇氣。作者以關愛的角度書寫衝突的正面意義的態度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讀者在哪裡？」卻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問題。社會思潮的變動，家庭的結構的日趨複雜，親與子的關係多變化，許多單親以及隔代教養的家庭，儼然成為新的家庭關係，在研究的文本中，作者多半用來自於功能不健全家庭背景的主角來凸顯衝突的情況，只是若只單單將校園衝突文本的功能擺在讓這些青少年找到認同與學習調整自己，難免有劃地自限的危機。畢竟真實社會中的青少年，不見得每個人都是有閱讀習慣的，他們或許投擲在電子娛樂上的時間更多，文本給予他們的影響微乎其微，更遑論陪伴與教育的機會。

因此，若我們將文本的讀者包括了成人，那麼探討校園衝突的文本裡傳達的意義將會更廣大。在文本的解決衝突的過程裡，周遭的成人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教師以身作則，提供青少年模仿的最佳示範，而師生互動的良善，使青少年得到激勵，適度的關心與約束，不僅安撫每一顆不安的心靈，也協助青少年建立正向的價值觀。作者們提供了另一種愛的力量去協助孩子克服原生家庭的缺憾，他們關懷與接納孩子面臨困境時的焦躁與不安，以寬廣的

⁵⁶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頁14。

心胸包容在衝突中的偏激行爲，也安撫他們的焦慮，成功的引領陷落在困境中無法自拔的青少年們，逐步走出迷惘與不安，進而找回自信。文本中提醒了成人，對於遊蕩在焦慮不安邊緣的青少年，協助他們的不變法則，就是「真心的接納」與「永不放棄的支持」。愛的力量讓他們找回對於自己的自信，協助他們度過人生困境，也是化解衝突的不二法門。因此，作者要對成人說的，或許遠多於要對青少年讀者說的，因為，真正的衝突正在文本之外上演。



參考書目

一、研究文本

- Byars, Betsy(貝茲·拜雅)。蔡浩淇譯。《第十八號緊急措施》(*The Eighteenth Emergency*)。台北市：漢聲。1994。
- Clements, Andrew(安德魯·克萊門斯)。王心瑩譯。《我們叫它粉靈豆》(*Frindle*)。台北市：遠流。2008。
- 。吳玫瑛譯。《成績單》(*The Report Card*)。台北市：遠流。2008。
- 。蔡青恩譯。《不要講話》(*No Talking*)。台北市：遠流。2008。
- 。丁凡譯。《午餐錢大計畫》(*Lunch Money*)。台北市：遠流。2009。
- 。黃少甫譯。《蘭德理校園報》(*The Landry News*)。台北市：遠流。2009。
- 。周怡伶譯。《作弊》(*The School Story*)。台北市：遠流。2009。
- Cleary, Beverly(貝芙莉·克萊瑞)。柯倩華譯。《親愛的漢修先生》(*Dear Mr. Henshaw*)。台北市：台灣東方。2003。
- Carson, John F.(約翰·卡爾森)。姜慶堯譯。《馬路十字軍》(*The 23rd Street Crusaders*)。台北市：漢聲。1994。
- Cormier, Robert(羅柏·寇米耶)。周惠玲譯。《巧克力戰爭》(*The Chocolate War*)。台北市：遠流。2008。
- Dahl, Roald(羅德·達爾)。張子樟譯。《瑪蒂達》(*Matilda*)。台北市：天下。2008。
- Gripe, Maria(瑪莉亞·古萊珮)。柯清心譯。《山中小路》(*Hugo Och Josefine*)。台北市：時報文化。1996。
- Jonsberg, Barry(貝瑞·強斯堡)。謝珮玟譯。《基夫大戰鬥牛犬》(*The whole business with Kiffo and the Pitbull*)。台北市：允晨文化。2007。
- Klein, Robin(蘿冰·克蘭)。李文瑞譯。《討厭艾麗絲》(*Hating Alison*)

Ashley)。台北市：漢聲。1994。

Paterson, Katherine (凱薩琳·帕特森)。鍾瑢譯。《通往泰瑞比西亞的橋》
(*Bridge to Terabithia*)。台北市：漢聲。1989。

Schmidt, Gary D. (蓋瑞·施密特)。吳宜潔譯。《星期三戰爭》(*The Wednesday War*)。台北市：台灣東方。2008。

Sachar, Louis (路易斯·薩奇爾)。趙永芬譯。《洞》(*Holes*)。台北市：小魯。2000。

二、學位論文

王怡雅。〈多元智能理論應用於國小中年級拼貼藝術教學之行動研究〉。屏東師範學院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2003。

林姿慎。〈校園體制中的規訓與抗拒——一個國小教師的現場探究〉。國立新竹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2004。

吳柳蓓。〈自我控制、同儕關係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相關性之研究〉。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2004。

胡芳慈。〈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2。

陳士玉。〈師生衝突之成因與因應之探討——以高職學生為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2008。

陳莉穎。〈王淑芬及其兒童校園生活故事系列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2003。

張淑敏。〈《危險心靈》的探討〉。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黃瑋琳。〈羅伯·柯米爾青少年小說寫作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蕭景蓮。〈為何而戰—以少年為主角的暴力書寫〉。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2008。

謝雲珠。〈探討國小校園文化—以王淑芬的校園系列書為例〉。國立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2002。

簡麗賢。〈台北縣市高級中等學校衝突管理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2004。

三、期刊

方素惠。〈「為什麼」比「是什麼」重要〉。《天下雜誌》。第期。1990年11月。

王叢桂。〈師生間的衝突事件與處理〉。《學生輔導》。第57期。1998年7月。

王玟琳。〈現代青少年衝突面面觀〉。《學生輔導》。第57期。1998年7月。

汪慧瑜。〈誰才是人民公敵〉。《張老師月刊》。第315期。2004年3月。

吳明隆。〈從皮德思的教育思想及權威教育觀論述教師權威的運用〉。《訓育研究》。第35卷第4期。1996年12月。

林文瑛。〈體罰實態、理論及心理因素之探討〉。《應用心理學報》。第1輯。1992年。

姜得勝。〈校園管教新哲學—不打不成器不如不教不成器〉。《師友》。第372期。1998年6月。

郭丁熒。〈教師權威之探討〉。《國立臺南師院學報》。第25期。1992年7月。

陳校賢。〈「衝突管理」，現代人必修的一門課〉。《張老師月刊》。第332期。2005年8月。

湯惠誠。〈「校園衝突事件調解」試辦初探〉。《學生輔導》。第35期。1997年11月。

曾喜城。〈教師權威的挑戰—學生可以評鑑老師嗎？〉。《師友》。第244期。1987年10月。

程淑華。〈教導學生成為衝突管理的高手〉。《學生輔導》。第 57 期。1998 年 7 月。

劉金山。〈從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論師生關係之重塑〉。《師友》。第 462 期。2005 年 12 月。

四、中文書籍

(一) 著作

王文華。《泡妞特攻隊》。台北：小兵。2002。

王淑芬。《新生鮮事多》。台北：小兵。1993。

——。《二年仔孫悟空》。台北：小兵。1994。

——。《小四的煩惱》。台北：小兵。1997。

——。《男生女生配》。台北：小兵。1997。

——。《十一歲意見多》。台北：小兵。1999。

——。《十二歲風暴》。台北：小兵。2001。

毛治平。《有男生愛女生》。台北：小兵。2001。

朱秀芳。《老師，不要哭》。台北：幼獅。2005。

李光福。《我不是弱者》。台北新店：小兵。2007。

吳祥揮。《我是被老師教壞的—我最感謝的一所學校》。台北市：圓神。2008。

侯文詠。《危險心靈》。台北市：皇冠。2003。

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台北市：聯合。1993。

(二) 專書

王連生。《教育概論》。台北市：五南。1995。

王德威。《眾生喧譁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臺北：麥田。2001。

伍振鷺。《教育哲學》。(台北市：師大書苑)。1998 年。

沈華柱。《對話的妙悟—巴赫金語言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

2005年8月。

林文寶編。《少兒文學天地寬—台灣少年小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九歌。2002。

侯世昌、蔡文杰著。《校園危機急轉彎》。台北市：幼獅。1998。

高強華。《教育沈思錄》。台北市：南宏圖書。1994。

凌建侯。《巴赫金哲學思想與文本分析法》。北京：北京大學。2007。

陳碧月。《小說創作的�方法與技巧》。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3。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市：天衛。2007。

張子樟。《走出傷痕—大陸新時期小說探討》。臺北：東大。1991。

陳伯璋、盧美貴譯。《尼爾與夏山學校》。台北市：遠流。1987。

曾寶瑩。《圖解心理學》。台北市：易博士文化。2004。

黃政傑、李隆盛編。《班級經營—理念與策略》。台北市：師大書苑。1998。

黃光雄。《教育概論》。(台北市：師大書院)。1991。

黃武雄。《學校在窗外》。台北縣：左岸文化。2005。

劉玉玲。《青少年發展—危機與轉機》。台北市：揚智。2005。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2005。

蔣勳。《孤獨六講》。台北：聯合文學。2007。

蘇建文、林美珍、程小危、林惠雅、辛曼玲、陳李綢、吳敏而、柯華歲、陳淑美 著。《發展心理學》。臺北：心理。1991。

五、外文譯著

Erwin, Phil 著 (菲爾·厄溫)。黃牧仁譯。《兒童到青少年的友誼發展》

(*Friendship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台北市：五南。1999。

- Fast, Julius (法思·朱利斯)。淑慎譯。《怎樣展示權力》(*Body Politics: how to get power with class*)。台北市：遠流。1984。
- Juergensmeyer, Mark (馬克·傑根史邁爾)。《甘地之道——解決衝突的典範》(*Gandhi's Way: A Handbook of Conflict Resolution*)。台北市：天下。2005。
- Koch, Philip (菲利浦·科克) 著。梁永安譯。《孤獨》(*Solitude*)。臺北縣：立緒。1997。
- Koch, Philip (菲利浦·科克) 著。梁永安譯。《孤獨》(*Solitude*)。臺北縣：立緒。1997。
- Lou Marinoff Ph.D. (馬瑞諾夫) 著。吳四明譯。《柏拉圖靈丹》(*Plato Not Prozac!—Applying Philosophy to Everyday Problems*)。台北：方智。2001。
- 。朱侃如譯。《焦慮的意義》(*The Meaning of Anxi*)。台北縣：立緒。2004。
- Mille, Ron r (羅恩·米勒)。張淑美、蔡淑敏譯。《學校為何存在？美國文化中的全人教育思潮》(*What Are School For? Holistic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台北市：心理。2007。
- Pearson, Carol S. (卡蘿·皮爾森) 著。徐慎恕、朱侃如譯。《內在英雄》(*The Hero Within*)。臺北縣：土緒。2000。
- 。張蘭馨譯。《影響你生命的十二原型》(*Awakening The Heroes Within*)。臺北：生命潛能。1994。
- Rhue, Morton (莫頓·盧) 著。溫淑真譯。曹麗娟修文。《浪潮》(*The Wave*)。臺北：英文漢聲。1993。
- Salinger, J.D. 著(杰羅姆·大衛·沙林傑)。施咸榮、祁怡璋譯。《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台北市：麥田。2007。

- Sharma, Robin (羅賓·夏瑪)著。詹采妮譯。《朱利安與我—發現天命和自我覺醒的七段旅程》(*Discover Your Destiny—With The Monk Who Sold His Ferrari*)。臺北：宇宙花園。2008。
- Sofsky, Wolfgang(渥夫剛·索夫斯基)著。邱慈貞譯。《暴力十二章》(*Traktat über die Gewalt*)。台北市：玉山社。2006。
- Weber, Ann L. (安·韋柏)著。趙居蓮譯。《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臺北市：桂冠。1995。
- Yalom, Irvin D. (歐文·亞隆)著。易之新譯。《存在心裡治療(下)—自由、孤獨、無意義》(*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臺北：張老師。2003。
- 池田大作、A·利哈諾夫著。劉焜輝譯。《給青少年的哲學》。台北市：正因。2007。
- 重松 清著。鄭涵壬譯。《刀》。台北市：台灣東販。2006。